

鼻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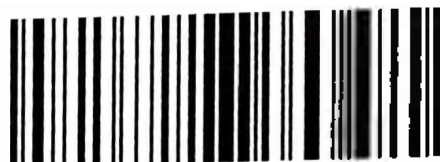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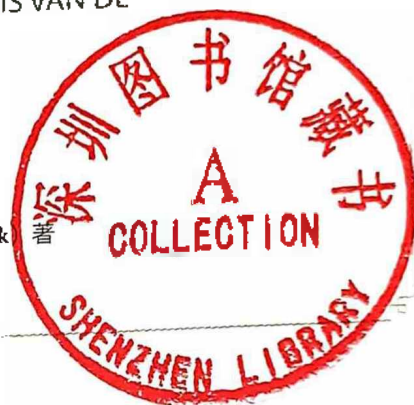
历史

EEN KLEINE CULTUURGESCHIEDENIS VAN DE
(GROTE) NEUS

[荷兰] 卡罗·费尔贝克 (Caro Verbeek) 著

刘维航 王馨悦 译

张佳琛 校译



04400514774062

中国出版集团
中译出版社

EEN KLEINE CULTUURGESCHIEDENIS VAN DE (GROTE) NEUS

Copyright © Caro Verbeek, 2021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eters, Fraser and Dunlop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Ltd

Th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China Translation &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23-330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鼻子的历史 / (荷) 卡罗·费尔贝克
(Caro Verbeek) 著 ; 刘维航, 王馨悦译. -- 北京 : 中
译出版社, 2026. 1. -- ISBN 978-7-5001-8145-3
I. K109
中国国家版本馆CIP数据核字第2025G56C73号

鼻子的历史

BIZI DE LISHI

出版发行 中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右外西路2号院中国国际出版交流中心
电 话 (010) 68359827, 68359303 (发行部)
邮 编 100069
电子邮箱 book@ctph.com.cn
网 址 <http://www.ctph.com.cn>

策划编辑 赵 青 马雨晨
责任编辑 马雨晨
文字编辑 赵 青 马雨晨
封面设计 潘 峰

排 版 北京竹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143 千字
版 次 202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01-8145-3 定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 译 出 版 社

前言



鼻子源远流长的历史

“有人长着哭鼻子，有人长着布尔曼（Bührmannenneuzen）家的鼻子。”这句话在我妈妈的家族里已经流传了4代人了，他们祖祖辈辈都长着“突出”的鼻子。我妈妈上中学的时候，她的鼻子让她成了“林戈”（Ringo），就是披头士乐队里长着大鼻子的鼓手。“布尔曼家的鼻子”并不属于娇小可爱的那一类，而是醒目粗犷的。我们家族一致认为，如果哪个家族成员对自己的鼻子有意见，那他要么是个鼻涕虫，要么根本不懂“布尔曼家的鼻子”的独特意义。我的爸爸也算是进行了一场



“豪赌”——他们两个人的基因共同造就了我脸部中央这个器官的形状和大小。但和祖辈们不一样，我并没有以自己的鼻子为荣。在我青春期的时候，它经常会引来陌生人不那么友好的关注，这让当时的我有些自卑。有好几年，我甚至在骑自行车的时候不敢超过别人，生怕引起他们对我那“引人注目”的侧脸的议论。

就算没有那些陌生的或想要霸凌我的人，我也会在成年后的人生里遇到同事或其他人对着我的鼻子指指点点。曾经有一位电视节目主持人在我出场的时候介绍道：“她有一个看起来就很会闻味道的鼻子。”

后来还有一位专业音乐人盯着我感叹道：“嘿，你的鼻子可真大！这就是你对气味很敏感的原因吧。就像音乐家一样，他们通常都长着大耳朵。”更让人“受宠若惊”的是，有一位纪录片导演曾在大街上把我拦住，因为他觉得我的大鼻子在大银幕上的效果会非常好。

我想，在我之前演讲的时候，可能同样会有很多听众怀疑我对气味的痴迷与这个“突出”的器官有关，只是很少有人敢当面问出来罢了（虽然时不时也会有人提到）。这也不能怪他们，毕竟女性和大鼻子放在一起算是个“禁忌”，因为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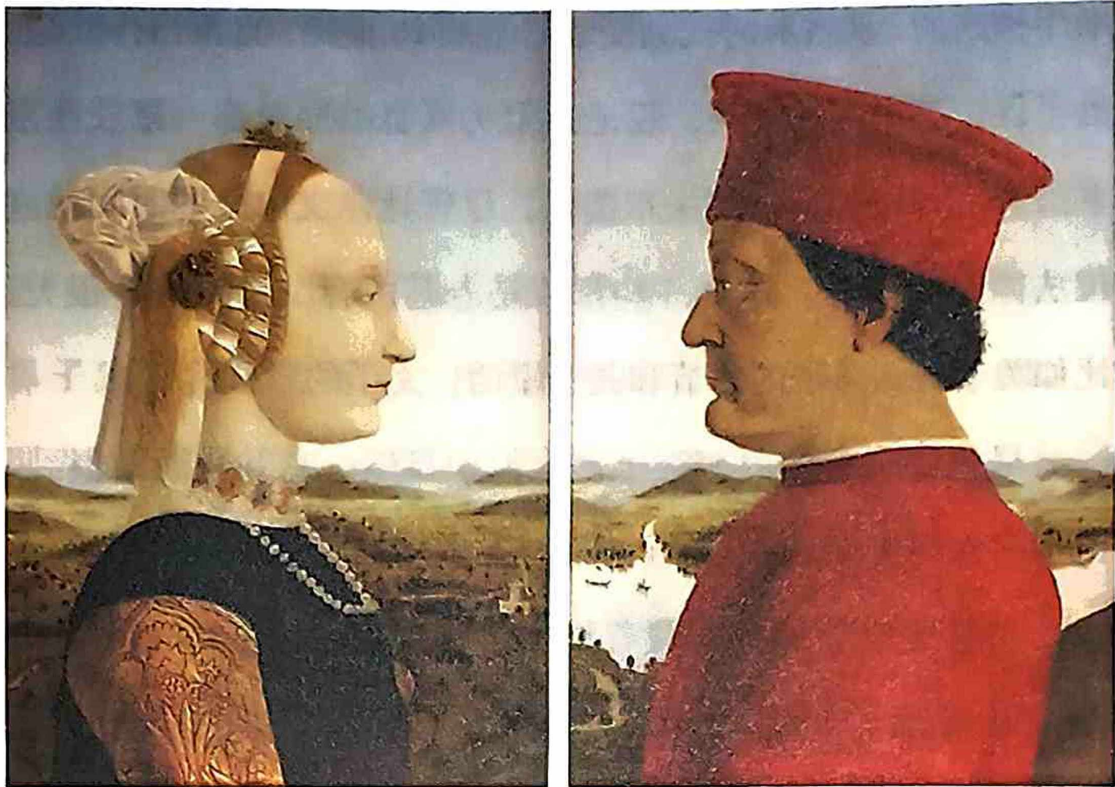
不符合所谓的“现代审美标准”

这对我来说一直是个个人不小的困扰，但我的鼻子现在成了这本《鼻子的历史》的创作起因。实际上，创作这本书的过程同时是一次心理治疗，让我逐渐疗愈自己的不安全感，而不至于转向整容手术这个解决办法（在此声明，我对整容手术并没有偏见）。当然，除了“鼻子情结”，促使我创作这本书的原因还有很多。我对嗅觉器官的兴趣也与我身为艺术历史学家的背景有关。在我还是一名学生的时候，我接触到了各种各样漂亮的“鼻子”：大的和小的、直的和弯的、奇形怪状的和简单质朴的、画里的和雕刻出来的……在众多作品里，“可观”的鼻子更容易得到艺术家的青睐，于是我开始好奇人类对鼻子的审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展的，尤其是在看到费德里科·达·蒙特费尔特罗（Federico da Montefeltro）将军的肖像画后。他的鼻梁因为在战争中被炸伤而缺了一块，他的右眼也受了伤，所以我们很少能在肖像画里看到他的右眼（不过画家只需要几笔就可以改变他的容貌，比如在极少的几张画像里，他的右眼被颜料修复了），但他的鼻梁一直得到了突出的展示。这位“雇佣兵指挥官”对他的鼻子非常骄傲，并且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瞻仰它的尊容。他的鼻子和他的勇气、自信一样突

出，成了艺术史上极为特别的存在。他妻子的肖像也证明了这一点。作为《乌尔比诺公爵夫妇肖像》（*Portret van Battista Sforza en Federico da Montefeltro*）双联画（*tweelüik*）中的另一半，同样出身于意大利富贵人家的巴缇斯塔·斯福尔扎（*Battista Sforza*）向世人展现了一个纤长、优雅的鼻梁和略微向下的鼻尖。尽管画中的两个人被金色画框隔开了，但这对夫妻将长长久久地凝视着对方，直至永远。

一位教授当时向我解释说，大鼻子被视为好性格和高地位的象征——至少在西方是这样。但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大”这个形容都无法准确地体现个体间细微的差异。鼻头是尖的还是扁的，是往上翘的还是向下勾的？鼻梁有没有起伏？鼻孔和鼻翼是什么形状的？如果用“面相学”的观点来看，这些特征都暗示了一个人的性格，既能展示性格中好的那面，也会暴露阴暗的一面（我将在后文讲到这一点是如何在年轻的达尔文身上体现出来的）。从古代到近代，许多科学家和艺术家都在研究鼻子的形状和性格之间的关系，但到了现代，这项研究似乎被逐渐遗忘了。因此，现代人看待（西方）古代艺术作品的方式和前人几乎截然不同。

鉴于此，本书希望能找到（大）鼻子“失宠”的答案，探



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 (Piero della Francesca) 创作,《乌尔比诺公爵夫妇肖像》(Portrait van Battista Sforza en Federico da Montefeltro) 双联画 (tweelulk), 约 1465 年

究为什么人们会不约而同地选择用鼻子来判断一个人的性格。

本书探讨了不同名人的各式各样的鼻子, 从埃及艳后 (Cleopatra)、嘎嘎小姐 (Lady Gaga), 到米开朗琪罗·博纳罗蒂 (Michelangelo Buonarroti)、伦勃朗·哈尔曼松·凡·莱因 (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本书所涉话题也比较广泛, 包括爱情、文学、政治、整容手术和艺术, 以及一些敏感但重要的领域, 比如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这些内容大致是按时间

顺序排列的，从古典时代到变动纷乱的 20 世纪，直至当代社会。为了保证整本书的效果，我把达尔文（Darwin）那一章放在了拿破仑（Napoleon）那一章前面，尽管达尔文出生的时间比这位法国皇帝要晚。还有一些章节是专题内容，时间跨度很大，比如关于毁坏鼻子的章节和关于童话、文学的章节。

尽管这本书的内容很丰富，但很显然，它并非面面俱到。比如，它不会提及所有历史时期，也不会涵盖所有著名的鼻子，而是聚焦于那些隐藏着精彩故事的鼻子。这本书的重点在我（有限）的专业领域，即西方艺术和文化史。我相信，还有许多作家和科学家更有能力把其他大陆上的鼻子及其背后的文化以艺术的方式呈现给大家（我很期待拜读他们的作品）。这本《鼻子的历史》不完全将重点放在鼻子与气味的关系上，它也会关注文化遗产中的气味，比如关于鉴赏家米开朗琪罗的故事，以及调香师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不为人知的一面。事实上，我们很难严格划分鼻子的“内涵”和“外延”。

最重要的是，本书将鼓舞那些对自己的鼻子缺乏信心的人，这也是他们迫切需要的。人们常说，“观者眼中出美景，情人眼里出西施”，但（不断变化的）文化环境正在潜移默化

地影响着我们的审美，而这是极易被忽略的。本书恰恰揭示了这个道理，在理想状态下，这本书还能帮助我们转变认识自己和他人的方式。这种转变已经在社交媒体上大范围地发生了。近年来，网络上出现了很多展示和颂扬女性（有时是男性）的鼻子独特特征的活动，比如“侧面自拍”（#sideprofileselfie），因为对不符合传统审美的人来说，这个角度的自拍通常是他们的噩梦。我希望这本《鼻子的历史》能给那些因为自己的鼻子而感到自卑的人带来一些安慰。

顺便一提，我并不是第一个歌颂大鼻子的人。在本书诞生之前，一位与我同名的文艺复兴诗人安尼巴莱·卡罗（Annibale Caro）就写过向大鼻子致敬的诗歌《鼻腔之海》（*Nasea*）——尽管带有浓厚的讽刺意味，这首诗的手稿现在保存在梵蒂冈。卡罗认为，鼻子象征着荣誉的宝座，所以鼻子越大，人们对它就越尊敬。卡罗致敬的大鼻子可能属于同时代的一个名人，据说他有一个“*naso sesquipedale*”，字面意思就是“一英尺半（约45.72厘米）长的鼻子”——的确够大的。

与刚才这个奇特的故事不一样的是，你面前的这本书不是专门针对某个鼻子所写的，而是针对所有拥有它的人，不管鼻子的形状和大小。

为了开启我们的“鼻子之旅”，我想从探索鼻子的多样性和为什么我们的鼻子如此突出这个问题开始。就目前的身體构造来说，全身上下没有比这更突出的部位了，也没有哪种感官的能力被如此低估——我们的嗅觉可是十分灵敏的。或许，米开朗琪罗可以作为一个切入点：擅长辨别气味的他不仅拥有一个独特的鼻子，还创造出了很多无与伦比的“鼻子”。

目录

1. 我们身上最“突出”的器官
它是如何决定米开朗琪罗的命运的 001
2. 让我看看你的鼻子，我就能说出你的命运
面相学的原理 017
3. 鼻子是如何改变历史的
埃及艳后备受争议的美貌 025
4. 惊艳的鼻子必须被好好“保存”起来
鼻子馆 035
5. 从破坏鼻子到梅毒
缺失的鼻子格外珍贵 043
6. 修改后的鼻子印
洛伦佐·德·美第奇和但丁的死亡面具背后的故事 061
7. 不为人知的达·芬奇
鼻中之王的调香师 081
8. 自己的鼻子最（不）香？
某些鼻子是如何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成为另一种形态的 093

9. 为什么达尔文差点儿没登上“小猎犬号”？ “聪明人”拉瓦特的影响	107
10. 拿破仑的尖鼻子 19 世纪的鼻科学	119
11. 别把它挂在我的鼻子上 童话故事中的典型鼻子	137
12. 与文学作品中的鼻子一起 从贝尔坎普到聚斯金德	155
13. 前卫的鼻子 轻嗅现代艺术的气息	177
14. 种族归纳 “犹太鼻”与颅相学	197
15. 从整形到隆鼻 人工制造的鼻子	207
16. 好斗的鼻子与拥抱多样性 从乔治·艾略特到 Lady Gaga	231
结论 米开朗琪罗的完美鼻子	247
后记 思考篇	257
致谢	263

1



我们身上最「突出」的器官

它是如何决定米开朗琪罗的命运的

几乎每个人都有鼻子，但它们并非一模一样，
每个鼻子的形状、颜色和尺寸都有很大的不同。

詹姆斯·索拉斯·多德

(James Solas Dodd)

1767 年

人文地理学家詹姆斯·索拉斯·多德（James Solas Dodd）说过，鼻子作为一种器官，和它所装饰的人一样多样化。但我们还是能把它大体划分成几种有代表性的类别，有鹰钩鼻、朝天鼻、蒜头鼻、马鞍鼻、狮子鼻等等。有的人在说到犹太人和女巫的鼻子的时候，还会用上一些带有贬义的形容词。还有用食物分类的，比如草莓鼻。酒糟鼻则被单独归为一类，因为它不是根据鼻子的外形定义的。也有根据地域划分的，比如希腊鼻（鼻梁平直）和罗马鼻（鼻梁有起伏）。按照更粗略的分类方法，则有塌鼻和挺鼻、宽鼻和窄鼻、钝鼻和尖鼻、粗鼻和细鼻、长鼻和短鼻等等。鼻子的开口也有不同的特点：有的鼻孔害羞地藏尖尖的鼻头下方，有的鼻孔则像敞开的大门般让人一览无余。上述这些不同的特征会随机组合成大小不一、风格各异的鼻子。然而，所有的鼻子都有一个共同点：它是面部最突出的器官。就像多德在 18 世纪说过的那样，

从远处唯一能看清的面部器官就是鼻子。正因为它是如此“突出”，当面部被击打时鼻子往往首当其冲。好在鼻子由骨骼和软组织构成，可以承受一定的伤害，但有时也会受到不可恢复的损伤，比如著名艺术家米开朗琪罗的鼻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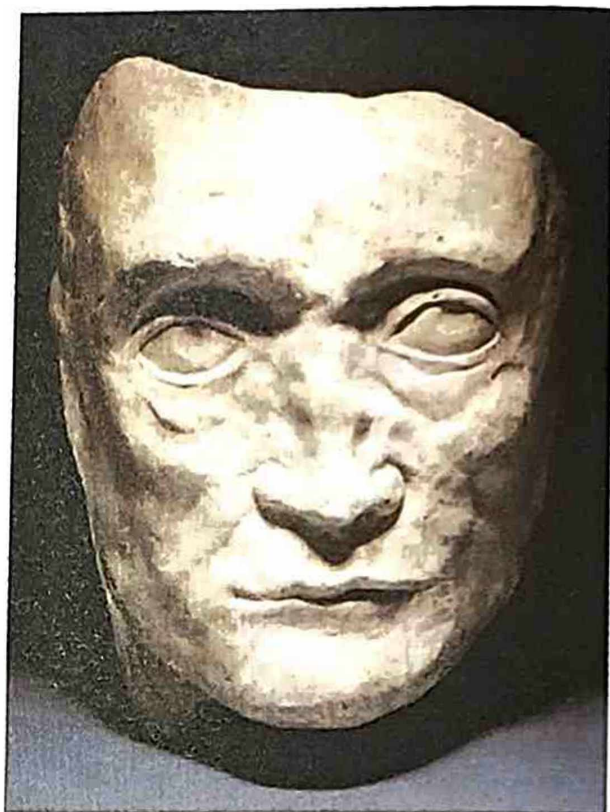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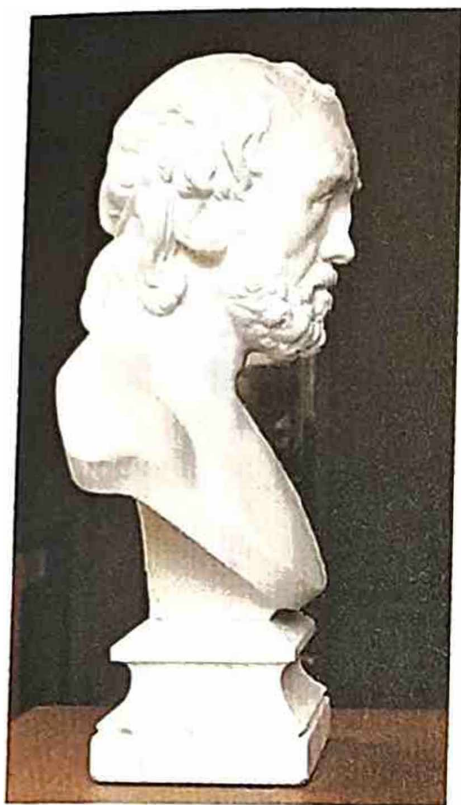
一记重拳带来的身体（和精神）冲击

有一天，年轻的米开朗琪罗——当时他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正在佛罗伦萨的圣母玛利亚教堂里和同学们一起画画，那里的墙上装饰着著名的马萨乔（Masaccio）的壁画。艺术家本维努托·切里尼（Benvenuto Cellini）在自传中记录到，米开朗琪罗——这位天赋异禀的奇才——一如既往地瞧不起他的同学，认为他们对艺术一窍不通。他的朋友皮埃特罗·托里吉亚诺（Pietro Torrigiano）忍无可忍，一记重拳砸在了这位傲慢的“万事通”脸上，让米开朗琪罗觉得自己的“鼻骨和软骨碎得像饼干屑一样”。不过，同时代的传记作家乔尔乔·瓦萨里（Giorgio Vasari）对此事的描述有所不同。这位来自佛罗伦萨的艺术史学家认为，托里吉亚诺纯粹是嫉妒米开

朗琪罗的成就，才怒挥此拳。这场风波过后，托里吉亚诺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而米开朗琪罗的余生都饱受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研究米开朗琪罗的专家乔什·范·奥斯特罗姆（Josje van Oostrom）说，米开朗琪罗的鼻子塌得无法挽救，这让他愈加自卑孤僻。但为什么前文提到的费德里科·达·蒙特费尔特罗对自己的伤痕格外自豪呢？一个小小的比较就能解答这个问题：米开朗琪罗受伤的位置正好在支撑整个鼻子的部位，而这里被砸得像块塌陷的布丁；相对而言，蒙特费尔特罗的伤口要高得多，避开了这个位置，这也是为什么这位公爵的鼻子依然像灯塔一样挺立。在米开朗琪罗生活的那个年代，俊美的鼻子是荣誉和社会地位的象征，所以也就不难理解这一拳对米开朗琪罗造成的毁灭性打击了。或许正是这次不幸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他在晚年对托马索·卡瓦列里（Tommaso dei Cavalieri）的迷恋，甚至仰慕。这位艺术家在年轻英俊、鼻梁笔挺的托马索身上看到了极致的男性之美。在以托马索为原型的一幅壁画里，米开朗琪罗挥笔描绘了一个挺拔俊秀的鼻子，它看起来是如此完美，仿佛用最上等的大理石雕刻而成。米开朗琪罗和托马索相差30多岁，但他们的情谊深厚而长久。在米开朗琪罗弥留之际，托马索守在榻

的大理石复制品保存了下来，目前珍藏在罗丹美术馆中。

然而，故事还远未结束。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位艺术家也加入了这个系列的创作。著名的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受到罗丹的米开朗琪罗半身像的启发，决定向这两位前辈致敬。1903年，毕加索创作了《断鼻斗牛士》（*Hoofd van Picador met gebroken neus*），当时他22岁，刚刚开始学习雕



左. 莱昂·福尔克特（Léon Fourquet）对奥古斯特·罗丹（Auguste Rodin）的《塌鼻男人》（*Man met gebroken neus*）所作的复制品，原作创作于1863年左右，复制品创作于1874—1875年

右. 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创作，《断鼻斗牛士》（*Hoofd van Picador met gebroken neus*），1903年

刻，与罗丹创作《塌鼻男人》的年龄相差无几。他用黏土代替石膏，后来用青铜铸造了这件作品。黏土比石膏和鼻软骨更容易塑形，用手指、手掌和拳头就能随意改变它的形状。因此，这就好像是毕加索用一只温柔、充满爱意的手在米开朗琪罗的鼻子上又打了一拳。

米开朗琪罗破碎的鼻子使他成了一个破碎的人。他在艺术上的造诣登峰造极，尽管其肉体已经不复存在，但他和他的追随者的作品被保存了下来，世代流传。有关米开朗琪罗的名声和托里吉亚诺的拳头的故事在时间的长河里不断回荡，时有余音。

突出的形状和突出的功能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既然鼻骨这么脆弱，为什么人类还要长出一个鼻梁，而不是让鼻孔直接长在脸上呢？这样一来，米开朗琪罗就不会受这么多苦了。这种看似无用的器官又是如何进化出来的呢？或许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一部纪录片——《鼻子有什么用？》（*What's the point*

of noses?), 可以解答你的困惑。首先, 正如眉毛是眼睛的保护伞, 鼻子朝下长的结构为鼻腔提供了一个庇护所, 这种形状可以有效防止恼人的汗液和雨水侵袭呼吸道。其次, 投影状的鼻梁让鼻孔正好位于嘴的上方, 在尝到食物的味道之前, 你能够先嗅到它的气味, 这样鼻子就可以及时地提醒我们注意腐烂或有毒的食物——毕竟, 一旦有毒、有害的物质进入口腔, 一切就太迟了。因此, 鼻孔就好像一个尽职尽责的守门员, 它是人体极为重要的孔道之一。

婴儿时期的人类, 鼻孔还保持着朝上的状态, 这是为了让他们在喝奶的时候可以顺畅地呼吸。顺便说一句, 尽管婴儿的体形很小, 但他们已经有了高度发达的嗅觉。新生儿甚至在睁开眼晴之前就能闻到母乳散发的信息素, 这种味道就好像方向标一样, 能够指引他们找到食物。

在经过生命的第一个阶段后, 鼻子的大小和形状就会开始显现出更大的差异。我们都知道, 人类成年后的鼻子形状与父母的遗传有着很大关系, 然而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人类学家马克·施莱弗 (Mark Shriver) 认为, 还有其他因素影响着鼻子的形状。在研究中, 施莱弗对分布在欧洲、亚洲和非洲的数千人的鼻子进行了测量。他认为, 尽管全世界的人类在基因

上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一些外形上的区别是确实存在的：这些区别不是由脱氧核糖核酸（DNA）造成的，而是由气候原因导致的。由于赤道附近常年温暖，吸入鼻腔的空气无须在呼吸道中加热就可以迅速到达肺部——这就是为什么宽鼻头、矮鼻梁的人在热带地区比较常见；而在气候寒冷、空气干燥的地区，细长的鼻子就能派上用场了——空气在进入鼻腔后有充足的时间被人体加湿、加热。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自己相对狭窄的长鼻子的成因，毕竟我来自高纬度的北方地区。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在我的家乡，也不是人人都有我这么大的鼻子的。实际上，即使在很小的地域范围内，人们鼻子的形状也是具有多样性的。

人的鼻子不仅有着突出的形状，还有着突出的功能。关于“人的嗅觉并不灵敏”的论断是一个非常难以消除的传言。很多伟大的思想家，包括19世纪的外科医生保罗·布罗卡（Paul Broca）在内，都曾经助长了这种传言。布罗卡对几种不同的哺乳动物的大脑进行了研究，并注意到人类的嗅觉中心相对较小，他认为这种嗅觉的退化是由智力的提升带来的。无独有偶，鼻子在生殖领域也同样败下阵来，至少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这样认为。这位嗅盲的精神分析学家——由于

经常使用可卡因（具有高度成瘾性），他已经丧失了嗅觉——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从开始直立行走的那一刻起，人类就不再需要嗅觉了。如果四肢着地，人类的鼻子就和生殖器官处在相同的高度，但站起来后，我们的鼻子要高得多，能闻的东西也就少了很多。现在人类主要通过眼睛和思想来选择伴侣，而不是通过生殖器官散发的味道。顺便一提，女性生殖器散发的味道在过去的文献里被称为“odor di femmina”，跟“女性体香”差不多是一个意思。

这种关于人类嗅觉退化的理论让 20 世纪的人们相信自己的鼻子不太好用，他们认为只有儿童、动物和未开化的人才有敏锐的嗅觉。一些总是多管闲事的怪人在法语里被称作“flaireurs”（flair 的字面意思是“嗅觉”），即“嗅者”，比如作家居伊·德·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和著名艺术家菲利波·托马索·马里内蒂（F.T. Marinetti）、马歇尔·杜尚（Marcel Duchamp），都被这样称呼过。

布罗卡和弗洛伊德的理论近几年来被“官方”否认了。罗格斯大学的神经学家约翰·麦克甘（John McGann）称，实际上人类的嗅觉还是挺灵敏的，比如，人类只需要几个分子

就能闻出下雨时泥土的芳香，长期干旱后的雨水释放的气味对人类的发展至关重要，毕竟，这种香味象征着生命之源——水。科学家安德烈亚斯·凯勒（Andreas Keller）发现，人类可以分辨多达10万亿种不同的气味，这比我们能看到的颜色要多得多，因为人类的眼睛只有3种视锥细胞。伯克利大学的嗅觉专家纳姆·索贝尔（Naom Sobel）和杰斯·波特（Jess Porter）通过研究发现，当我们像很多动物一样压低身子，把鼻子贴近地面的时候，即便蒙着眼睛也可以在田野里追踪气味（比如巧克力的气味）。著名荷兰心理学家埃普·科斯特（Ep Köster）证明了人们具有一种可以被识别的家族气味。他做了这样一个实验：在产房门口给新生儿的祖父祖母们闻不同婴儿的味道（他们还没见过自家的宝贝），一些祖父母可以非常自信地做出正确的选择：“这就是我家的娃！”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有一个简单的理论可以解释我们为什么拥有如此敏锐的嗅觉：我们需要它！在社会层面，鼻子是一个重要的社交顾问。乌特勒支大学的科学家莫尼克·史密斯（Monique Smeets）和贾斯帕·格劳秀斯（Jasper de Groot）的研究表明，人类可以闻到彼此的情绪，进而推动社交进程或维护群体关系。比如当哺乳动物散发出恐惧的气味时，同一群体中

的其他成员会接收到这种气味，从而提高警惕。神经学家蒂姆·雅各布（Tim Jacob）称，我们也通过鼻子来选择伴侣，理想的伴侣拥有与众不同的免疫系统，具体表现为具有极富吸引力的体味和养育出健康的后代。

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逐渐不再相信自己的鼻子，而去信奉那些过时的理论。但人们仍有意无意地把“直觉”和“嗅觉”联系起来。“敏锐的（政治）嗅觉”“嗅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等等，这些日常表述并非空穴来风。在意大利语和法语中，“直觉”和“嗅觉”是同一个单词，即“fiuto”（意大利语）和“flair”（法语）。

正如我经常被问到的那样，鼻子大的人的嗅觉会更灵敏吗？也许宽鼻头的人具有更敏锐的直觉？可能不是这样。可爱的、肉肉的小鼻头和粗犷的鹰钩鼻在嗅觉感受器数量上的差异并不是很大。不过大鼻子有另一个好处：可以更快地向肺部供氧，这对肌肉含量高的身体来说是一件好事。这就是为什么（尤其是）男性的鼻子从12岁开始会持续明显变大。由于这个特征差异，人们通常认为秀气的鼻子更“女性化”。当然，以上谈论的只是大多数情况，不排除有例外。顺便一提，疫情期间，大鼻子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优势：口罩不会一直烦人地滑

下来，因为被“障碍物”挡住了。

米开朗琪罗敏锐的嗅觉

前文清楚地阐述了气味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例如在我们与爱人和孩子的关系中的重要性。因此，失去嗅觉对很多人来说是非常痛苦的。很多人在经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会丧失嗅觉，这也引起了广泛关注，人们甚至还为这类人群发明了一个新词“Coranosmia”，即“corona”（冠状物）和“anosmia”（嗅觉丧失）的组合。之前人们往往对这类人群不够重视，但实际上，失去嗅觉的影响非常大，甚至会导致抑郁。

人们也可能因为头部创伤或鼻子本身受到的损伤而失去嗅觉。米开朗琪罗在面部和面子同时受到伤害的那天，会不会已经和嗅觉无缘了？我们还能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吗？前文提到的专家乔什·范·奥斯特罗姆或许知道答案。她不仅对米开朗琪罗颇有研究，还是一名调酒师。乔什·范·奥斯特罗姆称，米开朗琪罗不仅精通雕塑，还对美食有着独到的见解：“米开朗琪罗有记录的第一次品鉴是关于圣吉米尼亚诺葡萄酒

(Vernaccia di San Gimignano) 的，一种维娜恰白葡萄酒。他用‘亲吻、舔舐、轻咬、引诱和萦绕’来形容（它的美妙）。”米开朗琪罗还拥有一座属于自己的酒庄，那就是位于经典基安蒂地区的尼塔蒂酒庄，这个庄园现在依然存在。看来他很懂得欣赏美酒。“因此，我肯定他还保有嗅觉。”乔什·范·奥斯特罗姆总结道。我也相信她的结论。很多人忘记了，我们用鼻子来“品”酒，而不是用舌头。如果屏蔽掉气味，葡萄酒就只剩下酸、咸、苦或甘味，它们与鲜花、水果、松香或木质的气味相辅相成。米开朗琪罗的鼻子“万幸”只失去了一项基本功能，即外形，但这种审美功能也不应被低估。鼻子把我们和外界连接在一起，通过它，我们把外界的气息吸进体内，别人也会根据鼻子对我们做出不同的评价。因此，身体的这个部位在很多方面是社会性的：我们能“闻”到别人的情绪，别人也一样能“闻”到我们的，并且鼻子的外观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别人，以及自己被如何看待。

2

6

让我看看你的鼻子，
我就能说出你的命运

面相学的原理

“为什么鼻子比身体的其他部位要更突出？”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产生了这个疑问。这位著名哲学家的答案与当今科学家的截然不同：“因为鼻子就像是大脑的水槽，用来清除大脑内部的‘痰’，所以它是凸出来的，以避免其他部分被污染；其次，鼻子是面部的美之集合，所以它要突出展示，闪闪发光；此外，它能闻到气味，还能在脸上做装饰。”

拥有清洁能力和主角地位，鼻子理所当然地成了赢家。它要做的不仅仅是吸气、呼气，它还必须闪耀，用它的壮丽为脸庞增添光彩。亚里士多德写于公元前4世纪的《前分析篇》（*Analytica Priora*），研究了包括鼻子在内的各种身体特征的深层意义。其中，他参考了面相学的知识。面相学（算不上是严谨的科学）断言，外貌特征可以揭示人的性格。该理论背后的逻辑是，那些人体面部和身体中柔软的、可塑的部位，如耳朵、嘴巴、眉毛、体态和鼻子，是根据我们的性格和行为形成

的。有一种推论认为，动物和人类共同的外在特征是生物性格的普遍表现。例如，狮子——代表勇气——有很健壮的四肢，从逻辑上讲，所有拥有这种四肢的生物，包括人类，都是勇敢的——至少亚里士多德是这么说的。

亚里士多德以这种（基本无法被验证且直觉成分很大的）方式列出了7种类型的鼻子及其相应的性格特征（见表1）：

表1 亚里士多德对7种鼻子及其对应性格特征的分类

鼻子的形状(类型)	性格特征
细长的鼻子	勇敢、好奇、易怒、虚荣、易走极端、软弱、轻信
长鼻子，鼻尖向下	聪明、谨慎、诚实、忠诚、善于谈判
长且宽的鼻子	易被美色吸引、花心
中间很宽的鼻子	虚荣、油嘴滑舌、虚伪
尖鼻子	挑剔、有心计
笨重的鼻子， 鼻尖朝上	勇敢、自信、贪婪、好妒、好欺骗、虚荣、不快乐、 好争吵
驼峰鼻 (鼻梁中间凸起)	谨慎老练、胆识过人、诚实守信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鼻子是哲学之父苏格拉底（Socrates）的。苏格拉底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Plato）的老师，他的鼻子宽阔且扁平，鼻孔内部都显露了出来，这与大多数哲学家遵循的“希腊式”鼻子相差甚远。理想情况下，前额和鼻尖的轮廓连成一条直线，这就是“希腊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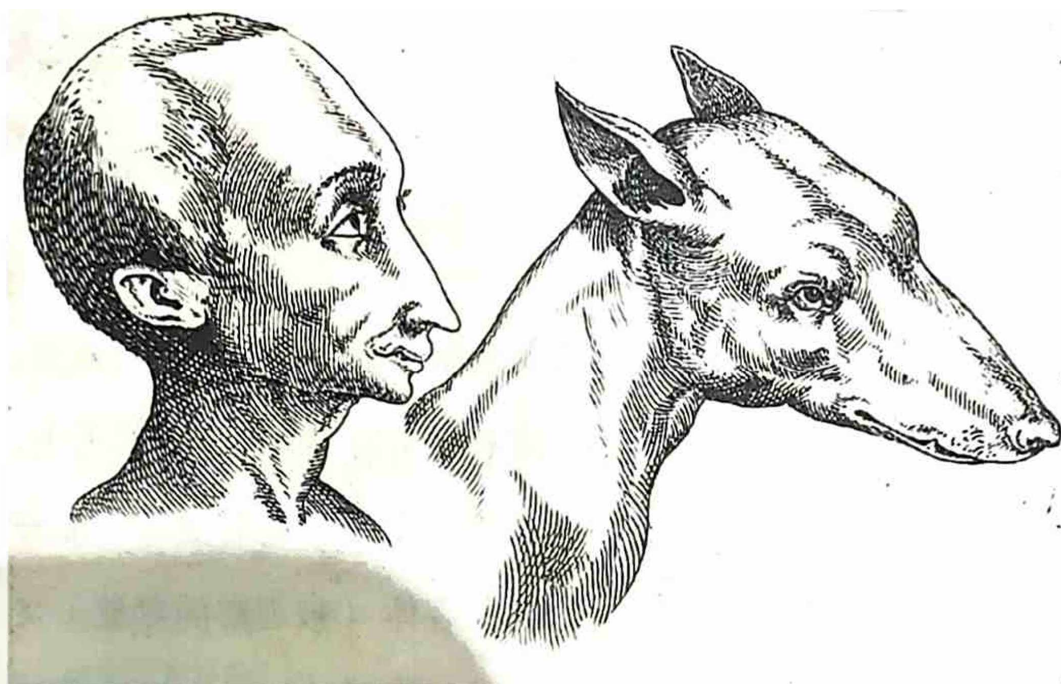
多亏了柏拉图，我们知道了苏格拉底是如何看待自己的鼻子的。在柏拉图的作品《会饮篇》（*Symposion*）中，一位具有耀眼美貌的青年——阿尔基弼亚德（Alcibiades）试图吸引智者苏格拉底的注意力，但没有成功。苏格拉底无视了他，说道：

“我的眼睛一定更美，因为它们是凸出来的，我能看得更清楚。同样的，我的鼻子也比你的鼻子更美，因为我的鼻孔是张开的，我能闻到更多的气味。”

苏格拉底似乎在说，拥有美丽眼睛的人并不总能发现美。他的凸眼睛和大鼻孔本身不一定有吸引力，但能让他接近美，这难道不是一个无懈可击的论点吗？如果你拥有美却不能分辨出美，那美又算什么？感官既是客体（被观察的对象）又是主体（完成观察的行为），米开朗琪罗的例子也将涉及这一点。

然而，在那个时代，鼻子的外观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它的形状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特征，还反映着一个人的内心。如果我们用亚里士多德的面相学来分析，那么苏格拉底——被公认的世界上极为聪明的人之一——将是懒惰、虚荣和不可靠的，这听上去有点矛盾。由于他的外表和内在之间存在极大差异，在苏格拉底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鼻子仍引发了世人激烈的讨论和猜测。

在 16 世纪，面相学家吉安巴蒂斯塔·德拉·波尔塔（Giam-



吉安巴蒂斯塔·德拉·波尔塔（Giambattista della Porta）创作，《人的面相学》（*De Humana Physiognomonia*），1586 年。外形特征与动物相似的人也会表现出像动物一样的行为

battista della Porta) 研究了苏格拉底神秘的鼻子。他主要关注人与动物之间的外形相似性。他认为，苏格拉底的鼻子和猪鼻子很像，代表放纵和缺乏智慧（尽管现在科学已经证明，猪非常聪明且富有同理心）。这与苏格拉底的现实形象大相径庭，于是人们又开始四处寻找和他一样矛盾的动物。他们找到了牡鹿，它的眼睛像苏格拉底的眼睛一样鼓鼓的，鼻孔很大。虽然牡鹿在交配时可能会失了神智，但通常情况下很聪明。

在古典时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面相学的影响持续了几个世纪，还更换了好几种说法。疾病分类学和颅相学是最近的表述，我们稍后会讲到。现在，让我们在遥远的年代再停留一小会儿。几千年前，有一个人的鼻子在名气和分量上都盖过了所有其他鼻子，以至于现在我们还在谈论它——这个举世闻名的嗅觉器官属于当时地球上“最有权势”的女人。

3

6

鼻子是如何改变历史的

埃及艳后备受争议的美貌

毫无疑问，这个堪称“史上最著名的鼻子”属于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七世（Cleopatra VII）。克娄巴特拉是一位聪明的领袖，她成功地吸引了许多有影响力的人物。比如，在与她的丈夫托勒密十三世（Ptolemaeus XIII）的权力斗争中，她成功地引诱了罗马人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使其为她效力。为此，她精心设计了一场“邂逅”。

克娄巴特拉把自己裹在波斯地毯里，作为包裹着的“礼物”送给自己未来的情人。轻轻一挥，侍从们就优雅地把她送到了毫无防备、目瞪口呆的恺撒面前（我想她事先一定练习了很多次，身上可能还有很多淤青）。她的勇气和聪明才智使她走得很远。但是，根据布莱斯·帕斯卡（Blaise Pascal）的研究，如果克娄巴特拉没有如此特别的鼻子，她可能达不到这一点。这位数学家在他的论文中写了一句至今仍常被人引用的话：

“如果克娄巴特拉的鼻子短上一点儿，或许世界的面貌就会改变。”

这句话已经成了决定论的代表性语句，即历史是由一系列巧合组成的，尽管它们看起来微不足道，却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帕斯卡的论述只有和面相学结合起来才便于理解。根据面相学原理，克娄巴特拉的鼻子形状绝非偶然形成，而是智慧和力量的象征，二者不可分割。帕斯卡还隐藏着一层意思：如果没有和她的鼻子相匹配的智慧，她也不可能参与这场权力的游戏。

多亏了帕斯卡，克娄巴特拉至今仍因为这个独特的器官闻名世界。但她的鼻子真的如此独特吗？现在也没有一个清楚的定论。

在克娄巴特拉的一生中，她的鼻子要么被描绘成直鼻，要么被描绘成鹰钩鼻，鼻子的大小（在他人的刻画中）也不尽相同。例如，在她和马克·安东尼（*Marcus Antonius*）统治时期发行的罗马硬币上刻画的是鹰钩鼻，而一尊公元前40—前30年的大理石雕像显示的是直鼻，以及更多的女性特征，比如丰满的嘴唇。这种差异性可以用艺术家的创作方法不同

来解释。对硬币铸造师来说，罗马硬币上的肖像更多属于“理想化”风格，希腊硬币和托勒密硬币则更真实。罗马工匠简单地用其他统治者（比如她的丈夫马克·安东尼）的特征来描绘克娄巴特拉。这种“男性化”的表现手法体现了她作为一名女性的至高地位，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

那么克娄巴特拉到底长什么样子呢？人们对此各抒己见。不管怎样，在小说里人们都在称赞她的美貌。莎士比亚——他和克娄巴特拉当然素未谋面——对她的美丽赞不绝口。在我的请求下，研究莎士比亚戏剧的专家巴斯·贝勒曼（Bas Belleman）翻译了莎士比亚对这位尼罗河女王的称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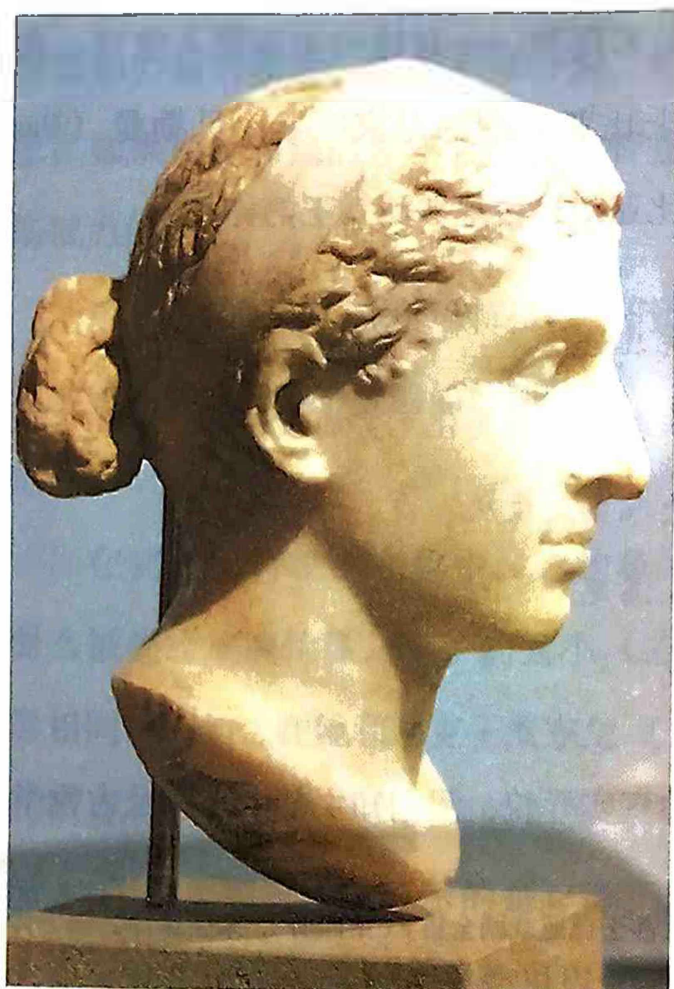
“年龄不能使她衰老
习惯也不能陈腐了她的变化无穷的伎俩
别的女人会使人日久生厌
她却越是给人满足
越是使人饥渴”^①

关于克娄巴特拉的真实样貌，我们知之甚少。埃及古物学

① 本段中文译文选自《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第四册），朱生豪译。——译者注



2000多年前的硬币（四德拉克马银币）。左图为克娄巴特拉（Cleopatra）的肖像，有明显的鹰钩鼻特征；右图为马克·安东尼（Marcus Antonius）的肖像



克娄巴特拉七世（Cleopatra VII）的雕像，前40—前30年。此处克娄巴特拉的鼻子是直的

家多拉·戈德史密斯（Dora Goldsmith）称：

“克娄巴特拉的肖像没有一幅是准确的。要想知道她长什么样是绝对不可能的。”

但纽卡斯尔大学的科学家们在 2007 年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当时有一篇报纸文章的标题是“克娄巴特拉并非人们想象中的那么美丽”。根据一枚古罗马硬币，他们得出结论，称“她的额头很短，长着鹰钩鼻，嘴唇很薄，下巴尖尖的”，因此“一点儿也不漂亮”，甚至还形容她“长得丑”。

这些人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在戴着现代的“眼镜”看待过去。如果硬币描绘的图案是真实的，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当时的审美标准是什么？我们现在的审美标准和当时的大相径庭，我们眼里的“丑”和古人眼里的“丑”是不一样的。比如，电影可以证明，在很短的时间里，“美”的标准可以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好莱坞追捧薄嘴唇，将口红涂成一条细细的线，可以让嘴唇看起来更加纤薄，使长而优雅的线条在嘴角处交汇；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丰满的嘴唇开始风靡，之后“嘟嘴自拍”在社交媒体上红极一时。

不管怎样，我们需要认识到，“美”在几千年前的含义与

现在的完全不同。它不仅是指眼睛看到的美，还涉及很多其他感官。戈德史密斯说，香味可以使人魅力倍增。在古埃及，人们会在假发里插上用来固定假发的锥状树脂。树脂散发的香气让这顶“帽子”色香俱全。克娄巴特拉也是香水和名贵香料的狂热爱好者，比如著名的门德斯（Mendesian）香水，它有着强烈的没药和肉桂的气味，多亏了戈德史密斯等人的努力，我们现在也能闻到它。此外，据说这位女王的嗓音优雅而甜美，谈吐睿智而有趣。

当代西方人通常认为，“美”主要是视觉美，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美”不仅是“观者眼中出美景，情人眼里出西施”，还和听觉、触觉和嗅觉紧密相关。古典主义学家马克·布拉德利（Mark Bradley）说，在罗马时期，小鼻子和女性美之间存在一种源远流长的诗意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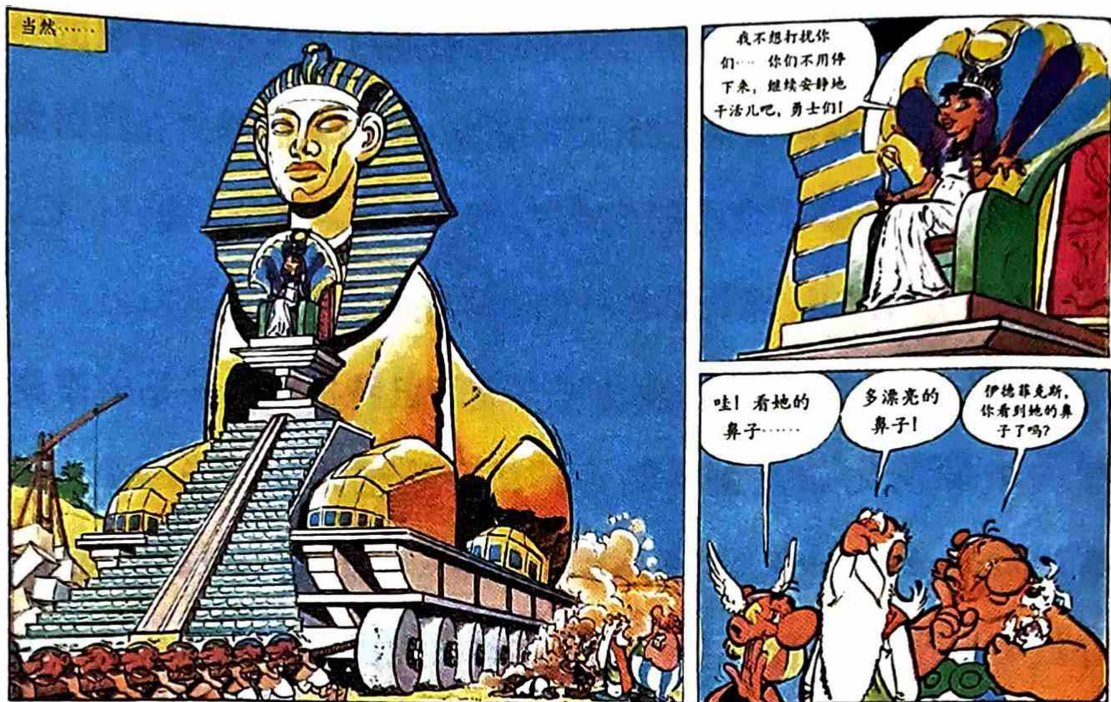
但这种“美”也和社会地位有关。所以那个受人尊敬、万众瞩目的女人，可能正是因为她的大鼻子才散发出美的光辉，那个鼻子代表着她出身名门。当时“美”的概念比现在的更有弹性。

不管她是不是鹰钩鼻，由于社会对女性审美发生的极大转变，20世纪影视上的克娄巴特拉都是由鼻子非常普通的演员

扮演的。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位演员，她那双画着黑色眼线和蔚蓝色眼影的眼睛，在纯白无瑕的脸上闪耀着蓝宝石般的光芒，是整整一代人的美好记忆。人们几乎所有的注意力都被她的上半张脸吸引了。

在其他的流行文化表达里，克娄巴特拉的鼻子是创作灵感的来源，比如漫画《高卢英雄历险记》（*Gallische Asterix en zijn kompaan Obelix*）。漫画家阿尔伯特·乌德佐（Albert Uderzo）并没有赋予克娄巴特拉一个鹰钩鼻，而是把她的鼻子画得挺拔、修长。漫画里，被埃及艳后迷得神魂颠倒的帕诺哈米克斯（Panoramix）经常歌颂她的“美丽鼻子”，他的朋友嘲笑他的爱情没有结果，但他充耳不闻。不过，就连小狗伊德菲克斯（Idefix）也对克娄巴特拉的鼻子赞赏有加。

作为一个鼻子很大的女性，我已经习惯了人们把我和克娄巴特拉相比较的做法，而且也把这当作对我的赞美，尽管她的鼻子可能也没那么大。人们的想象有时会取代现实，在缺乏原始史料的时候，我们唯一能掌握的往往是艺术本身。幸运的是，通过这些艺术创作，我们有时也能一窥历史的真面目！



漫画《高卢英雄历险记》(Gallische Asterix en zijn kompaan Obelix) 中描述克娄巴特拉 (Cleopatra) 尖鼻子的片段

4

6

惊艳的鼻子必须被

好好「保存」起来

鼻子馆

大眼晴，细线条
过，在哥本哈根

当有些鼻子在史册里熠熠发光的时候，另一些鼻子则流失在时间的长河里。几个世纪以来，有很多古代雕塑都失去了自己的鼻子。无论是国王、神还是英雄，他们原本的魅力都被脸上那块扁平的三角形大大削弱了。

和真正的鼻子一样，这些艺术品的鼻子也很脆弱。当雕塑倒下或撞到什么东西的时候，鼻子往往首当其冲。它们通常由大理石制成，这也提高了它的易碎度。这些鼻子脱落后，要么摔得四分五裂，要么被随手扔在了碎砾堆上。其中，最终成为后世填补宫殿墙壁裂隙的建筑材料的鼻子不计其数。也许朱庇特的鼻子就藏在罗马圣彼得教堂的某个墙角里，维纳斯的鼻子也可能被埋在了不知道哪一个洗礼池下面。

这些丢了鼻子的雕塑的命运会更好一点，尽管外表存在很大缺陷，但它们通常被保留了下来，比如，在博物馆展览。不过，在哥本哈根的新嘉士伯美术馆（Ny Carlsberg Glyptotek），

19世纪的修复者们不满足于维持现状，他们认为缺了鼻子的雕塑就好像缺了一张脸，所以他们给那里的大多数古希腊、古罗马雕塑做了“鼻子整形手术”，为每件艺术品都量身定做了一个鼻子。

那是个被称为“新古典主义”的时代，人们对古典时期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但那时关于文物修复与其真实性的看法和现在具有很大差异。当代的修复师倾向于使用原始材料修缮文物，19世纪的专家们则喜欢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恢复文物“原本”的样貌。

观念日新月异，“二战”后人们对真实性的观念又发生了改变。所有后期加上的鼻子都被专业人员移除了。这次“去修复”活动发生在1981年，几十个孤零零的鼻子由此诞生，它们也成了文化遗产。幸运的是，这些鼻子被保存下来并记录在册，这样就能对应上它原本属于哪座雕塑。想出这个点子的人应该被授予奖章，因为一系列整齐排列的鼻子不管在视觉上还是象征意义上，都是非常有趣（且留下想象空间）的一道风景。不同形状、大小、颜色的鼻子构成了一个美丽的有机的石头堆。“把我的鼻子也和它们放在一起吧”，有的参观者不由得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不太对劲的假体

陈列无主鼻子、供大家参观的地方被称为“鼻子馆”。在这里、数百只鼻子在玻璃后闪闪发光，它们作为独立的个体，是当之无愧的主角。所以这个奇妙的新词“鼻子馆”(nasothek)由“鼻子”(naso)和“馆”(theek)两部分组成，表示这里收纳了很多鼻子，就像“图书馆”(bibliothek)收纳了很多书一样。



哥本哈根“鼻子馆”里的鼻子收藏

为什么斯堪的纳维亚人如此关注鼻子？这是一个谜题。瑞典的隆德大学也有自己的“鼻子馆”。也许他们的灵感来自哥本哈根的美术馆吧。隆德大学收藏的一大亮点是一个金属鼻子铸件——原来，最早的人造鼻子假体并不属于某个动画形象，而是属于一个真实的人，他还是一个充满神奇色彩的老人！奇妙吧？著名的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为丹麦皇室效力多年，和米开朗琪罗一样，他也有点儿恃才傲物。他和一位同学就他那异于常人的天文学天赋产生了激烈的争执。这场争执引发了一场决斗，而布拉赫成了最后的输家。他的鼻子被削掉了一半，不得不终生佩戴假体。在他那个年代，鼻子是每个地位尊贵的人的骄傲，在布拉赫所处的上流社会尤为如此。这种明晃晃的耻辱成了他余生的梦魇。布拉赫的同代人、探险家费内斯·莫里森（Fynes Moryson）甚至认为，这就是他独自生活的原因：因为他的鼻子被割掉了，他知道自己不配与同等社会阶层的女人结婚。

熟知近代鼻部整容手术的历史学家埃米莉·科克（Emily Cock）称，这位没鼻子的天文学家整日与情妇厮混。在某次宴会后，他莫名其妙地去世了。

为了查明死因和研究他缺失的器官，人们在2010年将他

的尸体挖掘了出来。此前，人们猜想他可能是被汞毒死的，那是一种可以涂在科学仪器表面上的材料。但很快，研究发现，这种液态金属并不是导致他去世的原因。不过其头骨上残留的铜和锌证实了鼻子假体的确真实存在过。

在版画和油画中，假体通常不会被呈现得很明显。只有当你事先知道它的存在并仔细观察，才能看到布拉赫鼻梁连接处的细纹。你可以在雅克·德·盖恩（Jacques de Gheyn）创作的版画里看到这一点。

未来的潮流

多亏了“鼻子馆”，鼻子自身被赋予了独特的意义，很多鼻子雕塑经过了时间的考验，被完好地保留下来。它们虽然脱离了原本的主人，却因此被赋予了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同时也得到了应有的关注。鼻子曾经不仅是决定颜值的一部分，也是决定社会地位的一部分。也许有一天，博物馆的员工觉得给艺术品装上一个后人想象出来的鼻子总比让鼻子的位置空着要好，那他们就会把这些“拼图”碎片放到他们认为正确的位置上。



图 2-1-11 第谷·布拉赫肖像 (Jacques de Cheyn) 创作,《第谷·布拉赫肖像》(Portret van Tycho Brahe) 在 1586 年,第谷·布拉赫的鼻子形体被细小的线条巧妙地描绘了出来

5

6

从破坏鼻子到梅毒

缺失的鼻子格外珍贵

“破坏鼻子”，最早可以追溯到古

希腊，据说在古希腊神话中，宙斯的

妻子赫拉为了报复宙斯，曾下令让

不是所有的鼻子都像“鼻子馆”里的保存得那么完好。有时候，缺失的鼻子也能“讲述”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就像生活中的很多事物一样，只有失去了，我们才会发现它是如此珍贵。在古代，雕像和油画上消失不见的鼻子并不都是意外造成的，如果你想了解相关的历史渊源，研究这些缺失的鼻子是非常有帮助的。

破坏鼻子和神圣的灵感

雕像上的鼻子经常被故意损坏（比如砸掉），这种行为被称为“破坏鼻子”，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学者马克·布拉德利曾说，落魄皇帝和“异教神明”的雕像往往深受其害。当时有这样一个理论：鼻子赋予了雕像神圣的生命力，毕竟我们通

过这个器官来呼吸。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埃及古物学家阿德拉·奥本海姆（Adela Oppenheim）表示，盗墓者认为砍掉鼻子就能“杀死”雕像，这样，盗墓者就不用顶着“神明”刺眼的目光小心翼翼，而是可以安心行动了。

但是，在冰冷的石头吸入第一口空气变身成“有生命”的雕像之前，需要经过特殊的处理：涂油或喷香。通过这种行为，人类可以直接“接触”雕像所代表的“神灵”，甚至可以与之“对话”，这样他们就可以被他人膜拜或请求施以恩惠。这种油一般是芳香油，比如乳香油（博斯威利亚灌木的树脂，《圣经》中也叫“乳香”）或没药油。在埃及语里，用于这种目的的物质被称为“snTr”，即“使神圣”。“基督”（Christus）本身就有“被涂上芳香油的”之意，和这种已经被逐渐遗忘的香味习俗也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这种气味架起了一座神界和凡世之间的双向桥梁。

更重要的是，人类和“神明”之间不可能有比气味更“直接”的交流了，比如吸引“神灵”注意的有效方法是对着它的雕像供香。最合适的香料是树脂，在加热后可以持续散发香味，抚慰“神明”（石雕）的鼻子。这个古老的习俗解释了为什么《圣经·新约全书》中的“东方三博士”除黄金之外，还带来

了芬芳的乳香和没药：这些礼物让他们认识到了自己的优越性和新生耶稣的神圣地位。因此，他们罐子里的金块是用来化为烟雾的，就像它所指向的“上帝”一样，是无形的、芳香的。这种沉默的祈祷方式被罗马人称作“per fumum”（也就是拉丁语“通过烟雾”的意思）。因此，“香水”（parfum）这个词——一种装在瓶子里的液体，主要作用是好闻——起源于这种古老的精神实践。“神明”也可以回应凡人的祷告，但你必须懂得需要留意的标志：如果他们对凡人有好感，附近可能会出现一棵散发芳香的树或药草，比如象征着爱与美的女神阿佛罗狄忒的香桃木，或散发着辛辣香味的罗勒。中世纪的人们相信，“神明”可以让信徒的气味变得香甜，这就是神圣的最高标志，比如荷兰就曾有一位死后被尊为“（拥有）圣洁之香”的圣女——利杜伊娜·范·希丹（Liduina van Schiedam）。

气味是一种可以毫不费力地在尘世与超然之间，甚至在生者与死者之间流动的东西。由于呼吸和嗅觉密切相关，因此鼻子被视为身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没有“嗅觉”的雕像如此凄惨——它们只是石头。

砰！没人听到

那座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宏伟雕像的鼻子是怎么消失的，是想摆脱主人的神圣力量吗？我说的是埃及的狮身人面像。数千年来，这只顶着法老头颅的狮子端坐着，俯瞰尼罗河西岸的3座金字塔。它是地球上无比古老的巨型雕塑，长约73米，宽约19米，高约20米。我们可以由此推测出，它的鼻子大概有2.5米长，鼻翼宽约1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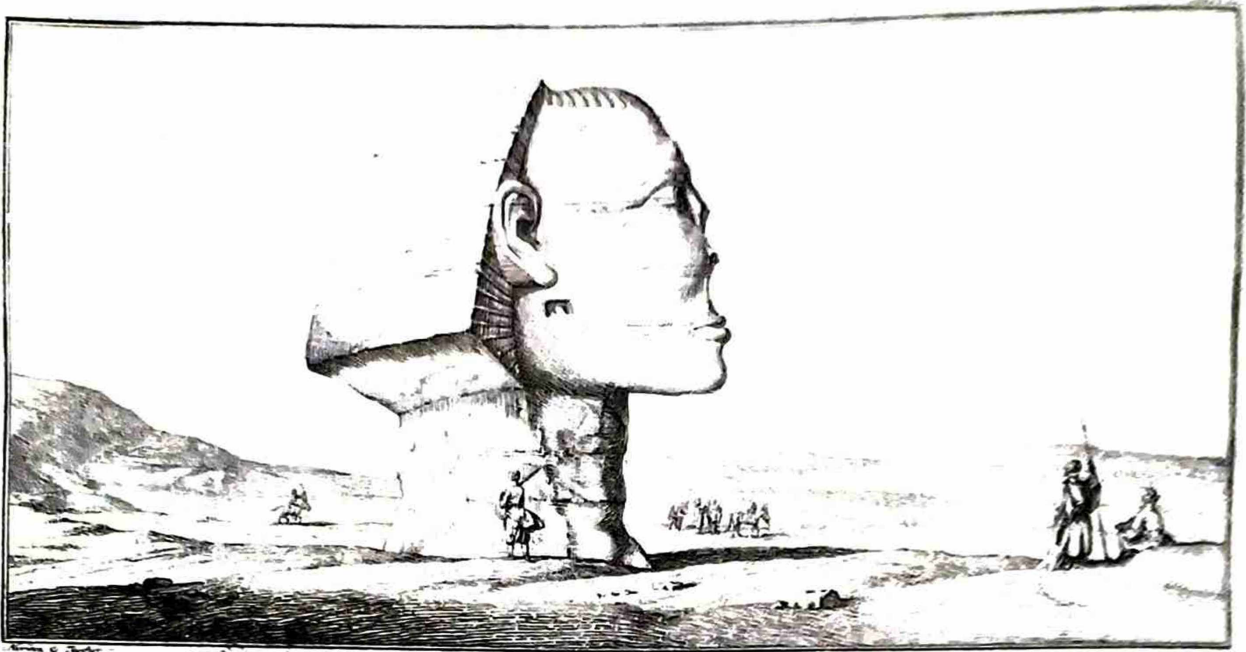
我们现在甚至难以想象出它有鼻子时的样子。我之前学过宗教心理学，教授送给我一本书（我是唯一上这门课的学生），封面上是一张有鼻子的狮身人面像的照片。“这张图怎么看起来怪怪的？”我花了20年，直到在写这本关于鼻子的书时，才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很多人认为，它的巨型鼻子是由于多年的风化过程和天气状况而脱落的——随着砰的一声，一个巨大的鼻子激起一片沙土，在碎成很多块之前一定砸出了一个漂亮的坑。第一个注意到狮身人面像的鼻子掉下来的人的反应一定很有趣：可能他先

是不经意地一瞥，随后狠狠眨了3次眼睛才相信自己看到了什么。这件事情还让我产生了一种思考：如果沙漠里落下一个巨型鼻子，但没有人听到，这也算发出声音吗？

凿子的敲打声

我想象中的这声没人听到的巨响可能太过浪漫主义和不切实际，因为这个鼻子很有可能是被人为破坏的。早在15世纪，就有传言称，是埃及的穆斯林教徒穆罕默德·萨伊姆·阿尔—达尔（Muhammad Sa'im al-Dahr）在1378年摧毁了狮身人面像的鼻子，因为他发现人们非常崇拜它并对此怒不可遏。虽然这个说法尚未被证明，但有关拿破仑炮轰狮身人面像的鼻子的说法肯定是不成立的。史密森尼博物馆（Smithsonian Museum）调查了这一鼻子失踪事件，并且发现了更确凿的证据。丹麦考古学家弗雷德里克·路易斯·诺尔登（Frederic Louis Norden）在1755年绘制了这尊雕像的正面和侧面，清楚地证明当时狮身人面像的鼻子已经不见了。美国考古学家马克·莱纳（Mark Lehner）甚至在其鼻子周围发现了用工具施工的踪迹。



弗雷德里克·路易斯·诺尔登 (Frederic Louis Norden) 创作,《巨型狮身人面像》(*Vue de la tête colossale du Sphinx*), 1755 年

鼻子被人为破坏,意味着发出的声音不只有“砰”:首先应该有金属敲击石头发出的尖锐声响,然后是巨型鼻子的无声坠落,直到所有人都能听见它着陆了,最后可能是兴奋的(也可能是沮丧的)叫声。狮身人面像的鼻子是何时、以何种方式彻底消失的?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了。它是否在某个地方孤零零地躺着,直到被侵蚀作用和风化作用粉碎成无数粉末?它的碎片是否被回收了并用来建设其他的雕塑?唯一可以安慰我的就是,它的鼻腔是凹进去的,我们可以假装那个鼻子还在原来的位置上。

填补（两个）空白

在过去，别说是雕塑的鼻子了，就连真人的鼻子都可能被故意打碎，这通常是为了削弱当事人的权力。拜占庭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二世（Justinianus II）就因此被割掉了鼻子。在位期间，他专制独断，树敌众多。被割掉鼻子后，他再也不能当皇帝了，因为“身体残缺之人不可为皇帝”。从那时起，这位曾经的暴君有了个新绰号——“被剜鼻者”（Rhinothetos）。但查士丁尼二世之所以能当上皇帝，靠的可不是自己的鼻子：在705年，他再次登上皇位，还戴着一个黄金鼻子假体（这次不是黄铜做的了）。最后，他被斩首示众，尸体还被运往罗马和拉文纳展出，以庆祝其对手的胜利。

希腊人赫拉克洛纳斯（Heraklonas）也经历了这种暴力的命运，他的结局更加糟糕。他被亚美尼亚将军瓦伦丁（Valentinus）剥夺了这个尊贵的身体部位，也让瓦伦丁得到了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机会。由于父母、兄弟的相继离世，少不经事的赫拉克洛纳斯突然成了皇帝。同年，被流放的他在孤独中去世。



《对拜占庭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二世和腓力普斯的残害》(De mutilatie van de Byzantijnse keizers Justinianus II en Phillipicus), 1413—1415 年

男性的生殖器和他的鼻子一样大

鼻子不仅仅代表着权力。在中世纪，下垂的鼻子被认为是生殖器的象征，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都和“纵欲”联系在一起。至少直到16世纪，人们迷信鼻子的长度和形状决定了男性生殖器的大小和持久度。物理学家洛朗·儒伯特（Laurent Joubert）试图推翻这个观点，但没有充足的证据（顺便一提，他自己的鼻子就很大，而且鼻头肥厚）。德国俚语“男人的‘老二’和他的鼻子一样大”可能就是这么来的。在当时，女性的长鼻子被认为是“妓女”的象征，是众人耻笑的对象。人们甚至认为，鼻子能表现出这个人是否是同性恋，进而因为性取向或性生活被公开讨论。如果有人顶着严重受伤或被割掉的鼻子抛头露面，则会被其他人暗暗嘲笑。在反文艺复兴时期，有人用尖锐的物体将壁画和绘画中的神损坏，以示不屑。破坏艺术品的鼻子的行为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含义：古埃及的狮身人面像失去鼻子，可能是有人为了让它无法呼吸；中世纪及以后的人失去鼻子，则是一种耻辱的象征。

从伦勃朗到网飞：图像视觉中的梅毒

除了被故意破坏，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会让人失去鼻子，那就是由性传播而感染梅毒。这种病不仅让患者对光线极度敏感，后期还会让鼻软骨塌陷，甚至完全消失。在 18 世纪，人们发现了一种审美上的解决方案，那就是戴着装有金属鼻夹的蓝色（防晒）眼镜。谁顶着这个装扮上街，谁就会立刻被人们认为是梅毒患者。根据作家兼记者詹妮弗·赖特（Jennifer Wright）的说法，直到 20 世纪人们发现青霉素之后，戴墨镜的负面含义才消失。

在网飞热门连续剧《尼克病院》（*The Knick*，纽约历史悠久的尼克伯克医院的别称）中，阿比盖尔·阿尔福德（Abigail Alford）这个角色就复刻了眼镜和鼻子的“梅毒组合”。不幸的阿比盖尔被出轨的伴侣传染了这种可怕的疾病，她的鼻子因此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可怕的空洞。赖特说，她的造型是为她那令人同情的角色设定而服务的，然而在现今观众的眼中，其造型更容易被理解为一种摇滚精神，这是



网飞连续剧《尼克病院》(The Knick) 里复刻的“梅毒眼镜” (Syphilis-brill)

因为墨镜更常与摇滚乐联系在一起，比如约翰·列侬 (John Lennon)、詹尼斯·乔普林 (Janis Joplin)，等等。

有时候健康问题也会体现在绘画中。伦勃朗为画家杰拉德·德·莱斯 (Gerard de Lairesse) 画的肖像画，让人们觉得他患了梅毒。画里，德·莱斯的短鼻子中间是塌陷的，形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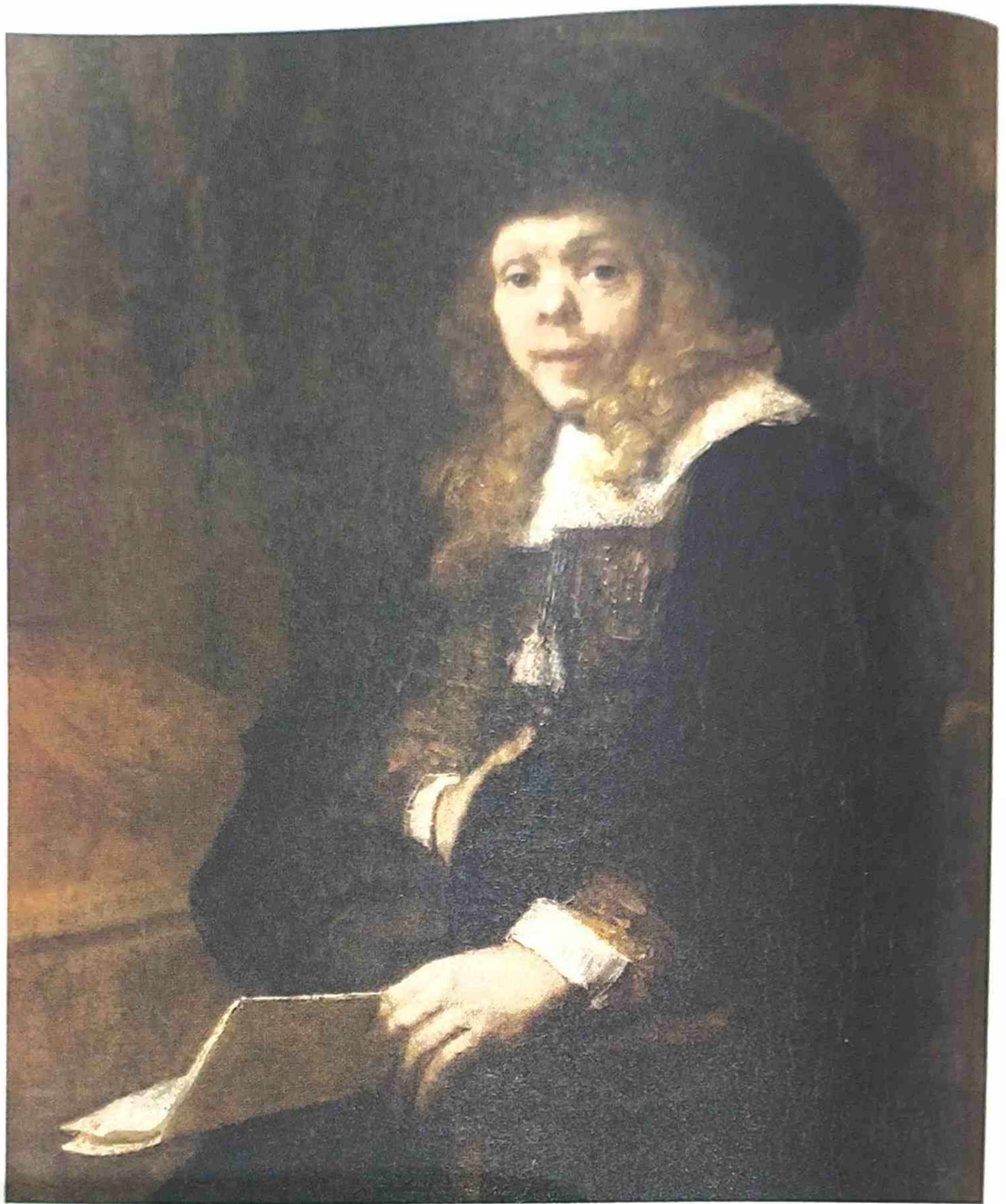
非常像马鞍，所以这种鼻子又称“马鞍鼻”。伦勃朗的绘画以写实的风格而闻名，在大约 1628 年的一幅自画像里，他的鼻子看起来格外宽。可能是因为打光都集中在鼻子那里，再加上鼻子本来就很容易聚光，所以显得它比平时要宽得多。而至于德·莱斯的塌鼻子究竟是因为染上了梅毒还是因为打架之类的而形成，我们就不得而知了。然而，直到 20 世纪初，这位可怜的画家还在因为外表被人嘲笑，看来面相学在近代依然很流行。记者科恩·克莱因（Koen Kleijn）发现，是弗雷德里克·施密特·德格纳（Frederik Schmidt-Degener）——当时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的馆长——将德·莱斯的“畸形”形象与他所谓的缺陷性格联系起来的：

“类人猿的外表下，是一个幽灵的灵魂。伦勃朗透过这个愤怒的万事通，看到了与他的外表相同的灵魂。”

如今，德·莱斯被公认为荷兰黄金时代极其伟大的大师之一，在他那个时代也非常受欢迎。幸运的是，这个事实是不可能被改变的。



伦勃朗 (Rembrandt) 创作,《宽鼻子的自画像》(Zelfportret met brede neus), 约 1628 年



伦勃朗 (Rembrandt) 创作,《杰拉德·德·莱斯肖像》(Portrait van Gerard de Laresse) 1667年。伦勃朗以写实而闻名

鼻子，还是没鼻子：永恒的鼻子？

尽管鼻子很脆弱，但它不仅可以获取氧气，还被视为几千年来人们心中通往更高级的社会圈子和“神的王国”的途径。鼻子——尤其是挺拔的鼻子——对国王或“神明”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即使是雕刻的那种。

难怪富贵人家死后的死亡面具上，也总是有一个用不易腐烂的材料塑造出来的“鼻子”——尽管我们现在知道，这也并不能让他们实现永生。看看保存完好的鼻子影像总是很有趣的，不知它们在主人的一生和死后都给人们留下了哪些印象呢？

6

6

修改后的鼻子印

洛伦佐·德·美第奇

和但丁的死亡面具背后的故事

文艺复兴时期（大约在 14 世纪到 16 世纪）见证了古典艺术和哲学理想的复兴和重生。数学和线性透视被运用在艺术中，神话和古典诗歌开始流行，比如荷马的《奥德赛》（*Odyssee*）和奥维德的《变形记》（*Metamorfosen*）。在各种艺术领域中，除了神和教会，世俗的人和政府也成了艺术家们重要的灵感来源和创作对象。但是，尽管与（所谓的黑暗的）中世纪相比，这些理念都是带有启蒙意义的，鼻子仍然被视为性格和地位的重要象征。这也影响到了两个长着“突出”鼻子的重要人物：洛伦佐·德·美第奇（Lorenzo de' Medici）和但丁·阿利吉耶里（Dante Alighieri）。

“伟大的洛伦佐”的华丽鼻子

在我去佛罗伦萨交流学习期间，我经常“遇到”一个已经逝去百年的人。我说的可不是画像，虽然关于他的画作和塑像在这个城市里比比皆是。我敢打赌，我遇到的那个人一定是洛伦佐·德·美第奇的远房后裔。他经常在圣斯皮里托（Santo Spirito）社区附近散步，那里类似于阿姆斯特丹的约旦（Jordaan）。他看起来和那位历史上的统治者毫无二致：明亮、自信的眼神，间距略远的眼睛，中等长度的深色头发，微微突出的下巴，还有略微起伏、富有个性的鼻子。只不过他穿的不是昂贵的长袍，而是褪色的牛仔裤，还带有一瓶放在纸袋里的饮料。在后来的导游生涯里，我也时不时能见到他。但是我最近一次去那儿度假时一直没见到他。这个神秘人真的是那位声名远扬的伟人的后代吗？我觉得洛伦佐的后人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但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天差地别的。

家境优渥的洛伦佐·德·美第奇被世人称为“伟大的

洛伦佐”，因为他资助了无数的艺术家，比如桑德罗·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和米开朗琪罗，就像他的祖父科西莫（Cosimo）赞助安杰利科修士（Fra Angelico）和多那太罗（Donatello）一样。毫不夸张地说，多亏了洛伦佐的支持以及他为思想家、艺术家营造的自由氛围，文艺复兴才达到了顶峰。和许多成功人士及著名人物一样，洛伦佐的画像也非常多，尽管有很多都是在他死后创作的。

1534年，在洛伦佐去世后，艺术史学家乔治·瓦萨里（Giorgio Vasari）创作了一幅他的肖像画，其中洛伦佐的大鼻子被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出来。画中，洛伦佐的面部已经很完整了，但画家还是选择像雕塑家在创作底稿时用黏土塑形那样，凸显了洛伦佐的鼻子。在美第奇家族的其他肖像画中也能看到尖尖的鼻子。路易吉·菲亚明戈（Luigi Fiammingo）在16世纪中叶的画作也表现出了同样的尖鼻子，但鼻翼更宽。

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的老师安德烈·德尔·韦罗基奥（Andrea del Verrocchio），为我们留下了为数不多的洛伦佐的雕像之一。雕像中的洛伦佐眼神坚定，但眉毛和皱起的眉头暴露了他正处于痛苦中。这尊半身像创作于洛伦佐的弟弟朱利亚诺（Giuliano）被暗杀的两年后。雕



乔治·瓦萨里 (Giorgio Vasari) 创作, 《伟大的洛伦佐》(Lorenzo il Magnifico), 1534年。画中的鼻子比实际上更尖



路易吉·菲亚明戈 (Luigi Fiammingo) 创作, 《洛伦佐·德·美第奇肖像》(Portrait van Lorenzo de' Medici), 1550年。画中背景是佛罗伦萨, 鼻子则比现实中的更窄、更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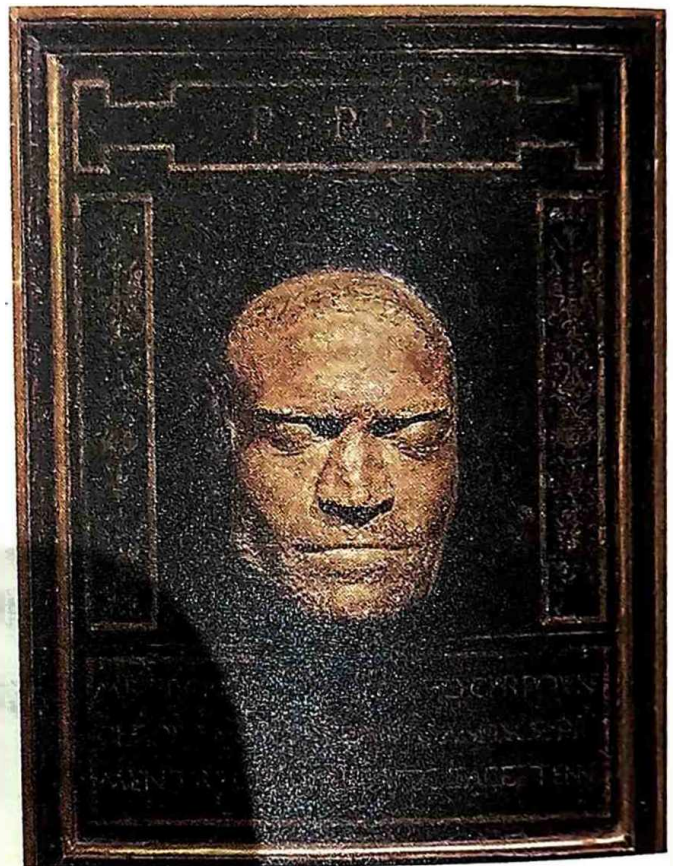
像上的衣服和他在 1478 年复活节弥撒的那个“致命的星期天”穿的衣服一样。显然，这尊洛伦佐的雕像有纪念他的兄弟之意。这尊雕像不仅生动、现实地描绘了洛伦佐的面部表情和衣服，对其鼻子的塑造也十分真实（因为它并不完美）。韦罗基奥给他塑造的鼻子和其他雕像一样十分突出，尽管鼻子是歪的。

和雕像及绘画不同，死亡面具可不会说谎。从洛伦佐的面具可以看出，他的鼻子比艺术家们描绘得更扁平，不过鼻尖的确很突出。他的鼻骨从眉峰开始向左弯曲，像一弯月牙。这个歪鼻子无疑导致了他的鼻音过重和嗅觉缺失——由于这会对身体产生严重的长期影响（比如呼吸急促），在荷兰，现在的鼻骨矫正可以用保险报销，只可惜 15 世纪还没有这种技术。

文艺复兴时期，俊美的鼻子仍然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所以洛伦佐享有如此高的声望是不寻常的，他不得不克服由自己的外貌和声音带来的诸多偏见。在艺术形式里，他的鼻子被美化也是可以理解的。半身像、面具和肖像画是进行公关的绝佳手段。我们要认识到，大多数人——即便是和他同时代的人——也只会间接地了解他的相貌。由于艺术塑造，在大众的眼里，本来弯曲的鼻子也变成了直的。



安德烈·德尔·韦罗基奥 (Andrea del Verrocchio) 创作, 16 世纪的洛伦佐·德·美第奇 (Lorenzo de' Medici) 半身雕像复制品, 1480 年



洛伦佐·德·美第奇 (Lorenzo de' Medici) 的死亡面具。他的面具上有一个宽而弯曲的鼻子,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的鼻音很重

“大鼻子王”

有名望的人离不开大鼻子。在有着扁鼻子的洛伦佐·德·美第奇所处时代的几个世纪后依然如此。一个统治者用他非常引人注目的鼻子说明了这一点。两西西里国王费迪南多一世（Ferdinand i van de Beide Siciliën）以他的长鼻子而闻名，以至于波旁王朝的后裔通常被称为“大鼻子王”（Re Nasone）。“Naso”的后缀“ne”表明他的鼻子不只是大，而且是出乎寻常地大。在安东·拉斐尔·门斯（Anton Raphael Mengs）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费迪南多一世的鼻子很长，而且鼻头肉嘟嘟的，还往下坠（很明显是受到了重力影响）。

在费迪南多一世死后很久，他的鼻子依然吸引着人们产生无限遐想。为了纪念这位国王，从1966年到1985年，意大利小镇索拉尼亚每年都会举行比赛，其中有着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鼻子的选手会被加冕为“大鼻子王”。女性也能参加这场比赛。看到人们骄傲地、微笑着游行，向全世界展示他们独特的鼻子，而不是感到羞耻，这真是太棒了。对一个有



安东·拉斐尔·门斯 (Anton Raphael Mengs) 创作,《两西西里国王费迪南多一世肖像》(Portrait of Ferdinand I van de Beide Siciliën), 1772—1773 年

着高贵的鼻子的人来说，他甚至不必出身贵族：外表有时比实际社会地位更重要。

但丁·阿利吉耶里的诗意鼻子

在洛伦佐留下印记的那座城市，另一位著名诗人的脚步也在回荡。但丁·阿利吉耶里被称为“现代意大利语之父”，因为在那个时代，意大利语只是一种方言。在14世纪初——文艺复兴前夕——但丁被逐出了他深爱的佛罗伦萨，因为他主张将教会权力和世俗权力分割开。他最终流亡至拉文纳，死在了那里。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在死后也算是回到了佛罗伦萨：19世纪末以来，这位伟大诗人的雕像一直俯瞰着圣十字广场。在与广场同名的教堂里，米开朗琪罗和天文学家伽利略（Galileo Galilei）也找到了他们永恒的安息之地。那里有一座空的墓穴，立着一块纪念但丁的石匾。尽管后人不断争吵，这具佛罗伦萨人民渴求保存的遗体仍然被葬在拜占庭的海滨城市——拉文纳。

这位以《神曲》（*Divina Commedia*）而闻名的诗人，通常



桑德罗·波提切利 (Sandro Botticelli) 创作,《但丁肖像》(Portrait of Dante), 1495 年

被赋予一个鹰钩鼻。除了鼻梁在与眼睛水平的位置上有一个很大的凹角这一特点，他的鼻尖是朝下的，这是鼻中隔向下突出造成的。所以，他的鼻孔狭窄且向下倾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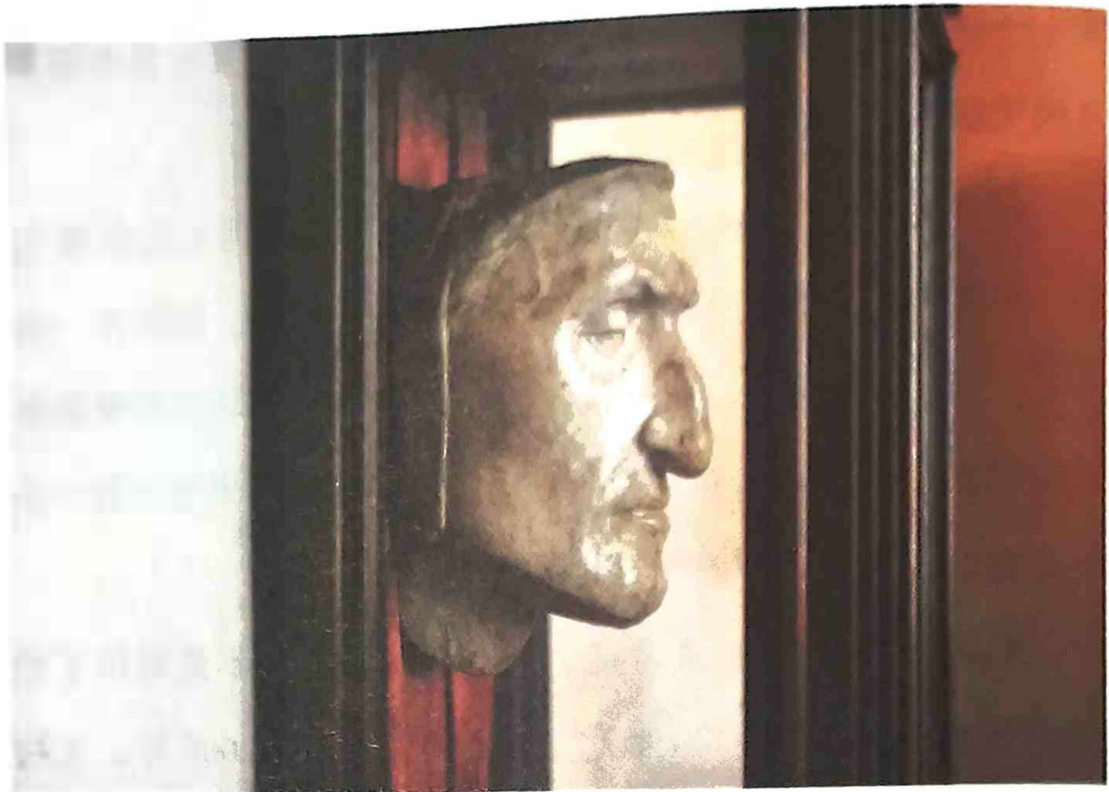
但丁的鹰钩鼻还具有独特的附加价值，这和他的职业有

关——他那引人注目又不失精致的鼻子使他看起来仿佛坐拥非凡的天赋，就好像他注定就应该是一位诗人一样。

但丁的死亡面具有着他的职业及声望相匹配的优雅线条：鼻梁先是轻微弯曲向下，大概和鼻翼一样高，然后再一路向下，与尖锐的鼻尖几乎连成一条直线，和波提切利的壁画展示的别无二致。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陈列在维琪奥宫的一条小走廊里，现在这里是市政厅和博物馆。

但是这件作品有点可疑。事实证明，它并不是对但丁相貌的真实再现，而是一件人工制作的艺术品。2007年，文物专家乔治·格鲁皮奥尼（Giorgio Gruppioni）和研究人员发现，它很可能是由雕塑家图利奥·隆巴多（Tullio Lombardo）和他的父亲彼得罗·隆巴多（Pietro Lombardo）在1483年制作的。一位教授早在1921年就对但丁的颅骨进行过秘密测量和重建。但丁的鼻尖根本没有那么朝下，鼻梁也不是那般纤细。实际上，他的鼻子比几个世纪以来艺术家们修饰得要更宽、更扭曲、更突出。

很显然，即使在他死后，让人们认为他长着有起伏的狭窄鹰钩鼻仍然非常重要——死亡面具可能是对佛罗伦萨名人堂的最后致敬和名片。



但丁 (Dante) 的面具，1483 年，现陈列于佛罗伦萨的维琪奥宫 (Palazzo Vecchio)



对但丁 (Dante) 面孔的重建，2006 年

劳拉·巴蒂费里·阿曼纳蒂——女版但丁？

在热门电视剧《生活大爆炸》(*The Big Bang Theory*) 里，犹太人霍华德·沃洛维茨(Howard Wolowitz) 对他未来孩子的外貌进行了哲学思考。他震惊地发现，自己的儿子可能会遗传他的鹰钩鼻。更糟糕的是：万一是女儿呢？

人们一般倾向于认为“更美的性别”会有一个较小的鼻子，拥有一个大鼻子被认为是“不够女性化”和“不受欢迎的”（尤其是在现代）。但事实肯定并非总是如此，对具有一定地位的女性来说绝对不是这样，正如我们已经在克娄巴特拉身上看到的那样。佛罗伦萨诗人劳拉·巴蒂费里·阿曼纳蒂(Laura Battiferri Ammannati) 也长着鹰钩鼻，一幅遗存的肖像画可以证明。

当时，女性不被允许进入著名的佛罗伦萨学院学习，这使她们很难跻身知识精英阶层。幸运的是，巴蒂费里出生在一个富裕且有影响力的家庭，尽管是私生女，但凭借她父亲的人脉，她学习了拉丁语和不少大师的诗作，后来自己

也开始写作。在嫁给知名雕塑家巴尔托罗梅奥·阿曼纳蒂（Bartolomeo Ammannati）后，她的社会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巴蒂费里生前已是一位成功且广受赞誉（甚至享有国际声誉）的作家。通过与各种政要广泛往来，她积累了庞大的人脉资源。因此，她的作品在西班牙宫廷和哈布斯堡王朝广为流传。她的文字本质上是虔诚的，且带有浓厚的宗教气息。不幸的是，她在自己的第3本书《雾淞》（*Rime*）出版之前就去世了。从18世纪开始，男性把她和其他女性创作的几乎所有诗歌都归功于男性作者，她就逐渐被遗忘了。后来，文学专家维多利亚·柯克汉姆（Victoria Kirkham）纠正了这种篡改历史的不齿行为。

幸好，多亏了一件保存完好的艺术品，在20世纪，人们又重新燃起了对她的作品的兴趣。1560年，劳拉的形象被她的好友阿纽洛·布龙齐诺（Agnolo Bronzino）永世地刻画了下来。布龙齐诺就是那位在作品里把洛伦佐进行艺术性延伸的画家，他不仅是一位画家，还是一位诗人。他与劳拉保持着密切通信，两人在信中互相称赞对方的才华，并表达了对彼此的柏拉图式爱意。

根据文艺复兴专家琳达·沃尔克-西蒙（Linda Wolk-Simon）的说法，布龙齐诺在为劳拉作画时，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他描绘了她的侧脸。这在当时已经过时了，但布龙齐诺有充足的理由做出这个非典型的选择：这样可以更好地展现她的鼻子。她的鼻子和富有传奇色彩的但丁很相似，这也提升了她作为一名诗人的地位。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一篇精彩博客文章《美第奇家族——肖像与政治 1512—1570》（*The Medici-Portraits & Politics 1512—1570*）告诉我们，这幅肖像画里，奢侈珠宝的缺失和相当朴素的领口进一步表明，这是对传统女性形象描述的突破。布龙齐诺好像是在表达，她可以和男性一起竞争，而且她也非常优雅地做到了。画中她翻开的书强化了这一信息：它出自著名的意大利诗人弗朗西斯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h）之手。他为“劳拉”写了数百首十四行诗——当然，这些诗是写给同名的劳拉，但用在这里也没什么问题。

巴蒂费里的鼻子——就像但丁和洛伦佐·德·美第奇的鼻子一样——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这幅肖像的目的，即向世人传达地位和能力。几乎没有比这更好的宣传手段了。



阿纽洛·布龙齐诺 (Agnolo Bronzino) 创作,《劳拉·巴蒂费里·阿曼纳蒂肖像》(Portrait of Laura Battiferra Ammannati), 约 1560 年。巴蒂费里的鼻子和但丁的很相似

诗人的鼻子假体

“幸好”，我们如今不再以貌取人，而是以写作功力评判诗人的水平。当然，也不完全如此。眼镜、强烈的黑白对比、皱起的眉毛、不苟言笑和吸烟，这些都是现代用来强调文艺青年或知识分子身份的常用伎俩。我期待着，以后的作者在参加图书展会的时候，都能得到一个鹰钩形的鼻子假体。理想情况下，在作者去世后，其在世的亲属会深情地把这个假体推到作者的鼻子上，这样就能保证他在后世仍然有个“好名声”。

7

6

不为人知的达·芬奇

鼻中之王的调香师

众所周知，达·芬奇是坦克和直升机等概念的“设计者”，还创作了地球上最著名的画作：带着神秘微笑的《蒙娜丽莎》（*Mona Lisa*）。他还是数学家、建筑师、制图师、地质学家、作家和解剖学家——可以说是一名全才。不过，他的调香师身份鲜为人知，也很少被提及。

其实已经有很多蛛丝马迹表明了这一点，比如他在《大西洋古抄本》（*Codex Atlanticus*）里保存的笔记。达·芬奇对植物有着浓厚的兴趣。为达·芬奇作传的传记作者瓦萨里说，达·芬奇对植物、树木和花卉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不仅是为了尽可能真实地描绘它们，也是为了嗅到它们蕴含的香味。他掌握了从花和树脂中提取“甜味和难闻的味道”这项在当时还算先进的技术。例如，他提到了“酒味液体的渗入”，现在我们称之为“浸渍”：把带有香气的植物或木材在酒精（或者醋）中浸泡一段时间，香气就会慢慢地释放到液体中。他

还记录了“脂吸法”，即利用油脂的吸力提取香味。这在当时是一项超前的技术，但非常耗费人力和物力。在这项技术中，花瓣被平铺在脂肪上，脂肪会慢慢吸收花里的精油，同时隔绝水分，因为脂肪具有“疏水性”。达·芬奇用这种方法制作了各种用途的香水，有的是为了好闻，有的是为了养生。

达·芬奇用过的原料有茉莉、薰衣草和苦橙。他还加工过苦杏仁，前提是不能有霉味。神奇的是，这些原料在现代的香水中也依然适用。达·芬奇还用过一种叫欧洲女贞的植物，现在比较少见。我个人觉得这种灌木的花朵散发出的浓郁气息十分令人着迷，但很多人认为其穿透性太强了。


达·芬奇甚至还营造了满足多种感官体验的环境氛围。他认为花园应该是实现极致动人的感官享受的理想场所。雪松和柠檬树的芬芳枝叶是各式各样的鸣禽的“剧院”，香气和歌声不断融合，构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

不过，这位全才声称，制作香水并不只是为了美学和享受，也是为了身体健康。这种香水被他定义为“香药”。这个概念并不晦涩难懂，而是面向大众的普遍认知，即芳香的气息可以驱逐令人作呕的气味（瘴气），从而治愈人们的身心。最令人惊讶的是，他记录了一种效果显著的气体，即“令人作

呕的防御性气体”。这种可怕的气味格外强烈，连小偷闻到都忍不住要逃跑。1922年，科学家乔瓦尼·巴蒂斯塔·德·托尼（Giovanni Battista de Toni）在《列奥纳多·达·芬奇的植物与动物》（*De planten en dieren van Leonardo da Vinci*）一书中提到了与之相关的配方。

根据他的记录，想要制成这种气体，必须要把人类的粪便和尿液装在玻璃瓶里，至少埋在肥料里一个月。一个月后，这个玻璃瓶可以被当作炸弹扔出去，瓶子破裂后会释出放难闻的气体并扩散到周边，粪便和尿液会产生大量的硫化氢和氨气。这种气体的组合不仅非常难闻，而且会强烈地刺激三叉神经（这种神经在当时还不太为人所知）。嗅盐也有类似的效果，可以用它刺激三叉神经让昏厥（比如做了没有麻醉的手术或胸衣勒得太紧）的人恢复意识。如今，军队使用刺鼻气味驱逐敌人、拳击手被击倒后会闻嗅盐，这些例子都充分证明了它的有效性。达·芬奇生活在几个世纪以前，但他的思想并不落后。

除了香水的实际功用，达·芬奇还对闻气味的器官感兴趣。为了画出写实的肖像，他从不同的角度观察鼻子，研究鼻子的变化，给不同的部位取名，比如，他提到过山根、鼻

梁、鼻尖、鼻孔和鼻翼。作家丽贝卡·普雷斯曼（Rebecca Pressman）研究发现，单论鼻子的侧面，他就划分了近10种类型：直线型的、球状的、凹的、中上方凸出的、中下方凸出的、鹰钩型的、扁平的、圆的、尖的……关于鼻子的正面还有其他细微的差别，尤其是鼻梁和鼻孔：均匀的、中间较宽的、中间较窄的、顶端大根部窄的、顶端窄根部宽的、鼻孔宽或窄（高或低）的、鼻孔露出来的、鼻孔被鼻头遮住的……达·芬奇认为，无法分类的细节必须根据自然情况来绘制。当他想凭记忆作画的时候，只需要粗略地看一眼，然后就能回家根据记下的形状慢慢画了。人们很好奇他会如何定义多米尼哥·基兰达奥（Domenico Ghirlandaio）画中老人的鼻子。今天，这样的鼻子被描述为“灯泡鼻”或“菜花鼻”，因为它上面有凹凸不平的隆起。如今看来，这种异常————图中描绘的弗朗西斯·科萨塞蒂（Francesco Sassetti）无疑是一名受害者——是一种被称为“肥大性酒糟鼻”的皮肤病，通常是红斑狼疮的晚期。要形容这种鼻子，达·芬奇分类中的“中下方凸出的”再合适不过了，但它肯定不是标准鼻型的一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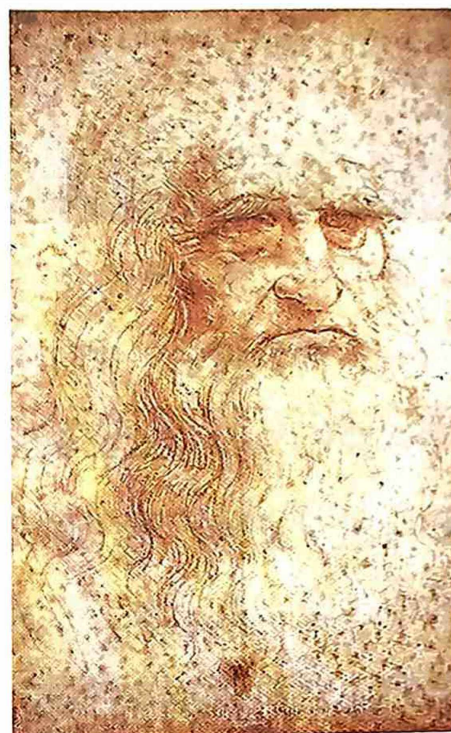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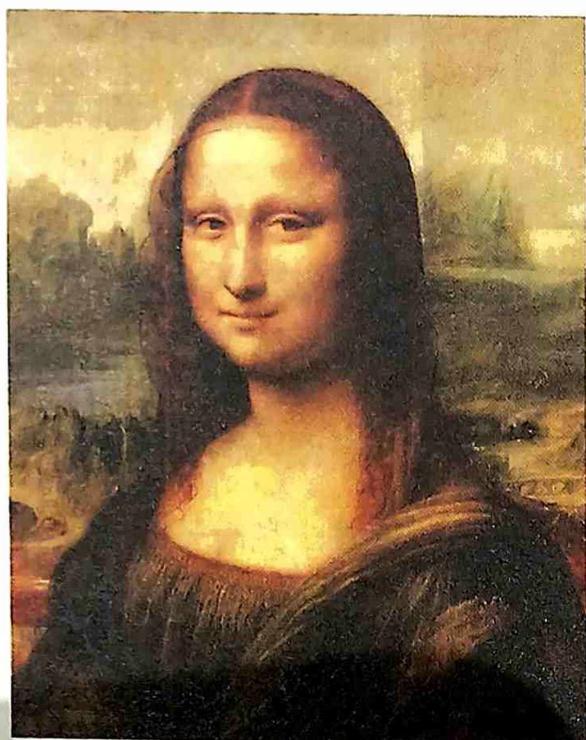
多米尼哥·基兰达奥（Domenico Ghirlandaio）创作，《老人和他的孙子》（*Portret van een oude man en een klein jongetje*），约1490年，图中老人可能患有红斑狼疮

著名微笑背后的鼻子

我们可以认为达·芬奇非常善于观察人类，至少在他愿意倾注精力描绘人们的时候。当他第一次遇到优雅的丽莎·格拉迪尼（Lisa Gherardini）时，可能就画下了其最著名的画作《蒙娜丽莎》。因此，重建他描绘的女性形象是很令人激动的。画

中人的脸微微扭转，她的鼻子明显是尖鼻；从正面看，鼻子根部窄，鼻尖稍宽，鼻梁很直，鼻孔又窄又高。这个“微笑的人”的鼻中隔略低于她的鼻孔和鼻尖，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其鼻孔（尽管它们优雅地退到了阴影中）。

我们如何用达·芬奇创造的鼻子类型来描述他自己的鼻子呢？关于这位著名的发明家，有一幅现存的肖像画，现在被很多人认为是其自画像。画中，他的头微微偏转，正好便



左：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创作，《蒙娜丽莎》（*Mona Lisa*），1503—1506年
右：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创作，《自画像》（*Zelfportret*），1512年。图中，
达·芬奇的鼻孔被鼻头遮住了

于观者从正面和侧面观察，我们可以更好地看清他的鼻子的尺寸和细节。让我们先从鼻梁开始：从侧面看，鼻梁笔直且均匀，符合希腊人的轮廓；从正面看，鼻梁中间稍宽，呈橄榄形，鼻尖比山根宽；鼻孔大小均匀，但和蒙娜丽莎的不同，他的鼻孔被向下弯曲的鼻尖遮住了（造成这种形状的原因是向下突出的鼻中隔）。

他会把自己的鼻子描绘得更加理想化，以接近某个传奇艺术家的脸吗？不太可能，达·芬奇不相信面相学。作为一名科学家，他看不起这种伪科学，但他确实意识到人的脸型可以说明性格：

“我不会详述面相学和占卜的误导性做法，因为它们不包含真理。……确实，面部的某些特征可以说明其主人的性格……嘴角和鼻子、眼睛之间的部分清楚地表明了一个人是否经常微笑，而没有这些特征的人则更容易陷入沉思。”

人虽然无法改变骨骼结构，但肌肉收缩引起的皱纹是他们自己造成的，这个结论现代人也认同。不过，艺术史学家舒尔特·拉尔曼（Sjoerd Laarman）也在达·芬奇的作品中发现了与

此相悖的论述：

“在我看来，人们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统治和指导每个身体的灵魂，在我们形成自己的判断之前，也会决定我们的判断。因此，灵魂决定了人的整体形态，就像它决定了长鼻子、短鼻子或扁鼻子哪个最合适，并且决定了它的长度和形状一样。”

这位艺术家还表示，鼻子和嘴巴必须适应所描绘人物的性格。例如，达·芬奇在一幅著名的红色粉笔画中表达了勇气，画的是一个人的面部肖像。他的脸被描绘得很像狮子：低鼻中隔和高鼻孔，包括山根部位凹陷的纹路，这些与画面角落里的猫科动物的鼻子形成了一种视觉上的韵律呼应，鼻根和眉头的皱纹则表现出人物的果敢和勇气。

拉尔曼补充，这种人类和动物面相的相似可能是为了服务叙事和美学，而并不一定与达·芬奇的科学理念相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讨论的是在叙事中扮演关键角色的拟人化形象，而不是写实肖像。

我曾经的绘画老师基斯·范·德林登（Kees van der Linden）经常说，只有当你能凭记忆画出某样东西时，你才算真正看过



列奥纳多·达·芬奇 (Leonardo da Vinci) 创作,《男人肖像和狮子头部速写》(Head of a man en leeuwenkop), 约 1505—1510 年

它。只要毫不尴尬地盯着家人或同事的鼻子，你就可以把对它的印象留在纸上。如果你用上达·芬奇的观察法，你会发现你好像是第一次见到这些鼻子。在视频会议期间——当你无聊得要命并且不得不假装集中注意力的时候——他们甚至可能都没有发现你走神了，因为相机的位置使你无法直视别人的眼睛，也无法闻到他们身上令人愉悦或刺鼻的香水——你只能想象一下了。

8

6

自己的鼻子最（不）香？

某些鼻子是如何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
成为另一种形态的

当一个人踏上陌生的土地时，在某种意义上，他自己和遇到的当地人都觉得彼此是陌生人。很难想象，早期的探险家和商人是如何面对与自己有认知截然不同的种族和事物的。当然了，他们遇到的当地人也同样感到惊讶和困惑。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员工遇到这种情况时是怎么做的呢？从17世纪初期，第一家公司的员工们就开始周游世界，寻找（他们认为的）稀世珍品，然后倒手在其他地方高价出售。这些稀世珍品通常包括用暴力手段获得的香料。在1621年，为了获得充足的肉豆蔻，扬·彼得斯佐恩·库恩（Jan Pieterszoon Coen）血洗了班达群岛，当地土著几乎被消灭殆尽（我在吃含有肉豆蔻的“荷兰经典”姜饼干时，总会想到这段历史）。他们从印度尼西亚源源不断地获取丁香、肉豆蔻、胡椒和肉桂。非洲的麝香猫被关在笼子里运往阿姆斯特丹，因为这些小可怜的排泄物有种天生奇异的香气。荷兰东印度公司还以

摩卡为中转地，向西方大量出口咖啡豆。他们公司经营的烟草产自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由从南美洲虏获的奴隶种植、收获。毫不夸张地说，香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荷兰的财富和世界的历史。

荷兰狂热

2009年，日裔荷兰艺术家上田麻希（Maki Ueda）将自己置于17世纪的荷兰人和日本人的视角之中。特别的是，她没有从视觉角度出发，而是用嗅觉，即用鼻子去闻。她在莱顿德拉肯哈尔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名为“荷兰狂热”的展览，其中布置了一个“气味景观”（气味的集合）。她把不同的房间布置成荷兰东印度公司员工曾经的住所，地上摆着榻榻米和枕头，到处都是小罐子，观众可以闻闻其中的味道。作家托马斯·布隆多（Thomas Blondeau）发表了对这场展览的评价：“经过好几个月的海上漂泊，水手们的鼻子面临着巨大的嗅觉冲击，紧接着是文化冲击。”现代人的鼻子也经历了这种令人震惊又看不见、摸不着的冲击：当布隆多把鼻子伸进莱顿德拉肯哈尔博物馆的

小木箱里时，他觉得妮维雅香体液的味道“像石头一样穿过了在空间伸展的精致的香味网”。

在这些能让布隆多如此记忆深刻的“精致香味”中，一定有沉香木的。当时，这种柔和甜美的气味弥漫在出岛和日本其他地区的妓院的每个角落。因此，它无疑会让人联想到日本的色情产业和艺伎。不得不充当荷兰人临时伴侣的日本女性（他们不欢迎其他外国女性）被称为“丸山艺伎”（Maruyama-geisha），她们是被日本政府从长崎“派遣”来的，身上弥漫着不那么甜美的气味。比如，她们把铁屑、茶和昆虫分泌物的混合物涂在牙齿上，让它和眼睛一样，变成诱人的黑色。显然，这个过程并不愉悦，因为传统的艺伎只有在客人睡觉的时候才把牙齿涂黑。上田曾经送给我一罐这种混合物，尽管我对它很感兴趣，但它的气味还是让我不自觉地皱起了眉头。

其他的气味和性别无关。例如，昂贵的衣服通常浸有清新、提神的樟脑气味，用于驱除蛀虫（荷兰人至今仍这么做）。这种气味随着进口的和服和日本裙子一起传播，不仅渗透到荷兰的运河和房屋，也集结了那些留在家里的人对从未去过的地方的幻想。

日本人也闻到了漂洋过海的气味。上田讲述了荷兰东印度



画有船和葡萄牙人的日本屏风，约 1600—1630 年，屏风上的葡萄牙人长着巨大的鼻子

公司是如何带来薰衣草和洋甘菊油，并推广蒸馏技术来提取香味的。浓缩精油更容易渗入药物或者与其他香料混合，这对不同用途的香水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长鼻子的红发魔鬼

在全新的环境里，不仅鼻子里充满了新奇、诱人的气味，举目四望也都是陌生的面孔。当地人的五官完全是另一种风格，那几个荷兰人显得格格不入。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员工、旅行家约翰·纽霍夫（Johannes Nieuhoff）对他所遇到的中国人的描述也能证实这一点。他在《荷使初访中国记》（*Nauwkeurige beschrijving Van't gezantschap der Oost-Indische Maatschappij*）^①一书中写道：

“他们的眼睛狭长，没什么棱角，是黑色的，而且有些凸出。鼻子非常小，鼻梁不是很高。但他们的耳朵很平常，面部的其他器官看起来和欧洲人的差别不大。”

让我们换个视角：亚洲人是如何看待这些来自异国的外乡人的呢？根据学者平田笃胤（Hirata Atsutane）的说法，他

① 另有《荷兰东印度公司使节团访华纪实》等译名。——编者注

们身材高大，肤色白皙，眼睛里闪烁着“星星”（可能是浅棕色、绿色和蓝色的虹膜），还长着“红头发”（赤褐色和金色的头发）和长鼻子。在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一面屏风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欧洲人鼻子的尺寸更加醒目。这面屏风描绘了来自欧洲南部的航海民族，即葡萄牙人，他们到达日本的时间比荷兰人要早。画中引人注意的不仅有夸张的泡泡裤，还有葡萄牙人脸上高高隆起的鼻子——它的长度也相当可观。

荷兰人的鼻子也被认为十分夸张。航海家兼会计亨德里克·哈梅尔（Hendrick Hamel）在《“斯珀号”沉没的故事》（*Verhaal van het vergaan van het jacht de Sperwer*）里曾提到一段有些荒谬的回忆。他在韩国被关押了13年，后来逃亡离开，得以向世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以及韩国人是如何看待他们的。有一天，他被邀请向一群好奇的韩国妇女和儿童展示荷兰人的外貌，他们是这么评价的：

“……看起来像个怪物，喝酒的时候得把鼻子挂在耳朵后面……”

朝鲜半岛的居民对荷兰人的大鼻子感到不可思议，以至于

他们觉得喝酒的时候，得把鼻子挂到耳朵后面才不碍事。

显然，差异比相似更令人印象深刻。在亚洲人看来，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的鼻子很“长”；而在其他视角看来，亚洲人的鼻子更“扁平”或更“小”。东西方的鼻子形状差异当然也是无穷无尽的。我们的文化背景和习惯决定了我们看到的，但那并不是全部的事实（如果真的存在“事实”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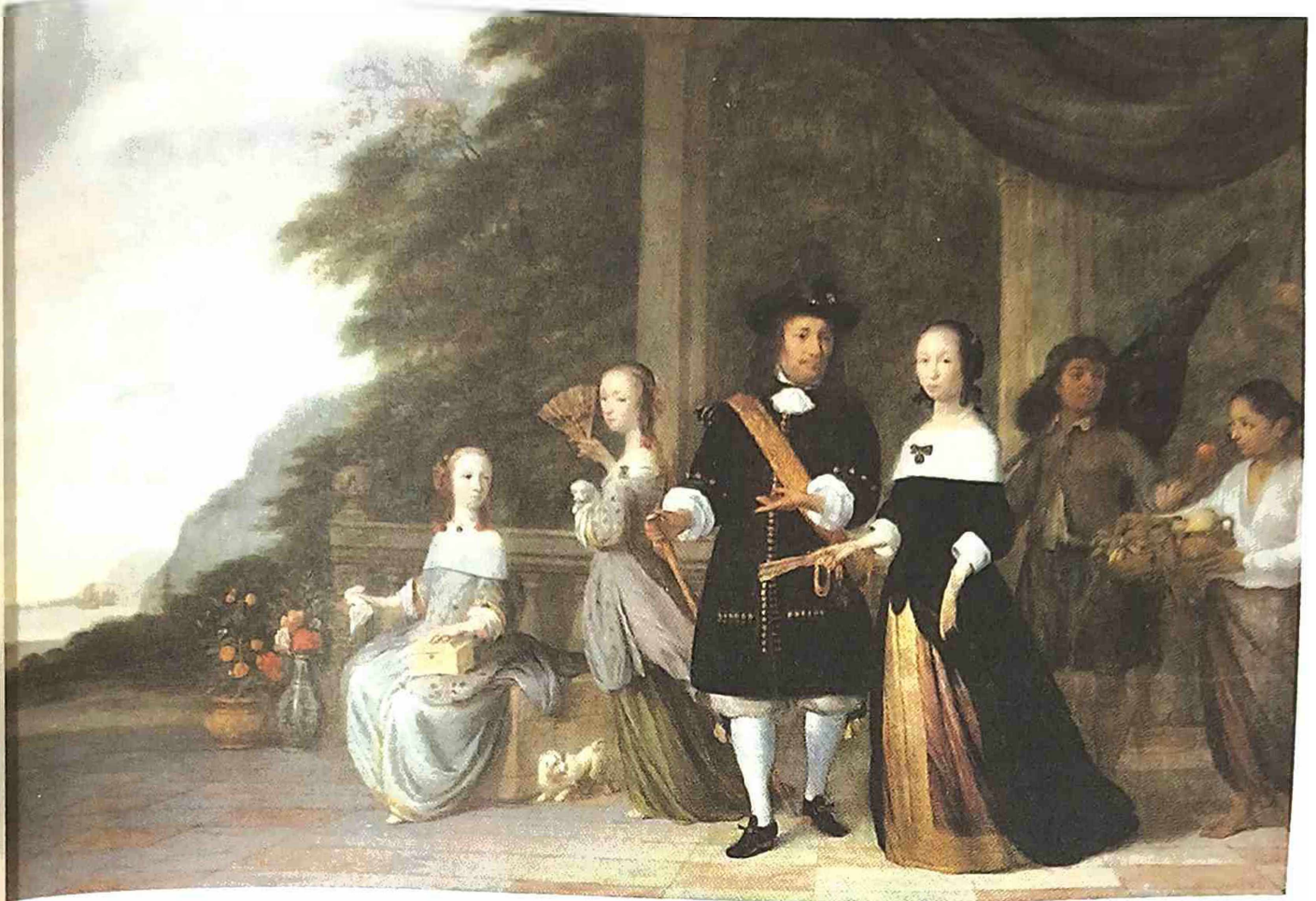
融合的鼻子和分离的感官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员工更愿意和东方女性结婚，因为她们可以建立起两个世界之间的联系，构成温暖的纽带和广阔的人脉网络，进而使其丈夫获取更大的利益。然而，她们尽管十分重要，在历史上通常默默无闻。在地籍登记册里有这样一个名字——科妮莉亚·范·奈耶诺德（Cornelia van Nijenrode）。她是荷兰东印度公司高层科内利斯·范·奈耶诺德（Cornelis van Nijenrode）和小妾苏里什（Surishia）的女儿，日荷混血。在21岁那年，接受基督教教育的科妮莉亚嫁给了会计彼得·克诺尔（Pieter Cnoll）。在巴达维亚（现在的雅加达），他们拥有数十

名奴隶和一座乡间大别墅。这对小夫妻共养育了6个女儿和2个儿子。画家雅各布·科曼（Jacob Coeman）描绘了他们和其中2个女儿共处的时光，这幅画现藏于荷兰国立博物馆。这幅作品展示了这个家庭在巴达维亚的财富和地位，光鲜时髦的衣服就是最好的证据。女儿们的相貌似乎是夫妻的综合体：眼睛有些狭长，鼻梁比妈妈的高挺一些，但没有爸爸的那么挺。她们的发色非常浅，和彼得的褐色头发相比，更偏向金色，而科妮莉亚在画中长着一头乌黑的秀发。

不管是坐着还是站着，这个家庭中的成员的姿势都有些僵硬，和最右边笼罩在阴影下的两个年轻人——彼得和科妮莉亚——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两个人也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小故事。那个穿着短裤、扛着旗子的男孩没有像克诺尔一家一样看向画家，而是把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旁边的女孩身上。她穿着朴素，梳着黑色的发髻。这两个“路人甲”不像其他人那样装腔作势，他们的身份也随之揭开：他们是不得不为这个家庭服务的奴隶。

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他们被视为背景板，但至少其中的一个角色会走上前，出现在历史舞台。那个男孩很有可能是巴厘岛的自由战士，翁东·苏拉巴蒂（Untung Surapati）。在克诺



雅各布·科曼 (Jacob Coeman) 创作，
《彼得·克诺尔，科妮莉亚·范·奈
耶诺德，他们的女儿和两个奴隶》
(*Pieter Cnoll, Cornelia van Nijenrode,
hun dochters en twee tot slaaf gemaakte
bedienden*), 1665年。图中。翁东·苏
拉巴蒂 (Untung Surapati) 把一只桃
子举在年轻女仆的鼻子下方

尔去世之前，他一直在这里工作和生活，后来开始反抗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这幅画中，女孩端着的果盘里有香蕉和其他水果，他挑了一个看起来像桃子的水果，放在女孩的鼻子下面。从“嗅觉凝视”来看，他们的姿态很亲密。身穿宽松上衣的女仆闻着水果香甜的气味，用有些不情愿的眼神看向男孩。尽管她穿的上衣是为了主人的画才准备的，但在她的鼻腔里展开了一个世界——一个只有她能感知到的世界。和画中的其他人相比，她的鼻子很引人注目，略微凸出，可能是画家想用视觉手法来表现原本看不到的嗅觉活动。“用鼻子看”是一句荷兰俚语，表示看东西不仔细。但这么做的人，有时候“看”到的比别人更多。

但是科曼为什么要在这幅画里描绘这个场景呢？17世纪的图像通常充满了隐喻和意象，艺术史的一个分支——图像志，就是专门研究破译这一点的。在17世纪，嗅觉（以及触觉和味觉）仍然被认为是“低级”感官。哲学家们所说的“低级”指的是色情的、兽性的、平庸的和直白的，它不会引发沉思，而只会带来直接的感知和身体的生理反应，比如恐惧、快乐、欲望。与之相对的是视觉，一种所谓的“高级”感官（像听觉一样），它可以使人们在身体上甚至在精神上与感知对象

保持距离。因此，视觉和美学、精神文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反映”“映射”“世界观”这类词就是这么来的）。嗅觉不是一种认知，而是一种亲近的体验。这使画中阴影里的小场景更加亲密：如果愿意的话，每个人都可以和他人对视，但只有这个角落里的人才能闻到水果的芳香。观众只能充分发挥想象力才能体验到这个充满香气的微世界（不过这也很困难，前文提到的科学家埃普·科斯特研究发现，只有 1/3 的人能想象出气味）。画家很有可能在有意地对比这两个阶级，不仅描绘了衣着和姿态的不同，而且注重刻画内在的感官等级的微妙差异。这种阶级划分不是直接的种族主义（尽管这肯定存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学。所谓文明的上层阶级与理智的视觉和听觉联系在一起，而“不文明”的莽夫主要用嗅觉（被动和主动）、触觉和味觉来做决定。因此，“多管闲事”（荷兰语“Je neus ergens in steken”，字面翻译为“把鼻子伸进……”）无异于反抗权威！

9

6

为什么达尔文差点儿
没登上「小猎犬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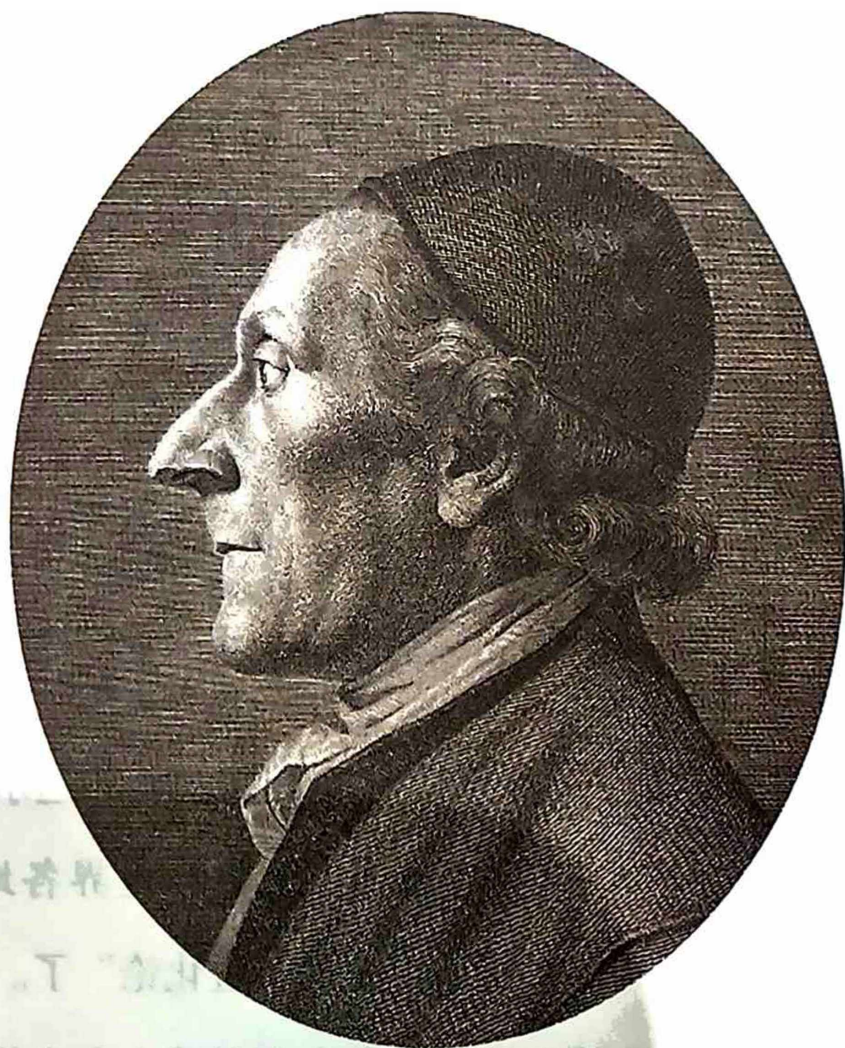
「聪明人」拉瓦特的影响

我绝对不是唯一有“鼻子情结”的人。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就差点儿因为他的鼻子改变了命运。“小猎犬号”（H. M. S. Beagle，也称“贝格尔号”）的船长罗伯特·菲茨罗伊（Robert Fitz-Roy），只看了达尔文的鼻子一眼就断定他品行不端。达尔文后来记录下了这次经历：

“慢慢地，我和菲茨罗伊船长越来越熟悉彼此，也听说了因为我的鼻子差点儿被拒绝的事。……他怀疑长我这种鼻子的人不具备探险所需的能力和决心。”

最后，菲茨罗伊“大发慈悲”，让年轻热情的达尔文登上了“小猎犬号”。1831年至1836年，他们在世界各地航行。如果没有他的心软，可能就没有后来的“进化论”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正是建立在这几年探险的基础上的。

菲茨罗伊船长是约翰·卡斯珀·拉瓦特（Johann Caspar Lavater）的忠实粉丝。这位瑞士哲学家使面相学再度被世人关注，他还在欧洲出版了几本脍炙人口的书。他的追随者很多，其中不乏名人，比如艺术家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就是他极为狂热的追随者之一。对达尔文来说不幸的是，拉瓦特在19世纪仍然被许多人支持。



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创作，《约翰·卡斯珀·拉瓦特肖像》
（*Portret van Johann Caspar Lavater*），1800年

他到底是如何看待面相学的呢？根据古代的教义，面部某些部位（比如嘴巴、下巴、眼睛、鼻子）的形状，能反映出人的性格。脸的主人无法影响坚硬的部位，比如骨骼，但可以影响较软的部位，比如肌肉、软骨和脂肪。后天的（不是生下来就有的）特征则包括鹰钩鼻、下坠的耳朵和凸出的眼睛等。与他的前辈亚里士多德和德拉·波塔（Della Porta）相比，拉瓦特更详细地描述了各式各样的外貌特征，眼睛大、嘴唇薄而且面色偏棕、偏蓝的人是拉瓦特眼中不适合交往的人，这种面相被称为“犹大脸”（Judas），即“背叛者的脸”。鼻子在拉瓦特的理论中也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从面相学讲，好的鼻子决定了面部的比例协调……它从额头的底部到面部下方的起点。”

为了更精细地分析面部器官，拉瓦特甚至使用了数学模型。角度、比例和大小是主要指标，当然了，拉瓦特本人的鼻子是完美的，体现了学者的“正直”。布莱克画下了拉瓦特的侧脸，以此更好地突出他的面部特征。在这幅肖像画中，略微弯曲的鼻梁高高地跨在眼睛和上唇之间，鼻梁和眉骨连接的部位向下凹陷，鼻尖骄傲地挺在前面。这是个值得主人



乔治·里士满（George Richmond）创作，《查尔斯·达尔文肖像》（*Portret van Charles Darwin*），约 1830 年。画中达尔文的鼻子很文雅

骄傲的精致的鼻子。

虽然，在我们现在看来，拉瓦特的鼻子分析不仅荒谬，而且繁冗得让人眼花缭乱，但被许多人认可的一点是，他归纳了一些简洁易懂的鼻子的基本类型（见表 2）：

表2 拉瓦特对鼻子基本类型及其对应性格特征的分类

鼻子的形状 (类型)	性格特征
鹰钩鼻或罗马鼻	专横、喜怒无常
鼻梁宽大的鼻子	心智成熟
侧面有起伏的鼻子	追求感官满足
中间很宽的鼻子	虚荣、油嘴滑舌、虚伪
山根弯曲的鼻子	天生的领导者，果断坚决
鼻孔小的鼻子	害羞
尖鼻子	热情
人中很长的鼻子	谨慎
扁平的短鼻子	好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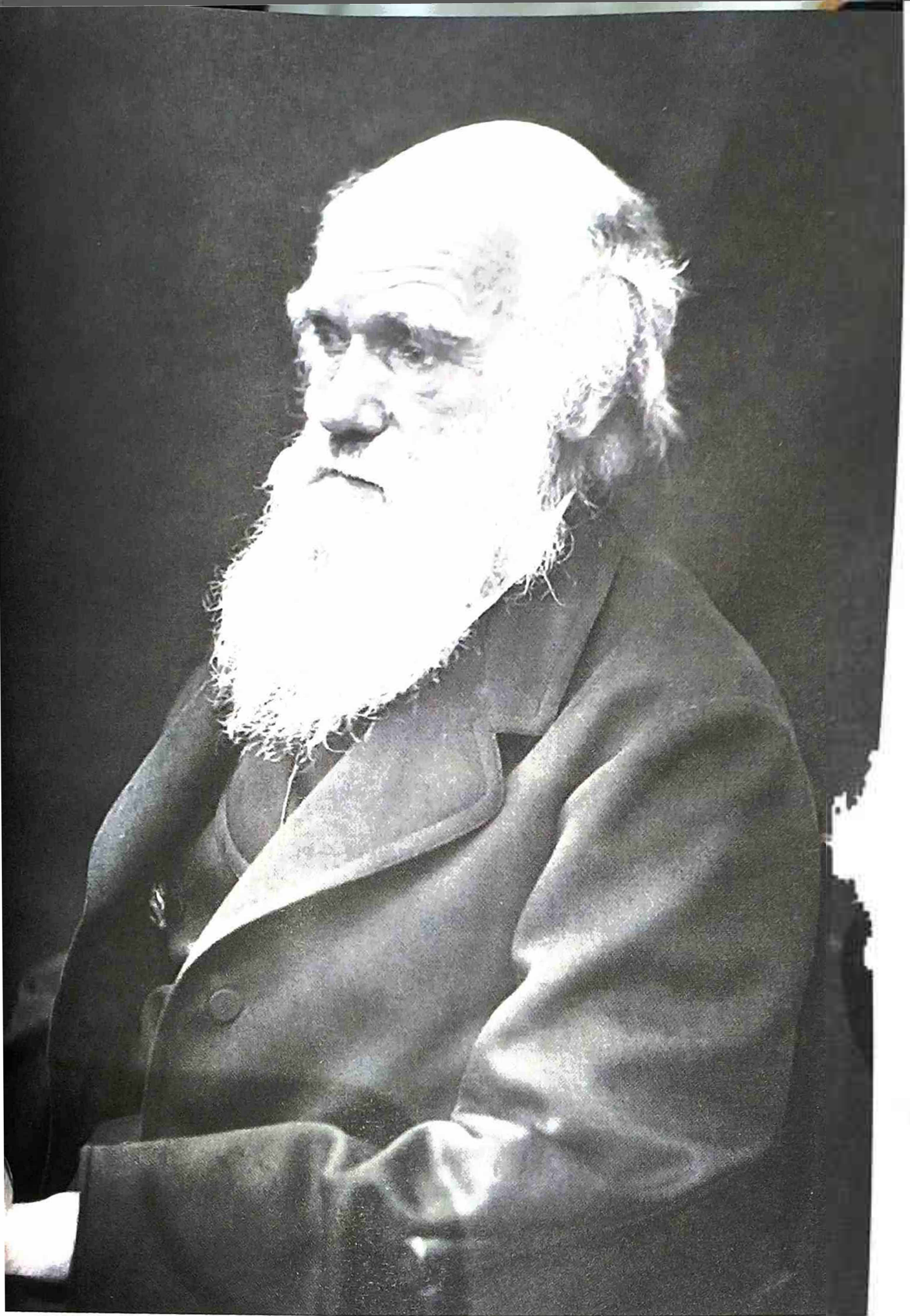
我们可以看到，这与亚里士多德的分类有一些不同。亚里士多德认为尖鼻子代表挑剔、有心计，而不是热情；根据他的分类，拉瓦特这种细长的鼻子代表着虚荣和好奇。

在拉瓦特的追随者眼里，达尔文的鼻子为什么“不对劲”呢？让我们先来好好观察一下他的鼻子。茱莉亚·玛格

丽特·卡梅隆（Julia Margaret Cameron）在1869年为达尔文拍过一张照片，那时他已经快60岁了。照片中强烈的明暗对比，让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达尔文鼻子的细节：个头并不是非常大，但山根又短又窄，向下越来越宽，最后呈现出水滴状。他的鼻尖略微凸出，甚至比鼻翼还要宽一些。而乔治·里士满在1830年左右绘制的达尔文肖像画中，对这个鼻子的描绘截然不同：鼻梁整体的宽度没什么变化，鼻头又小又尖，鼻翼是最宽的部分，但不算过分。当然，当时的达尔文更年轻，但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他的鼻子有如此大的变化。更合理的解释是，面相学的观念影响了画家，让后来的画家认为人物的外形与性格必须相匹配，因此对鼻子进行了美化。

根据菲茨罗伊不太正面的评价，他认为达尔文（和拉瓦特相比）相对较短的鼻梁代表心智不够成熟，圆润的鼻头代表缺乏激情，相对较小的鼻孔代表胆小怕事。这可不是一个严肃、勇敢的科学家“该有的鼻子”，他可不想和这个鼻子的主人在海上一起待上几个月。

后来，达尔文并没有回避对自己鼻子的讨论，有时甚至会引发关于自然选择和神的旨意的讨论。在给他的朋友——高度虔诚的植物学家查尔斯·莱尔（Charles Lyell）的信中，达尔文



茱莉亚·玛格丽特·卡梅隆 (Julia Margaret Cameron) 创作,《查尔斯·达尔文肖像》(Portrait of Charles Darwin), 1869年。在这张照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达尔文鼻子的细节

嘲讽地问道，他是不是真的认为自己的鼻子是为了更高的目的而设计的：

“您能否诚实地告诉我（我会非常感谢的），您真的相信我的鼻子的形状（嗯哼）是‘由一个智慧的理由引导和决定’的吗？”

莱尔答应他会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但并没有给出答案。达尔文也没有放过自己的鼻子，因为在他给美国植物学家阿萨·格雷（Asa Gray）的信中，也提到了他和莱尔有关鼻子的对话。他重申了自己的信念，认为鼻子的形状不可能有深思熟虑的、神圣的（智慧的）设计。他发现鸽子也有类似形状的喙，这究竟是“上帝”介入了，还是自然选择（达尔文甚至故意用大写字母来强调对自然选择的坚定信念）的结果？

生理学的难处

我们现在可能会震惊于“小猎犬号”船长的落后思想，但在当时，这种思想非常流行。而且，现代人在这方面可能没怎

么“进化”。2006年，珍妮·威利斯（Janine Willis）和亚历山大·托多罗夫（Alexander Todorov）研究发现，人们会在一秒钟内“读懂”陌生的面孔，然后得出关于此人的性格及其成功与否的结论。对于这种肤浅的看法，测试对象之间也有共识。我们甚至会根据面部特征产生的偏见影响行为。例如，我们更有可能投票给看起来“有能力”的政治家，娃娃脸的男人则比宽下巴的男人更有可能被判无罪。

事实上，我们的脸型和内部性格几乎没有任何联系。圣安德鲁斯大学科学家安东尼·利特尔（Anthony Little）和大卫·佩雷特（David Perrett）发现，对面孔的初步解读几乎从不符合其主人的实际特征——但人们的固有印象可不容易被改变。

拿破仑的尖鼻子

19世纪的鼻科学

不管是字面意义还是潜在意义，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s）的鼻子都很尖。这位欧洲国王不仅在许多肖像画中都长着尖尖的鼻子（我们现在知道，其中可能存在艺术家的加工成分），而且以非常敏锐的嗅觉而闻名。

他的秘书在 1842 年出版的日记中透露，拿破仑对气味非常敏感。滑铁卢一战后，战败的拿破仑被运送到圣赫勒拿岛时，新涂漆的“诺森伯兰号”船的气味使他病人膏肓。出于同样的原因，到岛上的好几天后他才搬进朗伍德。他每天都派人去闻小木屋的空气是否清新，而他将在那里度过余生。拿破仑的仆人路易斯·康斯坦特·韦里（Louis Constant Wairy）注意到，拿破仑在卧室里会用小银碗烧芦荟木、糖和醋。

韦里还记得，他从马德里接来一位被拿破仑看上的漂亮女孩，但拿破仑的鼻子并不认可。拿破仑在闻到她身上的气味后，就把她送走了。但他的妻子，约瑟芬·德·博阿尔内

(Joséphine de Beauharnais) 身上的味道一定令他兴奋。如果拿破仑从战场上寄回的信件属实的话，“我大概三天后回家，别再洗澡了”可以证明这一点。拿破仑反对妻子大量使用麝香。博阿尔内是这种香料（由麝类动物的腺体分泌而成）的重度消费者，以至于数百年后，她的房间仍然弥漫着这种气味。带着浓郁的动物气息的麝香与清新、提神的古龙香水气味完全不同，后者是她英勇的丈夫最喜欢的香水。拿破仑非常沉迷这种香水，它的名字来源于发明地 [它的发明者可能不是一个德国人，而是意大利人吉欧凡尼·马利亚·法利纳 (Giovanni Maria Farina)]。其极具特色的成分之一是清爽的迷迭香，此外也加入了清新酸爽的柑橘类水果，如佛手柑和橙子。甚至在最后的决战中，拿破仑一定也闻到了它的味道——他不仅每天喷古龙香水，还在靴子里装有一个圆柱形的香水瓶。

不管怎样，“鼻子馆”没有复刻拿破仑的传奇鼻子还是挺可惜的。然而，博物馆里众所周知的老旧气味（曾经的博物馆的确闻起来很旧）确实无法体现出拿破仑对清新气味的喜爱，古龙香水可能更合适博物馆，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仅可以欣赏他的鼻子，还可以闻到让他如此愉悦的香气了。2021年，化学家帕尔韦兹·哈里斯 (Parvez Haris) 称，对拿破仑

来说，过度使用香水可能是致命的。过量的精油可能是他英年早逝的原因之一。因此，他那本想用来保护自己免受有害烟雾侵害的香水，反而成了他真正的“滑铁卢”原因所在。

鼻科学家拿破仑

拿破仑，这位著名的科西嘉人不仅对气味敏感，对鼻子也如此。据说这位皇帝曾根据鼻子的大小来挑选部下。“当必须完成脑力劳动时，我会尽可能选择一个长鼻子的人”，这是拿破仑不为人知的一句名言。难怪他被追溯为“鼻科学家”。“鼻科学”是19世纪专门研究鼻子的面相学分支。其观点认为，除了鼻子，身体的其他部位几乎没有什么作用，就像拉瓦特的观点一样。这似乎也不那么科学。值得注意的是，其所使用的术语本质上是地理性的或特定人群的描述，例如“希腊式”或“罗马式”。这与国家概念和种族概念的崛起不谋而合。鼻科学家伊登·沃里克（Eden Warwick）——乔治·贾贝特（George Jabet）的化名——指出，至少有6种类型（见表3）：

表3 沃里克对鼻子类型及其对应性格特征的分类

鼻子的形状 (类型)	性格特征
希腊式 (直鼻)	性情优雅、爱好艺术、精力充沛
罗马式 (鼻梁微微凸起)	坚决、富有精力、果断、缺乏技巧
沉思式 (鼻头扁, 鼻孔大)	有智慧、善于思考
犹太式 / 叙利亚式 (鼻梁转折清晰)	机智、聪明、世俗、洞察人心
天空式 (鼻梁中空)	感性、精明、性格软弱、傲慢、残暴
钝式 (鼻梁扁平且短)	性格软弱、傲慢、暴力

一位匿名的艺术家在沃里克的小册子《鼻子笔记》(Notes on Noses) 的木刻版画中以非常清晰的方式描绘了这些类型。图中(见 125 页图)从左到右大致显示了表 3 中从上到下的顺序。希腊式鼻子是最尊贵的, 而塌鼻子, 在英语中被称为“snub”(像“帽子”一样遮住了鼻头)是最底层的。这位鼻科学家认为这种相当扁平的短鼻子是发育不全的表现, 而鼻头宽、鼻孔大的沉思式鼻子则代表着智慧。

当然, 这些标准形式有各种各样的组合。同样需要注意的是, 每种鼻子类型的含义还与性别有关。与此相关的大多

数理论和发明（现在仍然是这种情况）针对的群体是男性（想想那些只在男性身上测试过的药物），而非女性。但男女差异也有一些共性：例如，天空式鼻子对男性来说是很大的缺点，对女性来说却是迷人的，因为这种类型是感性的表现。这类关于鼻子类型的知识对提建议可能有点帮助，但也仅此而已了。小册子的作者声称，身为男人，你不会爱上一个大鼻子的女人，因为谁想要一个懂推理学的妻子？顺便一提，阅读



约 1852 年的木刻，描绘了鼻科学中已知的 6 种鼻子，从左到右：希腊式、罗马式、沉思式、犹太式、叙利亚式、天空式、镜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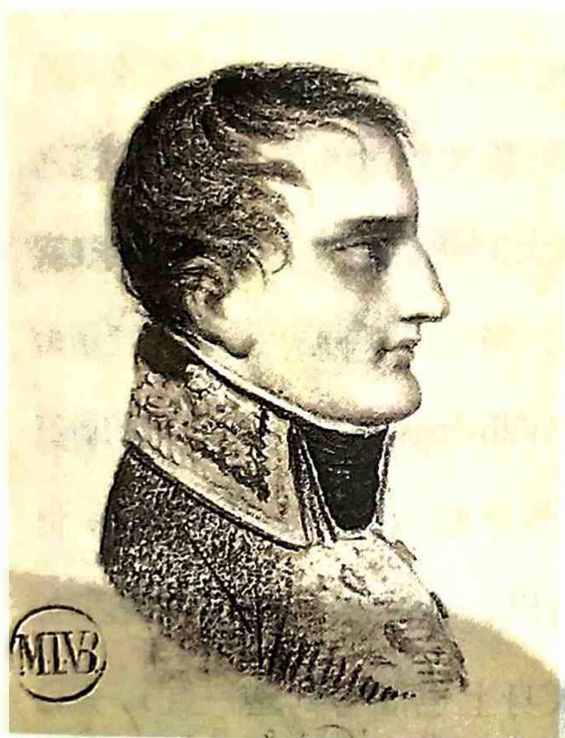
并不会让你的鼻子变大，因为根据这门不太精确的科学，性格是与生俱来的，你无法再改变它。他们认为，虽然都是天生的，但女人的鼻子很难与男人的相提并论。除非它的长度超过“塌鼻子”，因为“鼻子越长，地位越高”是无上信条，但这并不代表她很有魅力。

统治者的鼻子

根据沃里克的说法，拿破仑的鼻子符合希腊式。现存的一幅肖像绘制于1803年左右，即拿破仑作为第一执政官时期，据说是“取材于生活”。从这幅画中确实可以看出，他的鼻子与希腊式鼻型的侧面有些相似，尽管鼻梁并不像标准所要求的那么直。画里，他的眼睛深邃，鼻梁逐渐融入额头，尽显儒雅气质。

《鼻子笔记》的作者称，拿破仑的鼻子和另一位传奇统治者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de Grote）的鼻子很像。在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的陶瓷锦砖（即“马赛克”）画上可以欣赏到这位最著名的马其顿—希腊冒险家的形象。在由数千颗小石头组成的真人大小的画面中，亚历山大在马车上追赶波斯大流

大帝 (Darius de Grote)。我 20 多岁的时候看到这幅陶瓷锦砖作品时，就立刻爱上了它。石塑的亚历山大的侧脸与纸上的拿破仑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额头的角度、鼻子的长度，以及深陷的眼睛。对描绘拿破仑的 19 世纪的艺术家来说，亚历山大微微倾斜的侧脸是一种标准，它代表着跨历史的性格特点和地位，而不是外在特征。因此，希腊式鼻子似乎在 19 世纪得到了复兴。这并不奇怪，这一时期延伸出来的建筑和雕塑也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的古典时代。



左：马修斯·伊格那修斯·范·布里 (Mattheus Ignatius van Bree) 创作，《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1803 年。这里描绘的拿破仑长着典型的统治者的鼻子
右：《亚历山大大帝的陶瓷锦砖画》(Alexandermozaïek)，公元前 100 年

鼻子证词

拿破仑鼻子的真实模样是几乎不可能被复刻出来的。不管是他的肖像还是死亡面具，都没有提供真实的现实形象，人体的动态变化几乎不可能与更为静态的现实相协调。然而，他的同代人的描述被保存了下来，其中包括士兵丹尼斯·达维多夫（Dennis Davidov）的，这些描述很重要，因为它们证明了偏见的存在。在他第一次见到拿破仑后，达维多夫惊讶地发现他并没有大大的鹰钩鼻——这是他对意大利人的想象（科西嘉岛在拿破仑出生一年之后都属于意大利热那亚）。然而，他确实发现，拿破仑的鼻子大体是直的，略带些弧度。科学家亚历山大·威廉·冯·洪堡（Alexander Wilhelm von Humboldt）的研究可以支撑这一事实，他指出，虽然拿破仑的鼻梁微微弯曲，但没有太大的角度。他还简单地指出，在它高贵的主人说话时，它就开始动来动去（你在某些人身上也能看到这一点）。无论如何，这些证词清楚地表明，拿破仑的鼻子可能介于希腊式和罗马式之间。

个子小，鼻子大

人们通常错误地认为拿破仑身材矮小，这是英国负面宣传导致的问题。这位法国皇帝身高 1.68 米，这是他那个时代的平均身高。高估拿破仑鼻子的大小，也可能是宣传的结果。但与 21 世纪的观点相反，在当时这实际上是积极正面的。之前的章节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一件事：如果你想要别人倾听你的声音，那你需要一个大鼻子。伟大领袖的鼻子——包括像克娄巴特拉这样的女性的鼻子——在集体记忆中通常被描绘得比实际中更大。为了在视觉上传达出强烈的个性和力量，他们经常从侧面予以绘制。英文的“profile”（轮廓）也有“性格”的意思，也是从这里传承下来的。但可惜的是，如今这种描绘方式已经很少见了——除了在硬币上。

超现实主义的转变

拿破仑的鼻子在物质层面上化为尘埃后，依然能激发人

们的灵感。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不止一次，而是两次在《拿破仑的鼻子变成了在荒废之区与自己忧郁影子里散步的孕妇》（*Napoleons neus, getransformeerd in een zwangere vrouw, met melancholie zijn schaduw bewandelend tussen originele ruines*）这幅画中描绘了拿破仑的鼻子。虽然达利作品的标题通常不是那么明确，但这幅作品显然是。画中，我们的确看到了拿破仑的鼻子，首先是正面的肖像，然后是由岩石、山脉和树枝勾勒的轮廓，一个穿着蓝色衣服行走的孕妇变成了这位皇帝的鼻子。画的含义比标题更难理解，优秀的超现实主义艺术作品都是如此。但是一则弗洛伊德式的简短分析可以清楚地说明：鼻子似乎是生殖器的替代品。这就是为什么嗅觉器官和孕妇的肚子会融合在一起，由拐杖支撑的几种生殖器形状也证实了这一点。这位准母亲的忧郁情绪可能指向拿破仑无数的情人和几个私生子。前景中半身像的鼻子则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它被一个女人用棍子推开甚至刺穿了，角色似乎发生了颠倒。也许这反映了达利自己的受虐倾向？达利的妻子加拉（Gala）掌握着这段感情的主导权，还和其他男人交往，这也是为什么达利对她极度着迷。

但为什么他对拿破仑的鼻子如此着迷呢？达利在他的自传

中写道，他6岁时想成为一名厨师，7岁时想成为拿破仑，从那时起他的野心只增不减。那么他成功了吗？在他年事已高的时候，一位记者问他成为地球上最著名的艺术家是什么感觉，他回答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因为当人们在街上要我签名时，他们甚至不知道我到底是歌手、电影明星、作家还是疯子。”“达利”的名气已经超过了达利自己。

滑铁卢香水

在绘画中，鼻子、事件和其他东西都可以通过熟练的双手化为不朽，这都没有太大问题。但是我们历史上更脆弱的部分呢？你能重塑像气味这样稍纵即逝的东西吗？

当心爱的古龙香水在圣赫勒拿岛上用完的时候，拿破仑一定是绝望了。但以创造力丰富著称的他很快就找到了解决办法。他让他的助手路易斯·艾蒂安·圣丹尼斯 [Louis Etienne Saint Denis, 绰号“阿里”(Ali)] 在朗伍德的小图书馆里对古龙水的成分进行研究，古龙水在当时被称为“神奇之水”。阿里在岛上四处寻找合适的植物和水果，包括迷迭香和各种柑橘

类水果，为日渐颓唐的拿破仑重塑气味。这种香味一定给他带来了一些安慰。我们都有过这种经历，忽然闻到了某种意想不到的气味，它会毫无预兆地把你扔回记忆深处，让你突然觉得自己正坐在祖父的腿上或待在父母的家里。古龙香水的清新味道也许让拿破仑重温了他作为皇帝一统天下的全盛时期。拿破仑死后，人们在仪式上点燃了他最钟爱的香水，整片区域都被拿破仑破碎的梦淹没了。气味一吹就散，但配方不会。最后，阿里的实验笔记被交给了法国顶级香水师让·克里奥（Jean Kerleo），后者在1991年依照笔记复制了这款香水。这个版本（复刻品的复刻）现在被保存在凡尔赛的香水博物馆。

此外，在他被流放之前的滑铁卢之败，不仅在视觉上，而且在“寻找失去的气味”的背景下，作为一组易挥发的分子，被永久地保留下来。这个项目是我论文的一部分，包括与IFF香水公司（IFF Hilversum）和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的合作，其中国立博物馆的藏品就包括简·威廉·皮内曼（Jan Willem Pieneman）描绘拿破仑败北的画作。

在拿破仑战败的两个世纪后，IFF香水公司的调香师比吉特·西布兰兹（Birgit Sijbrands）和香水专家伯纳德·弗莱明（Bernardo Fleming）接受了一项挑战，即通过亲身经历者的描

述和研究，在瓶子里记录欧洲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事件之一。滑铁卢战役“闻”起来是什么味道？在士兵的日记中，并没有过多地谈论他们的伤势，而是主要讲述那些留下不可磨灭印象的可怕的声音和气味。当然，你永远无法用单单一种气味描述这场战争。战争生成的味道是动态且转瞬即逝的，肯定有不少气味钻进了当事人的鼻孔。那儿有上千匹马——它们可能比骑马的人更害怕——汗液和马粪闻起来有点儿像，带点儿甜味，还有烟熏味。IFF 香水公司有一种特殊的技术可以尽可能真实地再现这些气味，叫作“实时技术”。在这个过程中，物体周围的分子被“吸收”，并通过一种叫作“气相色谱”的方法进行分析。人们因恐惧出的汗——毫无疑问是有的——（对我们来说）应该变得更具穿透性。西布兰兹建议通过添加辛辣、令人作呕的物质来表现这种气味。然后是刺鼻的火药味，大多数人在烟花燃烧的时候可以闻到。还有一种滑铁卢战役特有的香气：雨水的气息——当时正在下雨。水分会导致泥土散发出不同的气味，即前文讨论过的泥土的芳香（petrichor）。此外，炸弹袭击会导致更深层的土壤被抛向空中，释放出潮湿的土味。还有一些清新而令人振奋的东西“漂浮”在这些气味上面。它一点一点地向我们的鼻孔移动，闻起来令人愉悦且易于辨

认，但有点儿格格不入。难道我们的祖母来了前线吗？没错，前线的一些士兵也会用古龙香水，只不过不像拿破仑的用量那么大而已。

这些都是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战场上的气味。但我们没有添加一种普遍令人厌恶的气味：腐烂的人类尸体的臭味——尸臭。没有任何其他气味能像腐烂的尸体气味一样令人反胃到想要逃跑。战地记者罗伯特·杜默斯（Robert Dulmers）向我描述了这段经历：整个人就像被黄蜂蜇了一下。甚至你还没有反应过来，这种气味就会让身体不自觉地躲避。即使你以前从来没闻过，身体的每一个细胞也都会知道，这是死人的气味。

对博物馆的参观者来说，这种气味实在是太过火了。

国立博物馆至今仍在家庭导览项目中使用这种“滑铁卢香水”。我们和博物馆的教育部门一起分析了它对游客的影响，结果非常神奇。有人告诉我，当她闻到马的气味时，仿佛突然看到皮耶曼画上的马在动。还有人反映，他们觉得自己不是在看这幅画，而是置身画内。声称想起祖母的游客也很多。特别的是，这种气味会让人们的视线转向画面顶部漆黑的天空和底部潮湿的泥土。战马恐惧的眼睛也一下子变成了聚光灯。“当你闻到的时候，也能看到更多”，这是我的座右铭。

在另一场展览中，更让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在我引导的一群视障人士中，有一位摄影师叫汉内斯·沃尔拉芬（Hannes Wallrafen），他是后天失明的。他觉得自己获得了一种全新的看待事物的方法。“我已经知道自己能用耳朵‘看’东西了，但现在，我发现我也能通过鼻孔‘看’了，”他向我吐露心声，“展览馆里复杂的内容忽然变得触手可及。”对几乎每一位博物馆参观者来说，气味的使用都增益不少。但是对不能依靠眼睛来欣赏的人来说，这真的打开了一个新世界。

11

6

别把它挂在我的鼻子上

童话故事中的典型鼻子

在所有虚构故事里的大鼻子中，女巫的鼻子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她们的嗅觉器官往往有着异于常人的比例。它们的形状是如此怪异，以至于人们无法再将其归属于“提高地位”的范畴。多数情况下，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都会把巫婆这类角色描绘得面目可憎。疣子、稻草般的头发和突出的下巴往往会成为她们作为反派的标配。例如，斯拉夫（Slavische）地区最有名的女巫芭芭·雅加（Baba Yaga）的鼻子就被插画师伊万·比里宾（Ivan Bilibin）画成了难看的紫灰色，他以夸张和怪诞的手法突出了女巫的衰老和丑陋。而除丑陋的外表之外，童话中的女巫往往具有相当黑暗的性格，她们通常集残忍、刻薄和自私为一身。就比如格林兄弟笔下的女巫，她让格蕾特把自己的弟弟养胖是为了有朝一日能饱餐一顿。

女巫典型的外貌和性格特征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这足以证明，早在 20 世纪，面相学就是一个颇受人们重视的话



伊万·比里宾 (Ivan Billbin) 创作,《芭芭·雅加》(Baba Yaga), 1900 年

题。例如在《绿野仙踪》(De Toveraar van Oz) 一书中,多萝茜 (Doortje) 曾惊讶地问一个女巫为什么拥有如此美丽的容貌。女巫回答称,人们公认只有坏女巫才长得奇丑无比。在 1939 年由青年演员朱迪·加兰 (Judy Garland) 主演的改编的同名电

影中，她与“西方女巫”用不同鼻音来区分性格，这一表现手法也明确展示了鼻子及性格的差异。多萝茜高挺的公主鼻与女巫普遍的鹰钩鼻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仿佛连多萝茜的嗅觉器官都对邪恶产生了厌恶。扮演女巫的演员玛格丽特·汉密尔顿(Margaret Hamilton)几乎不怎么需要化妆就能达到效果。在看到她倒钩的鼻尖和弯曲的鼻梁后，导演认定她就是为这个角色而生的。化妆师需要做的仅仅是把她的鼻梁根部垫起来一块。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她在刚出道时经常被人（甚至是自己的父亲）建议去做整形手术。然而她拒绝了这些提议，本着“不漂亮的人就应该搞笑”的精神专注于喜剧。虽然她也扮演了许多其他类型的角色，但她的绿女巫形象已经深深地留在了观众的记忆中。

早在15世纪至18世纪，也就是在童话故事中的女巫形象出现之前，所谓的“女巫”就已经受到了人们的迫害。数以千计被人们扣上“女巫”帽子的女性死在了火刑柱和绞刑架上。这种“猎巫行动”在欧洲和美洲均有发生，直到今时今日，塞勒姆镇(Salem)仍因16—17世纪残害女巫的事件闻名于世。当庄稼歉收的时候，人们就会把女人推出来充当替罪羊。他们认为只有那些被套进麻袋后不能在水上漂起来的女性才不是女

巫。毕竟有传言称女巫是不受重力影响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她们能骑着扫帚飞行。然而当女人们在水中缓缓沉没，以至于足以证明自己清白的时候，一切也都已经太迟了。

把女巫描绘成长着令人讨厌的大鼻子的老女人的行为实际上是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体现。哲学家莫娜·霍勒（Mona Chollet）在她的《保卫女巫：女巫狩猎的遗产以及女性仍在受审的原因》（*Heksen—Eerherstel voor de vrouw als rebel*）一书中谈到了这一点。

“对被称为‘女巫’的妇女的妖魔化……人们怀疑女巫会进行安息日活动或者组建自己的教堂，就像怀疑犹太人会密谋摧毁基督教一样，巧的是，后者也被认为长着鹰钩鼻。”

这样的鼻子在阿尔布雷希特·杜勒（Albrecht Dürers）于1500年左右创作的女巫题材的版画作品中亦有所展示。在画家笔下，女巫充满力量感的轮廓在原本均匀的天空下显得格外突出。杜勒利用她鼻子的形状来暗示所谓的“自卑心”。而关于“超过一定年纪的女性就失去了她们的价值”这一点，《小红帽》（*Rood kapje*）给出了例子。在《小红帽》原著中，小女孩衣服

的颜色隐喻了她首次生理期，从而代表她已经具备了生育能力。在未被改编的结局中，她最终没有被狼吃掉，而是与狼同床共枕；她的祖母却葬身狼口——因为以她的年纪已经无法再提供性服务。

此外，随着罗尔德·达尔（Roald Dahl）的畅销书《女巫们》（*The Witches*）的改编电影于2020年上映，“残障歧视”也被列入偏见的名单中。作家和残疾问题研究专家皮特·德沃斯（Piet Devos）发表影评：在这部影片中，你可以看到达尔笔下的女巫不仅具备各种传统特征，还有残疾、四肢不全和断指等特点——这是一种将道德上应受到的谴责转化为非正常身体形态的悠久“传统”。

此后，华纳兄弟公司向受到冒犯的社会群体进行了道歉。

不过有意思的是，这部影片里的角色的鼻子大小都比较正常。然而这种改变仅针对年轻的女巫，因为鼻子从来不会停止生长，它们确实只有在我们生命的最后阶段才能达到最大尺寸。你或许不禁会想，当你通过这个器官进行最后一次呼吸时，它会比现在的长几毫米呢？

前文提到的鼻科学家沃里克认为，虽然我们不至于认为所有女性都没有任何性格特点，但是这些特点显然没有男性那么

明显。柔和的气质、小巧或扁平的鼻子，会被男性群体视为令人自惭形秽的特点，同样形态的鼻子在女性中却因代表谦逊而受到欢迎。他解释说，没有人会想娶一个博览群书的聪明女人。就我个人而言，人们对女巫硕大鼻子的厌恶也恰恰说明了这一点：一个曾经（现在也是）由男性目光主导的世界暗含着对充满智慧和能力的女性的恐惧。

匹诺曹的反思

在这一章节的所有故事中，我最不愿写到的就是匹诺曹的故事。我一直觉得这个童话故事的主人公并不让人喜欢，但我说不清为什么。当别人认为你说谎的时候，他们就会指着你的鼻子说：“你的鼻子变长了！”因为著名的木偶匹诺曹（这种木偶在意大利语中被称为“pino”）在说谎的时候鼻子会不可控制地变长。我大概是觉得把鼻子的大小与说谎与否联系起来是一件相当令人恼火的事（顺带一提，事实证明，当我们撒谎时，我们的鼻子确实会稍微变大，因为那时候会有更多的血液流经它们）。除此之外，我还觉得匹诺曹看起来

一点儿也不像童话故事的主角，这个故事对我也没有任何吸引力。在我眼中，匹诺曹只是一个缺乏生命力的木偶，穿着无趣的衣服，戴着尖尖的红绿相间的帽子——这种搭配只有在圣诞节时才显得不那么让人难以接受，可即便是在圣诞节期间，我同样会觉得这种搭配很晃眼睛。

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木偶奇遇记》（*De avonturen van Pinocchio*）确实十分著名且有不容错过的标志性。到底是何种灵感让作者决定把长着长鼻子的会说谎的木偶这样一个荒谬的形象作为主角呢？童话作家卡洛·洛伦齐尼（Carlo Lorenzini），也就是众所周知的科洛迪（Collodi）于1881年首次出版《木偶奇遇记》并立即大获成功。它讲述了孤独的木匠杰佩托（Gepetto，“ceppo”意为“树桩”）制作了一个名为匹诺曹的木偶。在经过“蓝仙女”施法后，匹诺曹获得了说话和思考的能力，拥有了情感与自我意识，这使他能够反思自己的存在，并意识到自己与“真正的”小男孩不一样，这让他感到十分伤心。说实话，这一点让我对他产生了一丝同情（可能是因为我刚刚生了一个儿子）。

但这并不足以解释作者让鼻子这个人体器官不断变长的意义。难道作者想通过这个弗洛伊德式的隐喻表达，随着鼻

子形态的变化，匹诺曹逐渐从一个没有生机的木偶变成了人类？这种解释听起来就很荒唐。而科洛迪在他的另一本书中给出了答案。他在《欢乐笔记》(*Note Gaie*) 中写道：“要想在灵魂之镜中隐藏真相，就必须在真正的鼻子上装上一个纸糊的假鼻子。”很显然，鼻子是不能说谎的，变长的鼻子只是一种在谎言中扭曲的灵魂的映射。

那么木偶的灵魂又该怎么解释呢？毕竟匹诺曹的精神状态波动是相当大的：虽然他本性不坏，不过他也具备相当多的人性的弱点。有时他会和阴暗的人结交，容易受到利益的引诱从而上当受骗。这些卑劣的行为迫使他一再用谎言掩饰自己，然而——正如我们所知——不断变长的鼻子使他无法掩盖真相。匹诺曹的木头鼻子及其作为木偶拥有的性格和情感一样是动态的，然而，这两点在现实生活中恰恰相反。我从中得到的启示是，木偶匹诺曹并不是一个真真正正的人，而是处在向人类进化的过程中，这不仅体现在道德方面，更体现在他的灵魂深处。作者通过刻画一个形态不稳定的嗅觉器官来表达这一点。匹诺曹在这则童话故事结尾改正了自己的缺点，令他和杰佩托高兴的是，他最终被蓝仙女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男孩。作为性格和精神世界成熟的表现，他的鼻

子的大小也再也不会改变了。

鼻子就是鼻子：特里斯舛·项狄（Tristram Shandy） 和匹诺曹

文学学者乔治亚·潘特利（Georgia Panteli）在维也纳工作时有一个令人惊讶的发现：匹诺曹故事中的部分灵感，很有可能来自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的著名小说《绅士特里斯舛·项狄（Tristram Shandy）的生平与见解》（*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Tristram Shandy, Gentleman van Laurence Sterne*）中的人物哈芬·斯劳肯贝吉斯（Hafen Slawkenbergius）。科洛迪似乎是斯特恩的忠实崇拜者。他不仅在写作风格上模仿斯特恩，还在内容上做了一定程度的参考。斯特恩笔下的角色哈芬——拥有一个相当长的真正的鼻子——是一个鼻科学家。他曾写过一本虚构的小说《鼻子》（*Nasis*），以讲述世上所有鼻子的形状以及从这些鼻形能看到的主人的信息。他的鼻学分析也涉及特里斯舛（Tristram）的祖先。在命运的安排下，这位主人公的祖先有着相当扁平的鼻子，这种特征也侧面反映了他低下的社会地位。

在故事中，他不得不向妻子（妻子的鼻子比他的更高挺）支付不成比例的巨额聘礼。尽管到了特里斯舛这一代，家族成员们的鼻子比例已经趋于正常，但金钱上的损失以及对身世的隐喻仍然刻在他的名字上。

顺便说一句，斯特恩本人并不是流行的鼻科学的支持者。因此，他写道：

“我对鼻子的定义如下……我在此声明，在这一篇幅颇长的关于鼻子的章节中，以及在我的作品中出现‘鼻子’一词的任何其他部分，这个词仅仅代指鼻子本身，没有更多的引申义。”

通过这些信息，我们可以推测出斯特恩对鼻科学是有些嗤之以鼻的，而科洛迪也继承了这一点。

鼻子的历史：第二个匹诺曹？

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中收藏着一幅奇特的印刷作品，名为《鼻子的历史》（*De geschiedenis van een neus*）。这是一组叙事

画，没错——主角是一个长着会变大的鼻子的小男孩。不难猜到，科洛迪的童话就是这部作品的灵感来源。事实上，米什莱（Michelet）在1886年绘制的彩色石版画正是在这个著名的童话故事出现几年后诞生的，然而她的作品展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教育意义。

荷兰这个国家有一个略带“迂腐”气息的传统，即致力于将孩子们培养得正直。这一点从庆祝圣尼古拉斯节的活动中就可见一斑：不听话的小孩会被套进麻袋里带到西班牙。因此我母亲在儿时每当12月5日临近时都会感到害怕。这部作品也因同样的原因叫人不禁产生恐惧。尽管它原本是一组法语叙事画，但是它的荷兰语译本同样引起了很多父母的注意。在这组叙事画中，一位母亲试图劝阻她的儿子不要挖鼻孔，并向他暗示断臂维纳斯就是因此而失去手臂的。只是这么口头说说当然没用，直到有一天，小孩子在照镜子时发现他的鼻孔真的被自己撑大了，他的同学们也开始笑话他的大鼻子，还往他身上扔黑麦面包——就像在动物园里喂大象一样。他只好请来医生帮助他，于是医生就把他的鼻子切掉了。医生还把切下来的大鼻子保存了下来，好让他自己的孩子了解不良习惯的后果。

在这部作品中，鼻子变大是不良习惯带来的悲惨结果，

DE GESCHIEDENIS VAN EEN NEUS.



De kleine meisje is de dochter van den heer van de straat.



De moeder van het meisje gaat met hem naar school.



Zij wachte lang op hem, want hij was niet thuis.



Hans leucht op hem, want het beeld van de Anna van Milt is op de hoek van de straat.



Als hij thuis is, doet hij niet, want hij is niet thuis.



Kijk eens naar de neus van het meisje, die is zoo mooi.



De straatgenooten liepen hem na en deden opproepen tegen zijn neus.



Wat hij gewoonten heeft, de moeder van hem, om te vertellen van de neus van het meisje, die is zoo mooi.



Hij is een man, die is zoo oud, dat hij niet meer kan werken.



Gerrit geeft en te het il rende vader van het meisje, dat is de neus van het meisje, die is zoo moo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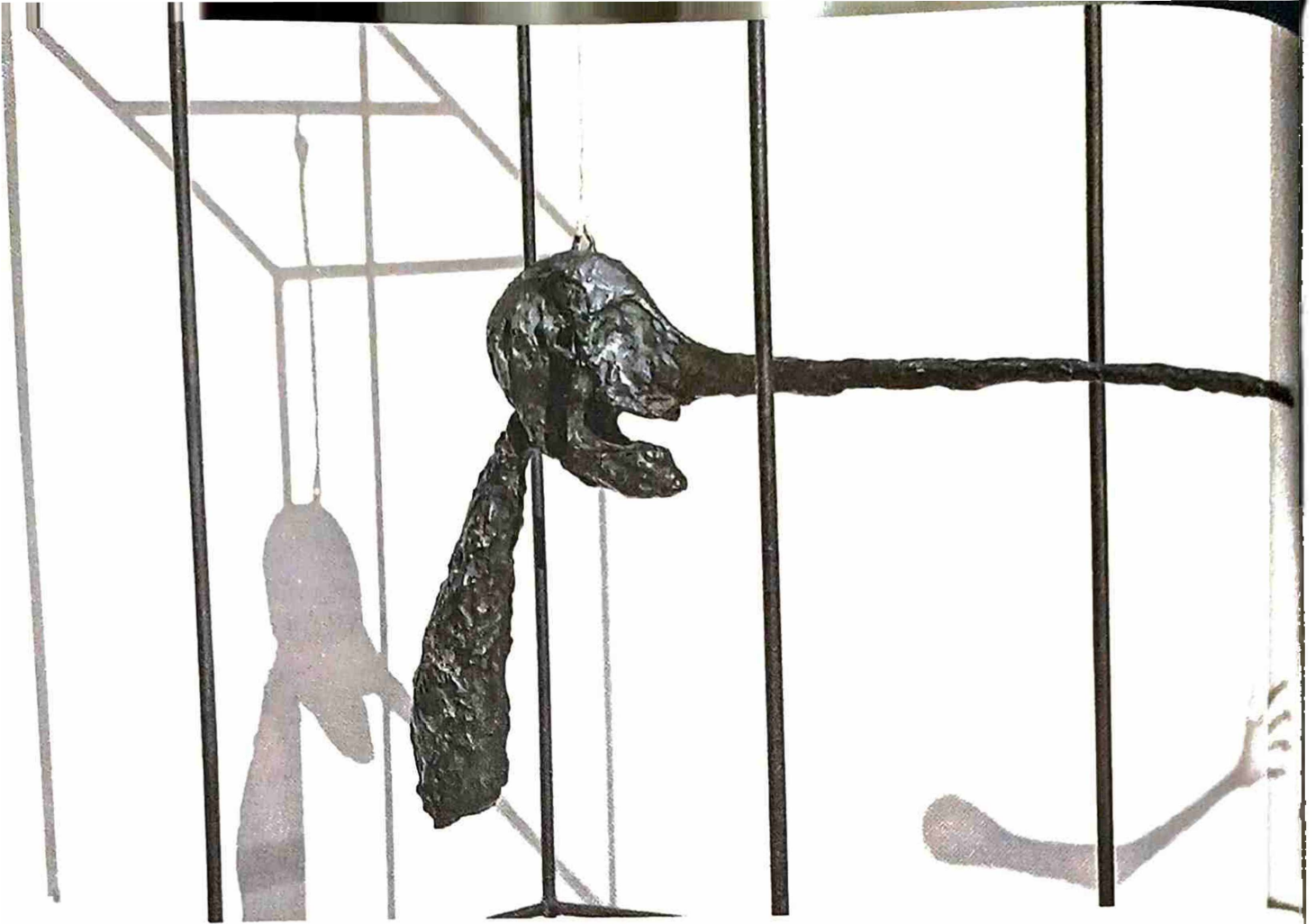
米什莱 (Michelet) 创作, 《鼻子的历史》(De geschiedenis van een neus). 1896—1890

而在匹诺曹的故事中，鼻子变长则指向更深层的含义：缺乏灵魂或真正的人格。因此，解决匹诺曹鼻子问题的方法不是用锯子等粗糙的工具对外观进行具体的修改，这样的处理方式是肤浅且无效的。如果匹诺曹想要成为一个男孩，就必须挖掘自己心灵最深处的情感。他在故事的最后获得的正常鼻子是一种完美人格的缩影，而不仅仅是外部干预的结果。因此，这个让我一直很反感的童话故事出乎意料地变成了19世纪鼻科学的经典表达，其中心思想也是我对这个故事唯一认同的地方。

艺术是生活的映射

科洛迪的杰作激发了无数种艺术诠释，华特·迪士尼（Walt Disney）的电影改编大概是其中最为著名的。在匹诺曹名声大噪的时候，意大利售出了数不尽的木制工艺品。景点和饭店门前戴着红帽子、长着尖鼻子的迎宾木偶形象也深深地刻在了每个游客的记忆之中。

另一个独特的作品是阿尔贝托·贾科梅蒂（Alberto Gia-



阿尔贝托·贾科梅蒂 (Alberto Giacometti) 创作,《鼻子》(Le Nez), 1949 年版 (1964 年铸造)

cometti) 根据匹诺曹的故事创作的雕塑。扁平的作品勾勒出了代表匹诺曹形象的线条。在这个作品中,匹诺曹大张着嘴想要惊声尖叫,他鼻子的长度已然延伸到了极致——就像独角鲸的角一样。被戏剧性拉长的脖颈使他看起来像一支配有长长的枪管的步枪。整个雕塑被悬挂在一个犹如肋骨一般收拢的钢制笼子中,只有他那著名的鼻子突破了铜墙铁壁的屏障。雕像头上悬挂的绳子可能暗指原著中木偶主角被吊在树上的情节(原版童话往往比改编版的更加黑暗可怕)。这个诡异的雕塑形象散

播着生存的焦虑，但你如果从“二战”的角度来解读它，这一点就很容易被理解了。贾科梅蒂创作这件作品时适逢“二战”刚刚结束。这个雕塑作品也许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贾科梅蒂的“灵魂之镜”：宛如一挺机枪一样的匹诺曹用鼻子刺破了囚禁它的牢笼。通过这幅作品我们可以知道，艺术之镜不仅可以映射生活，它本身也是生活的一部分。贾科梅蒂向我们展示了如何打破生活与艺术之间的界限，而匹诺曹的长鼻子——作为我们自我认知的隐喻——就是切换生活与艺术的开关。

12

6

与文学作品中的鼻子一起

从贝尔坎普到聚斯金德

我喜欢把鼻子埋进书里。虽然这样说有一定的隐喻性，但我同样想表达它的字面意思。我邀请作为读者的你们也跟我一起这样做——现在就做。让我们先花点儿时间了解一下应该怎样做，然后再加以应用。

用一只手的拇指和其余手指一齐发力夹住本书的书脊，同时保持书本翻开的状态，让书页停留在这一页上。空闲的那只手可以再把书页向两侧推得更开一些。现在你可以看到在书的中缝出现了一条平顺的沟，我把它命名为通往书的“心脏”的道路。你可以先把鼻梁挤进那条沟里，书页可能会对你的鼻翼和脸颊施加轻微的压力。然后你需要将书慢慢向下倾斜，以鼻尖作为支点（就像跷跷板的支撑点那样）。现在，不仅你的脸能够和书页贴在一起，就连鼻孔也能和纸张完美地贴合；这是一个吸入胶水、纸张、

墨水以及其他书本味道的完美位置。这时你可以深吸一口气，或者也可以试一试短促地呼吸。这种味道是否唤起了你的某些情感或记忆？它符合这本书的主题吗？

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还不知道它在出版后会散发出怎样的气味。事实上，一本书的外观可以做得相当完美，但气味取决于各种巧合，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啊。书本的打开方式、它能让鼻子移动的空间，以及它在手中的舒适度，也（通常）并不是可以被有意识地设计出来的部分。据我所知，每本书都有不同的气味，而且这些气味会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蜕变。另外，身体与书籍气味的接触也会鼓励读者对内容进行思考。作为读者最初拿起一本书的体验正是如此：嗅觉器官定位在书页之间，会让你留下对这本书的第一印象。如果你的鼻子又尖又窄，你就可以非常轻易地把它插在书页中间。如果你的鼻子比较扁平且鼻孔微微向上，那你甚至不需要倾斜书本就能闻到它的味道。如果你的鼻梁有一个凸起的弧线，那么想要将鼻子插进书里可能就得需要好几个额外的步骤。谈及气味本身可能会勾起很多人关于童年的回忆。你或许会想起你的祖母，想起你学生时代在图书馆读书的场景，想起

你和父亲坐在一起吃的香草冰淇淋，又或者想起你第一次意识到你有（大）鼻子的时候。因此，气味其实并不是一个完全随机生成的东西。我们的大脑渴望通过气味寻找事物的意义和联系，试图把世界变成一块巧克力。

在步入 20 世纪之后，“闻书”现象变成了一种潮流。英国艺术家贾斯汀·维根（Justin Wiggan）甚至专门为此成立了一个“闻书俱乐部”，并且大获成功。维根本人也经常为俱乐部团队建设的课程提供指导。就连追名逐利的商人通常也会在闻书后分享自己最怀念的童年时光，像一本打开扉页的书一样自然而然地向其他人敞开心扉。正如我们所知，气味会唤起令人眷恋的童年的生动记忆，这种现象被称为“普鲁斯特式记忆”，以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的名字命名。他曾在《追忆似水年华》（*Op zoek naar de verloren tijd*）中记录过这种现象，也是较早记录这种现象的人之一 [他因此成名，而若利斯·卡尔·于曼斯（Joris-Karl Huysmans）和罗贝尔·德孟德斯鸠（Robert de Montesquiou）等人也在几十年前描述过类似现象]。普鲁斯特在咬了一块蘸有酸橙花茶的蛋糕后，突然发现自己仿若置身少年时代。令人敬佩的是，他不仅想到了过去发生的事情，还能通过当时的所有情感来感受这种回忆，使过

去的时间和地点与当下感性的自己融为一体，成为永恒。

气味图书馆

日本艺术家井上久子（Hisako Inoue）也因探索书本的气息获得了诸多赞誉。多年来，她一直在世界各地组织闻书活动，记录人们如何欣赏并描述特定书籍的气味。在经过多年的资料搜集后，她于2017年与策展人安妮·马尔（Anne Marr）在慕尼黑的史杜克别墅博物馆（Villa Stuck）共同举办了名为“气味图书馆”的展览。我从未如此用心地嗅过旧书的气味，也从未见过有人毫无顾忌地把鼻子埋进书里深深呼吸，并且与完全陌生的人分享自己的感受。那天，我闻到了一本关于拿破仑的带有腥味的书和一本关于尼采的带着香草味的书。我的头脑不由自主地试图将书中的内容与鼻子嗅到的气味联系在一起，这为我的读书体验增加了丰富度和深度，甚至引发了道德上的质疑：一本关于暴君的书里怎么可能有花香？童书里有雪茄味是不是太不合理了？我还能喜欢一本散发着臭味的书里的主人公吗？

根据遗产专家塞西莉亚·本比布尔（Cecilia Bembibre）和马蒂斯·特里奇（Matija Strlič）的说法，书籍的气息是地球上极富价值的信息之一，它加深了人类与世界之间的联系。除此之外，书籍的气味还可以让你了解它的状态，例如它的储存空间。它是否曾被放在一个经常有人吸烟的地方？如果是，那么这个空间里的所有书的封面和书页都会无声地染上烟味。这本书是属于一个士兵的吗？如果是，那么或许我们可以在书上闻到一点儿火药味。本比布尔认为书香气（各种书籍的气味）是一种值得保护并传递给后代的遗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她分析了几乎所有造成旧书拥有泥土味、木质味、甜味、植物气息、酸败和辛辣气味等典型气味的物质。最终，她与特里奇一同对伦敦圣保罗大教堂图书馆内的香气进行了复原。此外，他们还共同创造了一个“气味之轮”，你几乎可以在当中找到对所有气味的描述并把它们与分子化合物联系在一起，例如醋味对应“乙酸”，柑橘对应“柠檬烯”，我在展览中读到的关于拿破仑的书中的腥味则对应“正吗啉甲基异丙基硫化物”。

聚斯金德的无味之徒

在写这本书时，我总是将鼻子的外观及其内在的功能区分开来。然而在现实中大多数时候，人们很难将这两者割裂开来看待。因此这一章要讲的不仅是书本的气味，还有文学中的鼻子。谈到文学作品中的著名鼻子，就一定要提及让·巴蒂斯特·格雷诺耶（Jean-Baptiste Grenouille）的鼻子，他是帕特里克·聚斯金德（Patrick Süskind）的小说《香水》（*Het Parfum*）中的主人公。

格雷诺耶于1738年出生在一个居住于海鲜市场附近的家庭，他的嗅觉天生异常灵敏，甚至能在相隔很远的地方闻到水面下的气味。然而与他的特异功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书中一个重要的细节：格雷诺耶本人没有任何体味。顺带一提，音乐家寇特·柯本（Kurt Cobain）——聚斯金德的忠实粉丝——为了向这个超现实主义的故事致敬，在其专辑《母体》（*In Utero*）中创作了一首名为《无味之徒》（*Scentsless Apprentice*）的歌曲。为了将专辑和小说联系起来，柯本还专门设计了花朵与胚胎结合的拼贴画作为专辑别具一格的封面。仅仅是因为“无

味性”，格雷诺耶就在人们毫无意识的情况下成了一个人人忌惮的可怕的生物。他的母亲没有给过他丝毫母爱，乳母也因他的存在而感到不寒而栗，没有人想要喂养格雷诺耶，他也无法从任何一个人身上获得温暖。

晚年杀死美丽少女的情节让这个人物变得更加偏执怪诞。格雷诺耶需要处女们天真、自然的体香来调制出无与伦比的香水，好让他也拥有人工制造出来的体香，他发现了一种名为“脂吸法”（enfleurage）的制香方法。相比蒸馏法，通过脂吸法得到的香气更纯粹。我们熟知的艺术家达·芬奇也经常使用这种技术，即用脂肪从花朵中提取芳香成分。格雷诺耶用猪油涂抹被他勒死的受害者的全身，然后用布把她们裹起来，静待处女身上的体香被脂肪完全吸收。他将由这种方法获得的珍贵香水混合起来，收集到一个瓶子中，使少女们的体香融合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他生产的香水就像他精心挑选的少女所拥有的金黄或棕黑的发色那样诱人。然而这还不是格雷诺耶制香的结束。让他的香水融合得浑然天成的关键体香属于一位红发少女。那位被他选中的女孩和她的父亲在得知格雷诺耶的企图后在恐惧中开始了逃亡。然而在格雷诺耶异于常人的嗅觉面前，女孩就算逃到天涯海角也徒劳无功。最终，格雷诺耶还是在—

个少女意想不到的时刻出现并绑走了她，从而获得了她的体香。最终他的罪行被发现，他也受到了应有的制裁。

当被愤怒的民众送上绞刑台的那一刻，格雷诺耶决定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使用那瓶用他毕生心血做出来的香水。他在绞刑台上打开了装有香水的玻璃瓶，转瞬之间，迷人的味道像海浪一样倾泻而出，闻到香气的人纷纷在不知不觉间变得神魂颠倒。众人沉醉的表情像给格雷诺耶戴上了一顶无形的光环。人们对他的态度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从怒发冲冠到心悦诚服，从咬牙切齿到顶礼膜拜。这个最初的“无味之徒”此刻让绞刑台下的众人陷入了集体狂欢。他终于达成了自己的毕生所愿——获得了实质性的爱慕，但此时的他，也成了一个被人垂涎的对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吸引了一群像他一样被社会舍弃的人，例如罪犯和妓女，并放任自己为他们的崇拜所吞噬。

皮蓝德罗笔下的（歪）鼻子

除了鼻子的特异功能，另一本广受欢迎的小说还对鼻子

的形状进行了重点描写。很多时候外人可能比你自己更了解你的鼻子，他们可以脱离镜子提供的有限视野，更“客观地”研究它们。此外，在日复一日与自己鼻子的朝夕相处中，我们可能已经习惯了它的特征，从而忽视了它潜在的改变。这种情况正发生在意大利作家路易吉·皮蓝德罗（Luigi Pirandello）的小说《一、无一和十万》（*Iemand, niemand en honderdduizend*）的主人公身上。

故事以主人公维坦吉洛·莫斯卡尔达（Vitangelo Moscarda）盯着镜子的场景为开端。他的妻子在经过时无心地问了一句：他是否时不时就会像这样观察自己的歪鼻子？直到这时莫斯卡尔达才猛然意识到这一点，他的其中一个鼻孔确实要比另一个低一些，奇怪的是他自己此前竟从未发现过！一想到不光是妻子，其他人也有可能对他有着此种印象，他就产生了一种身份危机。他真的是自己所认为的那个人吗？还是说他是所有人看到的他的总和？他到底是谁？

对皮蓝德罗来说，莫斯卡尔达的歪鼻子是一个比生命更重要的主题，这个主题可能从自我意识萌生以来就一直困扰着人类：我们如何看待我们认为的自己和他人眼中的我们之间的差异。为了能让这两种认知相互匹配，我们不得不全力

以赴地生活。在故事中，镜子为从外部视角观察自我提供了便利，然而不幸的是，它没能为主人公的问题提供答案。无论莫斯卡尔达如何努力地试图把镜子里盯着他的影像看成另一个人，他最终都没能把真实的自己当成一个独立第三方。很快他就对镜子着了迷：只要路过商店的橱窗或是汽车的后视镜，哪怕是任何一个反光的東西，他都会忍不住投去目光。随后他又开始不断指出别人的“缺点”，因为他怀疑所有人都无法认识到自身的不足。

多数人会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改变和对抗其他人对自己的看法以及（预）判断是一件不切实际的事。但皮蓝德罗笔下的悲剧主人公最终选择远离奢华的生活，住进了贫民窟：他终于获得了一种自由，再也没有人能影响他的自我形象，从此之后，他的鼻子只受制于他自己的视角。顺便说一下，皮蓝德罗自己也相当关心他的鼻子，他在1886年写给父母的信中曾说：

“……不要担心我的身体，我已经完全康复了：但不幸的是我的鼻子——天呐——我可怜的鼻子。我最后一次看到它时它已经3英寸（约7.62厘米）高，5英寸（约12.7厘米）长了……”

或许我们可以把信中的内容当成作者的幽默。又或许作者在对小说的中心思想进行暗示：人们永远都无法正确地观察自己的鼻子，更不用说观察自己、认识真正的自己了。

果戈里与无主之鼻

俄国作家尼古拉·果戈里（Nikolaj Gogol）经历了可能是史上最为著名的鼻子遗失事件。幸运的是整个过程中没有人流血和死去，只是有人生病或者遭到了亵渎“而已”。在以彼得堡为背景的讽刺故事《鼻子》（*De Neus*）中，理发师伊凡·雅科夫列维奇（Ivan Jakovljevitsj）于一天早上在他刚烤好的三明治里发现了一个一尘不染的鼻子。他立即认出这个鼻子属于他的老顾客科瓦廖夫（Kovaljov）少校。雅科夫列维奇对此惊恐万分，随后在妻子的怂恿下将这个无端出现的人体器官包了起来，带着它偷偷离开了家。他跑到城镇里一个人烟稀少的角落，四处张望了几下，在确定没有人看见他便从桥上把包裹扔进了水里。然而一位观察力敏锐的警察还是发现了他的可疑行径并把他铐了起来。

同一时间，鼻子的主人也毫无防备地醒来了。当科瓦廖夫少校睡眼惺忪地照镜子，看到他的鼻子位置变成了一个光滑的平面时，他才惊愕地意识到自己的嗅觉器官不见了。为此他抱怨说自己宁愿少一条腿，因为缺少鼻子让他根本无法做任何事情，至少不会像他那天原本计划的那样，散步、追求心仪的女士、申请高级职位。他出门的时候不得不用手帕捂着脸，去寻找他意外丢失的器官。后来，找到鼻子的科瓦廖夫惊讶地发现，这个器官已经给自己配好了衣服、腿和脸！这样的鼻子当然并不想回到科瓦廖夫脸上，于是立刻跑了。科瓦廖夫把自己的鼻子追丢了，而且报纸拒绝帮他刊登寻鼻启事。这个对少校来说可谓毁灭性的新闻偏偏还靠着小道消息传得满城都是，让他陷入了彻底的尴尬与不安。

幸运的是，先前逮捕理发师的警察为他提供了一丝安慰：他将鼻子还给了科瓦廖夫。然而这个鼻子根本不愿意回到它主人的脸上，就连全城技术最好的医生也对此束手无策。科瓦廖夫不得不继续顶着一张没有鼻子的脸生活。然而，就像它脱离主人的方式一样神秘，这只鼻子在某一个黎明时分又重新附着在了少校的脸上，这让少校如释重负。

这个没有任何逻辑性可言的故事成了后来许多艺术家的



歌剧《鼻子》(The Nose) 中的鼻子服装照，2013年

灵感来源。德米特里·萧斯塔高维奇 (Dmitri Sjostakovitsj) 的同名歌剧就是以这个故事为基础创作的。该剧于1930年在列宁格勒首演，一经上映就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以致一度被查禁，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重新被人们发现。威廉·肯特里奇 (William Kentridge) 的改编作品距离现在时间更近，他的作品于2010年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首次出演。这场舞台剧同样取得了轰动一时的成功，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演员们引人注目的舞台服装，尤其是扮演鼻子的演员，他穿着等同于真人大小的鼻子服，只有一双腿露在外面。

贝尔坎普的双鼻能力

那些认为果戈里的无主之鼻已经相当匪夷所思的人一定没有读过荷兰作家贝尔坎普（Belcampo）——赫尔曼·彼得·尚恩斐尔德·威切尔斯（Herman Pieter Schönfeld Wichers）的笔名——所著作品集《爱的困惑》（*Liefde's verbijstering*）中的故事：《顽强的欲望》（*Het hardnekkige verlangen*）。在这个故事中，寻找爱人的女主人公的烦恼既非没有鼻子，也不是鼻子太大或者太小，更不是鼻子形状很丑，而是多了一个鼻子。贝尔坎普用一个奇妙的词——“双鼻”（binasaal）——来形容她的两个鼻子。这两个鼻子相当完美，它们从不感冒、发痒，还为主人公提供了出色的嗅觉，因此也为她增添了很多生活乐趣。然而奇特的鼻子也让她无法找到爱情。她的双鼻能力让她遇到的每个人都对她感到厌恶和恐惧（就如人们对让·格雷诺耶没有体味这件事感到恐惧一样）。为了得到明确的解释，她寻访了著名教授和其他专业人士。神学家认为她的双鼻并非造物主的创作，而是邪恶的象征。在发表了一连串直言不讳的人身攻击后，神学

家把她打发走了。即使是生物学家^①也无法确定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她的病情，他建议如果女主人公能生育下一代，或许能从基因的角度解开这个谜题。可女主角连一个可以结婚的对象都没有，又何谈孕育下一代呢？整形外科的医生建议她打通两个鼻子之间的隔断，让它们合二为一，可是如果这样做，她就会拥有一个超大号的丑鼻子。“人们赞赏巴黎圣母院的时候，不是都认为它那对称的结构非常美丽吗？”这是贝尔坎普让书中的女主角发出的感叹。而美学教授看着她的脸叹息道：“小姐，希腊人看见你都会觉得你长得很丑，更不用说斯巴达人了，他们会直接把你从他们的塔尔皮亚岩石上扔下去的。”

在经历了一系列挫折之后，她暂时放弃了追寻之路。如果是其他人遭受到这样的打击一定会一蹶不振，但我们的女主人公依然精神抖擞。她丝毫没有被外表上的挫折击垮，而是保持着一如既往的好奇与乐观。在经历了许多痛苦的欺骗之后，她参观了位于家乡阿姆斯特丹的市立博物馆的一个展览。在楼梯尽头的大展厅里，她惊讶地发现了一系列肖像

^① 这里原文用了“botanist”，在荷兰语里直译为“植物学家”，如果是原文作者想要玩文字游戏的话，说是“骨头专家”也讲得通，下文同一个词也翻译成了“生物学家”。——校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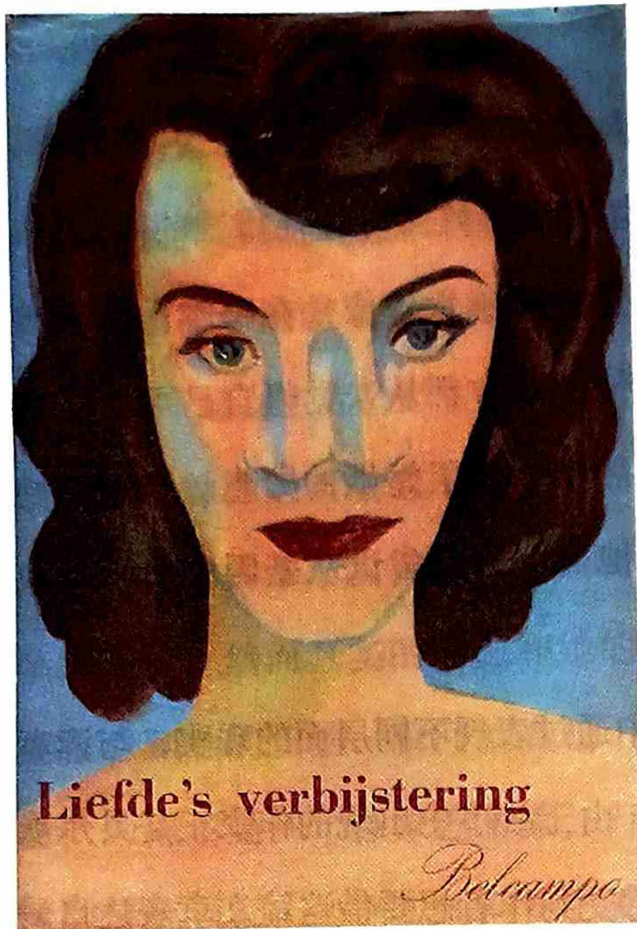
画——画像中的女人和她一样有两个鼻子！她发出了一声惊呼，这使得游客们纷纷朝她的方向看去并啧啧称奇：“她一定就是这位著名画家（此处贝尔坎普强烈暗指毕加索）的缪斯女神。”于是女主人公踏上了前往巴黎的列车，打算去探访画出这张肖像画的匿名艺术家。她的理由相当充分：没有人会不想和自己的缪斯女神结婚，只要这名画家看见她就会马上坠入爱河！然而真实的情况和她的幻想截然不同，艺术家甚至在看到她的脸的一瞬间就燃起了怒火——因为很快人们就会认为他不是个抽象艺术家，而是一个以陈旧方式复制现实的传统画家！他绝望地问女主人公：在她母亲的卧室里是否挂着一幅他的画？他似乎试图证明自己并不是一个毫无创造力的模仿者，而是生活本身以他的艺术为起点。当女主人公指出自己的父母对现代艺术一无所知时，艺术家甚至威胁说要把一盆颜料泼到她身上。于是女孩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画家的工作室，此后她的内心也陷入了巨大的空虚。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在一次聚会中，当她的朋友给她分享一个非常奇怪的作家的作品时，故事迎来了一个完美的结局。这位作家从不区分梦境和现实，也不割裂生活与虚幻。读到这里大家可能会猜到，这个作家就是把她创造出来

的那个人，即小说作者本人。女孩决定立刻动身去拜访作家，而作家也对女主人公的一切充满了好奇。在征得她的同意后，作家伸出手去抚摸她的鼻梁，那感觉就像是在跨越山林和峡谷。他立刻爱上了女孩，他们双方都从未觉得自己可以像此刻这样被人理解，不久之后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看来，她很快就能通知生物学家，他可以开始尝试从基因的角度解决她鼻子的问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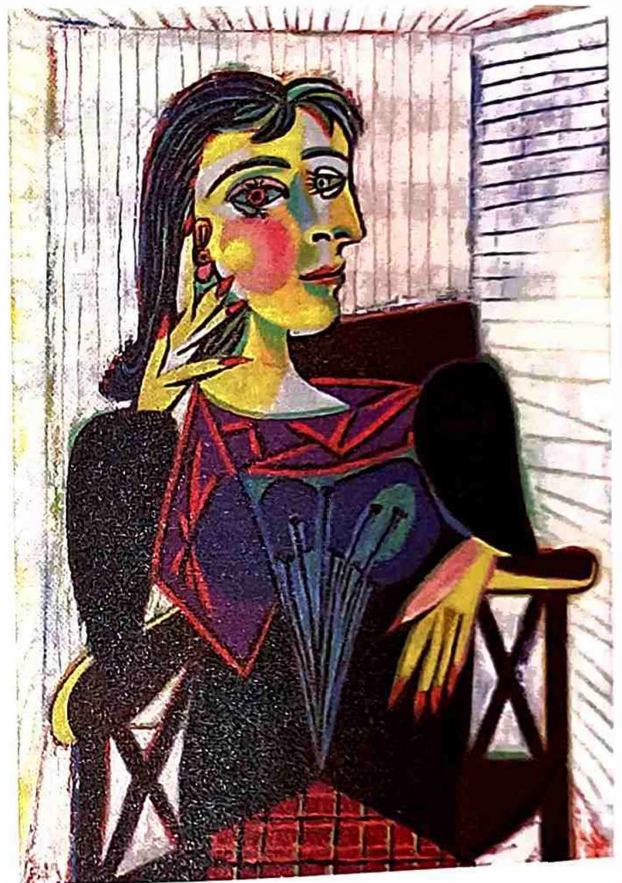
贝尔坎普在这个故事中通过表现不同层面的现实，与读者玩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游戏。由于故事中出现的作家正是贝尔坎普本人，读者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作者想要借这篇文章表达自爱的重要性。为了做到这点，作者创造了一个故事，并且让作者本人在故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在阅读这个奇妙的故事时（我一不小心买了两本，这意味着现在有四个美丽的鼻子分布在两个封面上），我能感受到有一股淡淡的香气从书页中散发出来。这味道就像来自阁楼上的早就应该扔掉的旧衣服，让我情不自禁地开始对过去感到怀恋。这本书的气息仿佛在告诉我：即使是真爱，也会受到时间的摧残。



贝尔坎普 (Belcampo) 作品集《爱的困惑》(Liefde's verbijstering) 的封面，科斯莫斯出版社 (N. V. Uitgevers—maatschappij Kosmos)，阿姆斯特丹，1953 年

巴勃罗·毕加索 (Pablo Picasso) 创作，《多拉·玛尔肖像》(Portret van Dora Maar)，1937 年。贝尔坎普 (Belcampo) 在关于“双鼻”的故事《顽强的欲望》(Het hardnekkige verlangen) 中可能隐喻性地提及了这幅画



鼻子的叙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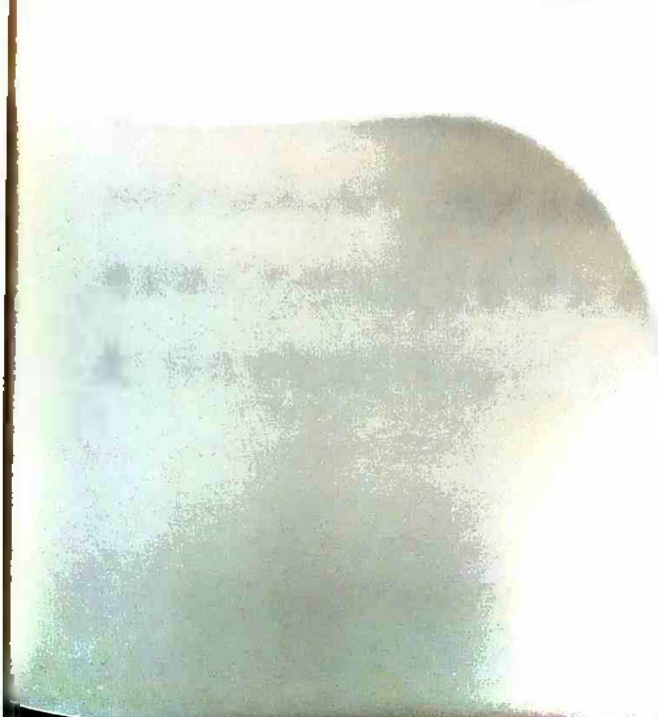
事实证明，鼻科学是一个比我想象得大得多的文学主题。在许多小说中，鼻子甚至重要到充当了中心思想的隐喻。其实这没有什么好惊讶的，毕竟鼻子在人脸上的位置是如此突出，足以使他人对我们的看法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作家们不止一次通过鼻子成功描绘了寻求自我价值的故事，并且弥合了我们自身形象和投射形象之间的差距。而作为一种气味的感知工具，鼻子还有另一个维度的作用：正是通过我们自己的气味和我们所感知的气味，我们的身份和社会地位才得以延续。要想对文学作品拥有敏锐的嗅觉，可能不仅仅关乎阅读技巧：毕竟，只有通过顺畅的呼吸，你才能真正触及一本书的本质。

13

6

前卫的鼻子

轻嗅现代艺术的气息



过去的艺术家们总是习惯于将鼻子刻画得更弯、更尖、更引人注目，以赋予人物鲜明的性格特征，洛伦佐·德·美第奇（Lorenzo de' Medici）和但丁就是很好的例子。然而他们会将自己的作品限制在现实世界的框架内。只有在现代艺术家的想象中，（西方的）鼻子才会呈现出梦幻和超现实的形式。

从20世纪初开始，许多艺术家不再假想呈现在眼前的外部世界，而是选择描绘一个隐藏的、更深刻的潜在现实。在过去，统治者是一个社会最强权力的象征，而进入20世纪后，艺术家开始崇尚以乌托邦的形式冲出现实的桎梏，力求创作出表达个人、本质或表象世界背后的隐形的作品。这被称为“l'art pour l'art principle”：为艺术而艺术，也被称为“自主艺术”。这种表现形式的出现引发了艺术形式与色彩空前的自由和多样化。在自主艺术的影响下，肖像画不再仅仅是对被描绘者的性

格和外貌的表现，也同时反映了拍摄者与绘制者之间的情感。这种概念经常反映在作品里那些形状各异的鼻子或其他描绘对象上。巴勃罗·毕加索、康斯坦丁·布朗库西（Constantin Brancusi）和阿梅德奥·莫迪利亚尼（Amedeo Modigliani）的作品就有很强烈的自主艺术特点。

肖像艺术发展的灵感不仅仅来自艺术家们的天赋和与时俱进的思维——正是因为上述艺术家将目光转向过去才能达成这一创新。这段变革的进程不仅席卷欧洲，还涉及非洲和爱琴海上的基克拉泽斯群岛等其他地区。在19世纪殖民主义的影响下，越来越多奇珍异宝——有时是偷来的，或通过不正当手段掠夺而来的——被运送到欧洲国家。这些珍宝后来成了私人珍藏品或民俗博物馆中的展品。而在这些展品中，以基克拉迪神像和非洲面具为代表的外来品给反叛的艺术家们留下了耳目一新的印象。它们具有抽象性和某种激进的风格，并且饱含神秘主义色彩。以毕加索为例的艺术家就是通过这些作品找到了摆脱西方传统艺术史窠臼的方法。

1907年，当毕加索第一次小范围展出《亚维农的少女》（*Les demoiselles d'Avignon*）时，在场的艺术家们都感到无比震撼。他伟大的对手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给出了这样

的评价：毕加索用他那几乎怪诞的妓院场景来嘲笑现代艺术；对一群社会妇女的异化描写，因其尖锐的角度、圆润的外形、破碎的表面、“斑点式”的着色以及富含西方观众在此前已经习惯但在艺术作品中一直缺乏的深度而引人注目。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它的革命性在于画中展示的不是妖艳的、自愿的、有吸引力的女人，而是独立的生命，她们大胆地看向观众，拒绝仅仅成为男性支配性目光的对象。此外她们还带有让人恐惧的气势（或许是故意为之）：画面上的女人没有表现出微笑、诱人的羞涩或任何其他表情。相反，右边的两个“Demoiselles”（当时对妓女的另一种说法）却表现出非常具有表现力的、不自然的特征。她们面部的尺寸比正常人类的大得多，并且被涂上了对比强烈的色彩。另外，她们的鼻子也同样大得惊人，如同木雕作品一般呈现出尖锐的几何形状。这些特征让人们不由得怀疑画作的灵感来自非洲部落的面具。而毕加索本人却否认非洲艺术是他绘画创新的根源，坚称自己从未接触过这种东西。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他开始创作这幅作品之前，他曾在马蒂斯的工作室详细研究过某件非洲雕塑。当他在巴黎特罗卡德罗博物馆参观时，里面的展品也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即使当时展品上霉菌的味道使他崩溃，毕加索还是好奇地蹲下来研究了这



巴勃罗·毕加索 (Pablo Picasso) 创作,《亚维农的少女》(Les demoiselles d'Avignon), 1907

些面具。这些艺术品对他来说既可怕又神奇，带给他一种如遭雷击的感觉。在观察这些作品的过程中，毕加索顿悟了艺术的真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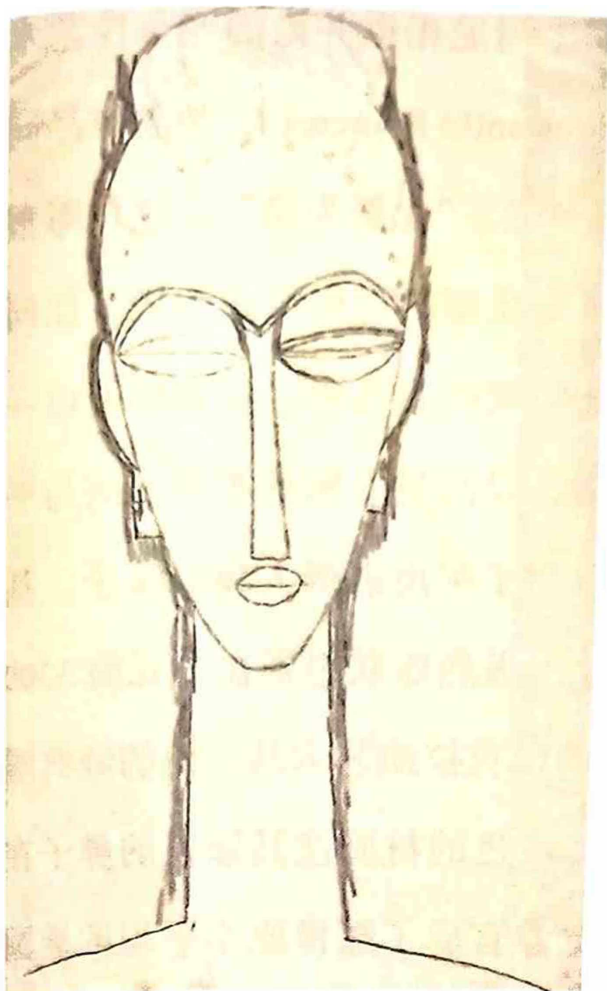
“‘艺术’不是一个审美过程，而是一种奇妙的形式，它位于我们和这个充满敌意的宇宙中间，是一种能让我们有机会给自身的恐惧与欲望赋予形态的方式。在我明白了这一点后，我终于找到了艺术的方向。”

而这不正是这些女人正在做的事情吗？勾引并使观众感到恐惧。描绘妓女可能带给了毕加索一种对恐惧和冲动的控制感。

那么毕加索当时又是从哪些具体的面具中获得了这些超自然的灵感呢？策展人汉斯-彼得·维普林格（Hans-Peter Wipplinger）为此专门举办了一个展览，介绍西方现代主义者从所谓的“原始”艺术中汲取灵感的现象。2017年，他在维也纳的利奥波德博物馆举办了《外国之神：魅力非洲和大洋洲》（*Foreign Gods: Fascination Africa and Oceania*）展览。该博物馆的命名者鲁道夫·利奥波德（Rudolf Leopold）是一位对武器、舞蹈面具、非洲与大洋洲祖先人物充满狂热的收藏家。

在展览中，维普林格将毕加索的画作与来自喀麦隆等地的面具并排展示，以此让它们实现跨时空的交流。然而仅仅通过这样的形式，几乎不可能精确地建立起具体展品之间的一对一关系。

虽然现在我们已经很难找到毕加索灵感来源的实体，但如果我们把目标转向寻找莫迪里阿尼的灵感来源，一切则简单得多。这位意大利艺术家（他与毕加索同样生活在艺术之都巴黎）的画作同样在维普林格的展览中被展出。他笔下的人物有着一张椭圆形的脸、戏剧性弯曲的眉毛、由两个半圆组成的下巴，鼻梁则由一根简单的圆柱体构成，鼻头的部分略微变窄，以此来表现鼻孔的形状。在来自象牙海岸的鲍勒面具（Baule-masker）中，我们几乎可以看到完全相同的特征：鼻子和眉毛与下颚线一起构成了一个近似爱心的形状。而它们二者的主要区别是，画中人物闭合的嘴在鲍勒面具中实际上是打开的。这位意大利艺术家在椭圆形的嘴上画了一条横线，以表示闭合的嘴唇，这与面具上嘴部内凹的空洞是不同的。在一些原始的面具中，张开的嘴——空气和文字可以从这里吐出——代表着话语权，从而隐喻祖先的权力和地位。收藏家兼历史学家弗兰斯·惠曾德维尔德（Frans Huijzendveld）认为，戴上这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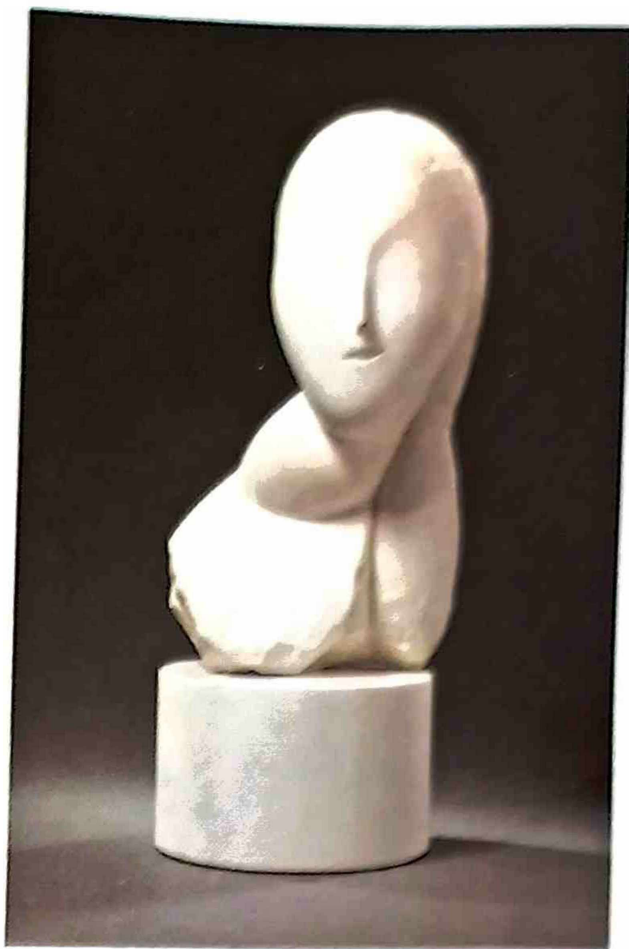


- 左. 阿梅迪奥·莫迪里阿尼 (Amedeo Modigliani) 创作,《女人的狗睛》(*Tête de femme aux boucles d'oreilles*), 1911年。这幅草图的灵感来自右图中的鲍勒面具
- 右. 来自象牙海岸的鲍勒面具, 陈列于维也纳利奥波德博物馆 (Leopold Museum in Vienna) 举办的《外国之神: 魅力非洲和大洋洲》(*Foreign Gods: Fascination Africa and Oceania*) 展览, 2016年

面具的人, 会即刻被赋予祖先的角色和相应的能力。虽然莫迪里阿尼主要吸取了这些面具的风格, 而基本上忽略了它们的功能和意义, 但任何一个参观展览的人都会立即明白, 他在创作前一定非常仔细地观察过这类作品。

另一位常与毕加索和莫迪里阿尼相提并论的变革性艺术家是康斯坦丁·布朗库西（Constantin Brancusi），他的作品同样饱含这种向外部延伸的注视目光。“化繁为简”是这位雕塑家的座右铭。他的雕塑往往由流线型的有机形式组成，如同历经了数个世纪的风化。在他雕刻的面孔中，面部特征以一种朴素平滑的手法被展现出来，以凸显事物的本质。而与平滑的面部截然相反的是，他习惯于突出强调人物的鼻子。基于这一特点，他的人像作品让人强烈地联想到在公元前 3300 年到公元前 1100 年之间创作的基克拉迪艺术品。他的经典雕像刻画的通常是女神的形象，浅色的材质使其修长的鼻子在阴影的对比中更为突出。嗅觉器官成了雕像原本平坦的椭圆形脸庞上唯一突出的部分，这让布朗库西的作品蒙上了神秘的面纱。在古埃及文化中，雕塑的鼻子是这些石头生物汲取灵气或“灵感”的身体部位。事实可能也正是如此。虽然布朗库西的雕塑的脸部显示出了更多的细节——这证明了他不是一个抄袭者——但他的作品与埃及墓穴中的雕塑有着极强的相似性和联系。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些基克拉迪艺术品也和布朗库西的作品一样，具有非常现代化的审美，而前者的历史已经超过 5000 年了。

康斯坦丁·布朗库西 (Constantin
Brancoși) 创作,《缪斯》(Muse),
1912年



吸入艺术的气味

不仅是鼻子，气味也被前卫艺术家们赋予了特殊的地位。这一点与宗教或精神信仰没有过多联系，更多的是与现代性的理念有关。写作和气味扩散是艺术家们抵制几千年来“只有视觉才是艺术媒介”这一传统规定的一种方式。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一个理性至上的时期——哲学家康德和黑




具有基克拉迪风格的三人组像，青铜时代制品

格尔曾非常明确地认为，只有视觉和听觉才是可以引人深思的审美感官。按照这些思想家的说法，嗅觉、感觉和味觉与思想世界的关系过于直接。因此，为了推翻上述所谓神圣得

不可侵犯的理论，为了震慑资产阶级和所谓没有烟火气的上流社会，20世纪初的许多艺术家开始选择拥抱被视为动物性的、色情的、孩子气的和不文明的感官（多亏了弗洛伊德，正如我们所知，他非常排斥这种感官）。许多著名的艺术家，包括未来主义者菲利普·托马索·马里内蒂（F. T. Marinetti）和达达主义者（dadaïst）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在1920年至1960年期间，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分发一次香水，甚至还会故意散播像臭氧和烟味这些让人不那么舒服的气味。他们这样做往往是为了通过行为艺术唤起某种联想或营造某种气氛。

一些艺术家相当明确地提升了所谓低级感官的地位。例如未来主义者的领袖马里内蒂在1909年介绍他的新运动时宣称：“气味，光是气味就足以让我们这些野兽感到兴奋！”在第二代未来主义运动中，废气、煤炭和合成的香水气味象征着热爱未来的品格的延伸。芳香四溢的舞蹈、戏剧和电影表演很快就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中，其中一些演出过程中的气味甚至被保存了下来。例如，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在放映《邦蒂号叛变》（*Mutiny on the Bounty*）时，就会在影厅中喷洒青草与海洋味道的香水。不习惯的观众往往对此评价不高，许



多人还抱怨香气出现的时机不对（紫罗兰香气出现的时间晚于看到紫罗兰花出现的场景）。甚至有观众被1913年艺术家瓦仑丁·德·圣波因特（Valentine de Saint-Point）在巴黎艺术剧院跳舞时制造的芳香烟雾刺激得眼睛酸痛。因此，如何控制挥发性的香味至今仍是一个有待突破的问题（这也正是作为收藏品的香味从未在博物馆获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之一，因为博物馆恰恰希望将展品保存到相对永恒）。

在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超现实主义者在他们的集体展览中传播雪松、香水和咖啡等气味。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甚至在她的回忆录中写到了这一点，表明这些香气确实对她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在评价1938年巴黎波尔多美术馆举办的超现实主义展览时，她这样写道：“整个画廊都是巴西咖啡的味道。”这是因为诗人本杰明·佩雷（Benjamin Péret）在展厅的一个角落用电炉烘烤咖啡豆。“这个展览给我带来了一次相当奇妙的经历。”一贯沉默寡言的杜尚在他生命末期的一次采访中主动分享了对于这个展览的看法。他认为展厅里的味道是这个展览的一部分：“气味本身就是一种超现实的东西。”

许多艺术家将嗅觉视为他们整体艺术的一个不可缺少的

部分，其他感官也和嗅觉一样不容忽视。这些艺术作品，如马里内蒂的妻子贝妮黛塔·卡帕（Benedetta Cappa）制作了触觉诗，以便让人们获得更深层次的触觉体验。其目的是通过创造一种疏离的气氛来唤起人们自发的联想，但最重要的是，这些进步的艺术家希望打破“贱民的光环”，模糊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限。

鼻孔朝天的人

如今，与嗅觉功能相关的“视觉”艺术被称为“嗅觉艺术”，并且作为一种全球性运动在不断增长，上田麻希（Maki Ueda）、克拉拉·乌尔西蒂（Clara Ursitti）、西塞尔·托拉斯（Sissel Tolaas）和彼得·德库佩尔（Peter de Cupere）等关键人物都走在了前列。德库佩尔不仅在博物馆里传播着鲜花、金钱、水果、鱼、汗水和香烟的气息，还致力于创造鼻子形状的器皿。“鼻子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象征，它是我职业生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他制作了鼻子形状的花瓶，并且在里面插上了芳香扑鼻的鲜花。他仿佛借此逆转了鼻子和香气之间的关

系。气味可以独立于鼻子这一嗅觉器官，在不被闻到的情况下存在；但是，当没有气味可供感知时，嗅觉器官就会失去其功能。而德库佩尔似乎颠覆了这一事实：如果停止为鼻子形状的花瓶供水，里面的鲜花以及它们散发的香气就会枯萎、死亡。因此，鼻子和香气进入了一种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无尽的共生关系。

这位比利时艺术家不仅刺激了我们的视觉和嗅觉，还经常促使人们对复杂的嗅觉世界进行反思。他的作品《戴着帽子闻空气污染的人》（*The Man With His Nose on His Hat Smelling Air Pollution*）隐喻了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的《错把太太当帽子的人》（*The Man Who Mistook his Wife for a Hat*）一书。萨克斯对感官研究者和感官艺术家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除了艺术成就，他还普及了“协同感官”（通感）这一概念。在“协同感官”中，所有感官的感受被融合在一起，你可以说自己听到了颜色、看到了音乐或触摸到了气味。在德库佩尔的印刷作品《戴着帽子闻空气污染的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艺术家隐藏在一个经典的圆顶礼帽后面，只露出长长的金发，暴露了这可能是一幅自画像的事实。德库佩尔经常选择时下的环境污染作为他创作的主题，帽子顶部的朝天鼻隐喻着他对环境



彼得·德库佩尔 (Peter de Cupere) 创作,《戴着帽子闻空气污染的人》
(*The Man With His Nose on His Hat Smelling Air Pollution*), 2015 年

问题的持续关注。这张将视线隐藏在阴影中的沮丧面孔意在强调气候问题一直为人们所忽视,直到它被放大在我们面前:帽子顶部的鼻孔拉近了我们和污染之间的观察距离。

气味往往比图像更具感染力,因为它们可以非常直接地影响我们的情感。气味并不像照片和纪录片那样代表着发生在地

球另一端遥不可及的事情，它从始至终都代表着当下的情况。任何在博物馆里闻到烧焦气息（即使这种空气是人工复制而成）的人都不会首先怀疑它是什么艺术作品的表达形式——快跑吧！一定是哪里烧起来了！

相比之下，那些看到电影中火灾镜头的人只会镇静地站在原地不为所动（至少在博物馆附近的咖啡馆的美味糕点和咖啡的香气侵入我们的鼻腔之前）。此外，嗅觉还有一个重要功能：与呼吸交织在一起。德库佩尔通过把鼻子作为一个隐喻向我们表明：只有当空气被严重污染，影响到我们的呼吸功能时，我们才有可能采取行动。我确信他是正确的。

纳西沃（Nasevo）

西班牙香水生产商、艺术家兼收藏家埃内斯托·文托斯（Ernesto Ventós）是一个与德库佩尔同样痴迷于香味、鼻子和嗅觉艺术的人。我曾有幸与他的女儿乔治娜（Georgina）谈起他那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和记忆的遗产，他在收购艺术品上的决策方式让我颇感兴趣。“我父亲对古老的艺术没有任何兴趣，他



埃内斯托·文托斯 (Ernesto Ventós) 收藏,《记录》(Recordnos 1), 2003—2004 年

只喜欢那些闻起来不错的现代艺术品。”

乔治娜的意思并不是说她的父亲会趴在艺术品上嗅来嗅去（当然我们对这种现象已经习以为常了），而是说文托斯在欣赏它们的时候经历了一种通感体验。某些颜色、形状和动作会给他留下芳香的印象，就如同他的嗅觉细胞真的受到了刺激一般。一旦有艺术品触发了他的通感体验，文托斯就会将其购买下来。他把这样创造出来的“无味芳香”系列称为“Olor

Visual”（在西班牙语中意为“嗅觉与视觉”），并且将这些艺术品交由他的女儿和其他专人打理。

文托斯除了对气味和“美术”感兴趣，还对鼻子充满热情。例如，他在父母去世后将他们的鼻子浇筑出了模型并永久保存。“只浇筑鼻子的模型”这一点至关重要！他本可以选择复刻整张脸，毕竟这是死亡面具的常见制作方法。很显然，文托斯将鼻子看作一种外显的性格。

另外，文托斯给自己起的艺名是“纳西沃”（Nasevo，这个词应该和鼻子有关，但是我找不到出处），并且制作了许多变幻莫测的三维立体鼻子艺术品，有些鼻子的形状像是要从粉红色闪亮的硅胶大脑中冲出一股奇幻。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个作品相当迷人，因为第一颅神经确实是延伸到鼻腔的。因此，鼻子也是唯一可以直接联通大脑的感觉器官，反之亦然，我们的大脑也可以通过鼻子直接接触到外部世界。

14

6

种族归纳

「犹太鼻」与颅相学

“犹太佬！”曾经有个陌生人驱车从我身边驶过时特意摇下车窗对着我喊。“哦！天呐，他们竟然不是犹太人。”当我与一个和我一样有着大鼻子的朋友在餐厅吃饭时，隔壁桌的客人也发出了这样的惊叹。事实上我不是犹太人，但经常被人这样品头论足的感觉糟透了。仅凭鼻子的形状就足以让一个人受到侮辱和憎恨。在战争期间，拥有一个鼻子甚至可以成为被纳粹逮捕的理由。我伴侣的祖父不仅长了个大鼻子，他的职业也与“鼻子”息息相关，即用自己的嗅觉和味觉为联合利华集团开发的新品进行评估。战争期间，他曾经当街被一名德国士兵拦住，仅仅因为他的鼻子具有犹太人的特征。

自此，“犹太鼻”（Jodenneus）渐渐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隐喻。该词条甚至在字典中一度被定义为“像犹太人那样具有明显特征的鼻子”，这在无意识中给犹太人贴上了侮辱性的标签。这一解释不仅武断地表示所有犹太人都会有这样的鼻

子，而且还进一步歧视性地暗示这样的鼻子是不受欢迎的。这种偏见和误解是从何而来的呢？为什么说这种描述既是一种错位的侮辱，也是一句脏话呢？

20 世纪的鼻部定型观念与“叙利亚鼻”

事实上，对犹太人的鼻子或鹰钩鼻的成见早在 13 世纪就已经很普遍了，但直到 20 世纪人们才广泛地将极其负面的特征与之联系起来。在前文提到的 1852 年出版的《鼻子笔记》一书中，沃里克声称鹰钩鼻是“精明”（或可译为“狡猾”）和逐利本能的一种表现。这可能会让人想到，在沃里克生活的时代，人们就已经将“贪婪”的刻板印象与犹太人联系起来。然而这位作者还火上浇油地表示基督教徒甚至可以向犹太人取取经，学习怎么赚钱。他还认为这种鼻子在犹太人中出现概率并不比在其他民族中出现的概率更高，叙利亚人中拥有这样鼻子形状的人甚至更多。他总结说，由于叙利亚人是以航海为业的腓尼基人的后裔——众所周知，这个民族乐于经商——因此相比起“犹太鼻”，“叙利亚鼻”（*Syrische neus*）这个词或许

更加贴切。然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已经不再对这种鼻型做地理上的区分了。

负面观念

对犹太人鼻子的刻板印象在“二战”期间极为兴盛。在弗里茨·希普勒（Fritz Hippler）拍摄的纳粹宣传片《永恒的犹太人》（*Der Ewige Jude / De eeuwige Jood*）中（该片一度被谎称为“纪录片”），犹太人的皮肤被恶意涂黑并附上了夸张丑陋的外貌特征，例如鼻尖朝下的鹰钩鼻、肥厚的嘴唇和老鼠般的尖耳朵。

其目的显然是要将犹太人的外表与人们对鬼魅和恶魔的典型印象结合在一起。独裁者对宣传性图像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的理解是独一无二的。已经有很多书籍提到过这种行为带来的后果，我就不在本书中一一赘述了。我想谈的是一门被纳粹用来挑选受害者并为其行为辩护的危险的伪科学：颅相学。

罪恶之鼻

与传统相术相关的颅相学起源于 18 世纪，并在 20 世纪得到了广泛运用。前者主要分析外貌与性格特征之间的关系，而颅相学则认为人们可以根据头骨的尺寸和凸起——例如手和脸的比例——对整个“种族”（一个发明自 19 世纪的术语，幸运的是我们现在正在逐渐远离它）的性格特征做出描述。

天生的罪犯

最著名的颅相学家非意大利人切萨雷·隆勃罗索（Cesare Lombroso）莫属。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社会学老师如何向我们讲授他的“罪恶天定论”，以及他认为罪犯可以通过外貌特征被识别出来的观点：罪犯的肖像通常会被赋予深陷的眼窝、连心眉、宽大的下颚、鹰钩鼻和肥厚的嘴唇。这段描述已经让我感到有些气血上涌，因为除连心眉和厚嘴唇之外，我的相貌与上述描述别无二致。与此同时，我看到一个同学在教室中环视

了一圈。当她错愕地将目光停留在我身上时，我已经开始冷汗直流。她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定定地看着我，嘴巴张得老大。

隆勃罗索还认为罪犯们不仅长着一个异于常人的鼻子，就连嗅觉的灵敏度也与“正常人”的不同：男性罪犯的嗅觉能力会偏低，女性罪犯甚至根本闻不见任何气味。他将这个观点作为女性罪犯经常使用浓香水的依据。除罪犯之外，妓女也一度被认为没有灵敏的嗅觉。先锋电影制片人耶万特·贾尼基安（Yervant Gianikian）甚至以这种观点为灵感拍摄了电影《切萨雷·伦布罗索——康乃馨香气》（*Cesare Lombroso — Sull'odore del garofano*）。该影片于1976年在威尼斯上映，使得康乃馨那肉桂一般的香气风靡一时（只有野生康乃馨才有这种香料的味道）。

正如前文所提及的，除鼻子之外，头骨的形状也是“颅相学”的决定性因素。人们可以通过它的形状和大小判断大脑是否陷入了发育迟滞或者出现了异常发育，以及造成这种迟滞或者异常的原因是先天遗传还是后天营养不良。基于这种见解，纳粹会雇医生来测量囚犯的头骨，以评估某人是否属于“劣等”或“高等”种族。当时，荷兰神经学家阿里恩·卡珀斯（Ariëns Kappers）就被指派了这项任务。卡珀斯为荷兰脑科研究所工作，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也曾访问过隆勃罗索的实验室。与后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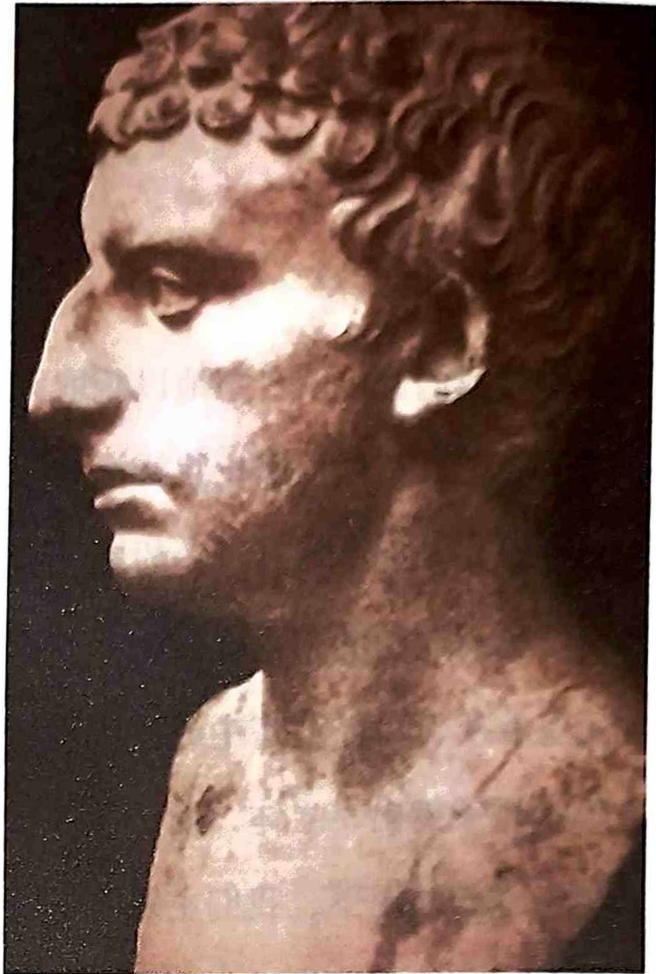
不同的是，他没有利用自己的职业和知识背景将人分成三六九等，而是从未停止过为拯救生命贡献力量。他于 1942 年伪造了约 500 份测量报告，帮助数百名犹太人脱离了苦海。

即使是在今天，人们仍然因为长相而被污名化。隆勃罗索对被纳粹抓走的罪犯的特征描述至今仍对人们有着深远的影响，甚至给我们对历史人物外貌的认识蒙上了阴影。

弗拉维奥·约瑟夫斯的假鼻子

犹太历史学家弗拉维奥·约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以在作品中描述 66—70 年罗马占领期间犹太人起义的情形而闻名。其中一个半身像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拱形鹰钩鼻，这种鼻子在后世以一个民族的名字被命名。这一罗马雕像证明，（传说中）典型的“犹太鼻”显然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

然而弗拉维奥·约瑟夫斯无须对“犹太鼻”演变成一个侮辱性词汇负任何责任。事实上，在这个词汇出现之前，情况可能恰恰相反。只有在 1920 年左右，即对犹太人等种族定型观念已经如火如荼时，有关的图像才被追溯到约瑟夫斯身



罗马人半身像，出土于 20 世纪 20 年代，这座雕像的脸庞被认为是弗拉维奥·约瑟夫斯 (Flavius Josephus) 的脸

上。根据前文提及的古罗马研究专家马克·布拉德利的说法，在古代，鹰钩鼻和犹太人的脸之间根本没有任何联系。因此，这一成见的产生是否与犹太历史学家有关还有待商榷。

长鼻还是短视

有时我们会不由自主地以貌取人，这会让我们对他人抱有无端的成见，而刻意用相貌特征为他人贴上标签则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无论是否有科学的理论来支撑我们（目光短浅）的评价，我们还是沿袭了这个几千年来不良传统。而鼻子受到的迫害在所有身体迫害中或许是最多的：这极有可能是因为它的形状过于突出、立体，而且长得千奇百怪。在没有一个具体衡量标准的前提下，我们主观倾向于用眼睛测量他人的鼻子并为他们的种族和背景进行分类。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如今纳粹使用的颅相学测量表格已经不复存在，人们无须再受制于一个数字化的标准去定义自己的优劣。

那么真的有所谓的相术吗？事实上经常有专业人士通过观察面相准确地告知我们身上有着怎样的“问题”，他们的技能包括准确地对鼻子进行描述，如形状、曲线、长度，甚至是理想的面孔——我说的是一个靠着我们对自己外貌的不满或自卑来赚取利润的行业：整形外科，它的专业领域之一就是“隆鼻”。

15



从整形到隆鼻

人工制造的鼻子



世界上的鼻子确实比房子更多，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接受过改造的鼻子比接受过改造的房子还要多。在 20 世纪，整形逐渐成了一种流行趋势，在进入千禧年之后更是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如果真有一个所有人都认为不满意的身体部位，那一定就是我们脸部中间的这个位置了。甚至我的几个出版商在年轻时也有着和我同样的习惯：出于对自己面部凸出部分的不满，用手指按住鼻梁或鼻尖，认为这样就会让它变得更平坦或更挺拔（尽管我们打心底知道这是徒劳的）。

整形手术，特别是鼻整形手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历史学家埃米莉·科克——前文在谈及第谷·布拉赫时简要提及过她——对此有着深入的研究。她撰写了非常专业的《早期现代英国医学和文化中的鼻子与鼻整形》（*Rhinoplasty and the Nose in Early Modern British Medicine and Culture*）一书。在书中，她详细介绍了意大利外科医生加斯帕雷·塔利亚科齐（Gaspare

Tagliacozzi) 是如何鼓起勇气, 以一种完全创新的方式重建受损的鼻子的 (虽然没有成功)。该方法兼具创伤性和痛苦: 塔利亚科齐首先会使用一把锋利的刀在患者的手臂上切开一个口子, 使一块长方形的皮肤从血肉中剥离出来。而病人——通常是决斗的受害者——将不得不在接下来的数周甚至数月中将手臂与鼻子保持合适角度的贴合, 直到这块皮肤 (或者它剩下的部分) 与鼻子彻底黏合。如此一来, 这块“补丁”才算是完全脱离了它原本的归属。这种手术持续了数百年, 当时整个欧洲的外科医生都在对此进行实验或争辩。有时在病人经历过地狱般的手术后, 假鼻子还是会脱落, 而在这个过程中病人承受的痛苦也就成了白费力气。

曾有一张临床印刷品详细地记录了这一有建设性的手术过程。我们可以从图中看到一个光头男子将他的左手置于头顶。其手臂的其中一块与鼻子相连并用一种吊带固定住。病人只能维持这个姿势一动不动, 尽管他的右手似乎痛苦地攥紧了床单。其实我们还能找到更加直观的画面。我们此前提到过的网飞系列剧《尼克病院》(*The Knick*) 中还对这种手术进行了更细致、可怖的描述 (我自己没敢看)。故事发生在 20 世纪初的一家纽约医院, 病人是患有梅毒的美丽姑娘阿比盖尔 (Abigail)。



加斯帕雷·塔利亚科齐 (Gaspare Tagliacozzi) 创作, 《植入手术纠正缺陷》(De correctione et plantatione
missionem) 中的版画, 1597 年

最终，她被送上了前情人萨克雷（Tackery）医生的手术台。萨克雷为了拯救她的美貌，采用了“塔利亚科齐式疗法”，该画面绝对会让胆小或有同情心的观众感到不适。

20 世纪的鼻子整形师

自 20 世纪以来，鼻整形手术出现在手术台上的频率越来越高。这与参与决斗或罹患梅毒的情况有所减少无关，而是另有原因。这是因为大鼻头、塌鼻梁和歪鼻子在 1900 年左右就已经相当不招人待见，尤其是当女性脸上长着这种鼻子时，情况就会变得更糟。鹰钩鼻不再与地位、艺术性或权力联系在一起，挺拔的鼻梁和小巧的鼻尖取代了其他形状的鼻子成为主流。而其他各种形状的鼻子也被贴上了“丑陋”和不受欢迎的标签。

1917 年，一则题为“这样的鼻子很难看”（*Solche Nasenfehler*）的德国广告向公众简要地解释了哪些鼻子是不受欢迎的：

1. 土豆鼻 (Kartoffel Nase)
2. 马鞍鼻 (Sattel Nase)
3. 鸭嘴兽鼻 (Entenschnabel Nase)
4. 尖鼻子 (Spitz Nase)
5. 长鼻子 (Lange Nase)
6. 鹰钩鼻 (Haken Nase)
7. 宽鼻孔 (Breite Nase)
8. 弯鼻 (Schiefe Nase)

你可以对应看看你的鼻子长什么样。我想我的鼻子介于 4 号和 5 号之间，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几乎没有人的鼻子符合“正常形态”。根据广告，最漂亮的鼻子是“Griechish-Roman”（希腊鼻与罗马鼻）的变体。然而，广告中的鼻子与正经希腊人的面部特征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在传统的希腊相貌中，额头与鼻梁会平顺地连接在一起。而古罗马人的鼻梁根部被认为会明显地凹陷下去，这一点也没有体现在图片中的标准鼻型上——它只是显示出轻微的起伏。基于这种原因，该图片似乎是一个自以为是的混合体。根据布拉德利的说法，这一标准图片的问世主要说明了德国人是如何看待自己的：

“……将古希腊与古罗马的古典特征作为理想，对一个愈加将自己视为古代传统的继承者，甚至与之存在血缘关系的民族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无论是否科学，柏林专家莱奥·马克西米利安·巴金斯基（Leo Maximilian Baginski）为这个由他通过报纸等大众媒体传播给世界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法。他还为“正常的鼻子”起了一个友好的名字：“泽洛鼻”（Zello）。19世纪末，他为自己的鼻

Nasenformer „Zello“

Modell 20

Kartoffel-Nase 1	Sattel-Nase 2	Entenackel-Nase 3	Breite-Nase 7	Griechisch-römisch
Spitz-Nase 4	Lange-Nase 5	Haken-Nase 6	Schiefe-Nase 8	Normalform

Solche Nasenfehler und ähnliche werden mit dem orthopädischen Nasenformer „Zello“ ganz bedeutend verbessert. Das neue verbesserte Modell 20 übertrifft alles. Doppelte Polsterung, schmiegt sich daher dem anatomischen Bau der Nase genau an, so daß die beeinflussten Nasenknorpel in kurzer Zeit normal geformt sind. (Knochenfehler nicht.) Vom Kgl. Hofrat Professor Dr. med. G. von Eck u. andern med. Autoritäten wärmstens empfohlen. 100 000 „Zello“ im Gebrauch. Preis M. 5.—, M. 7.— u. M. 10.— mit ärztlicher Anleitung. (Formbezeichnung erwünscht) Spezialist L. M. Baginski, Berlin W. 125, Winterfeldtstr. 31.

“泽洛鼻”（Zello）广告，1917年，最右边是“正常的鼻子”

腔束带申请了专利，该束带由可以拧上的金属夹子组成，以便压缩所需的束起的凸起和肿块。模具中置有皮革，可以用橡皮筋固定在头上，以便让束带在夜里保持原位。出于免责声明，该广告指出他们无法处理骨骼畸形问题。

此后不久，特里莱蒂（Triletty）先生——自称是“鼻部整形专家先锋”——将他的鼻部整形器引入了市场。他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杂志和报纸上刊登了自己的广告。广告称只要遵循说明并长期佩戴特里莱蒂专利的“鼻束”，就可以改善鼻软骨和肌肉的形状（然而他对骨骼结构问题只字未提）。这种矫正神器由轻质金属板组成，共有6个不同的压力点，可以使用螺丝随意控制松紧。丝带使该器具可以舒适地系在使用者的头的前部和后部。该广告声称，这款鼻束不仅可以在白天使用，也可以在夜间佩戴入睡，以便在无痛情况下对鼻子的形状进行改变。值得注意的是，从特里莱蒂的广告中可以看出，他认为人们对鼻子不满意的位置多集中在鼻尖部位。从代表“佩戴前”和“佩戴后”的对比图画中可以看出，鼻尖与鼻梁的连线越直，效果就越好。另外，在成功矫形后，鼻尖不再向下弯曲，鼻孔也不再水平可见。“没有最直，只有更直”是鼻子整形爱好者的座右铭，毕竟你不希望“漂亮的脸蛋”被鼻子“毁

掉”，不是吗？根据广告中的说法，“丑陋”的鼻子可能会毁掉你的职业生涯甚至整个人生。而女演员伊迪丝·纳尔逊（Edith Nelson）可以证明这一点。在1923年《旧金山考察报》（*San Francisco Examiner*）的一篇文章中，这位百老汇明星坦率地讲述了她在使用鼻部塑形器后成功得到角色的经历。她的故事让读者明白了利害关系：比如说，千万不能因鼻子的形状让自己错过辉煌的事业。当然，这也暴露了一点：判断美丽与丑陋的标准来自商业运作的情况并不鲜见。

最关键的问题是，鼻部矫形器除了能让它的发明者的腰包鼓起来，没有任何作用。德国的耳鼻喉科医生在2020年对该设备进行了仔细检查，得出的结论是，它唯一可能引起的副作用是佩戴者鼻梁被压迫的痛苦，就像长期佩戴眼镜也会压迫鼻梁并导致夜间睡眠质量变差。

并非每一种方法都像巴金斯基或特里莱蒂的那样“温和”。出于审美原因的真正意义上的外科手术在20世纪初就已经出现了。1922年，法国外科医生布尔热（Bourget）的一位女病人通过鼻梁矫形手术成功地将她曲折的鼻梁变成了完美的直线型，正如图中“前后对比”所示的那样。然而就在几个世纪前，诗人劳拉·巴蒂费里·阿曼纳蒂（Laura

Battiferri Ammannati) 曾自豪地描绘自己有一个几乎一模一样的弯鼻梁，而这个女人却想把它换掉。顺便说一句，其实人们并不能确定该女士是否是在自愿的情况下接受了手术，有可能她只是这种新型手术的“小白鼠”，好让医生有一个成功病例用于手术的推广。

从遮掩到改变

第一次世界大战让 20 世纪初的人们开始逐渐接受整形或美容手术产生的重要意义。

战争让很多男人失去了鼻子，甚至还有人失去了整张脸。据研究这种现象的大卫·M·卢宾 (David M. Lubin) 教授称，当时还专门有一种为毁容者制作的面具，这样他们就不必因为容貌特殊而遭到旁人的白眼。安娜·科尔曼·拉德 (Anna Colemann Ladd) 是这类工具的著名制造者。她不仅可以利用铁皮制作精美的面具骨架，还能在上面绘制面容，使之变得栩栩如生。随着这种能够掩盖真实面容的面具逐渐被人们接受，化妆在妇女中也变得越来越普遍，而此前人

们总是将“化妆”与“妓女”联系在一起。我们现在使用的“mascara”（睫毛膏）一词就来自意大利语中的“maschera”（面具）。

塑料的梦幻

手术广告中那位身份不详的女士（见 219 页图）拉直鼻子的照片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安迪·沃荷（Andy Warhol）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创作的一系列作品，名为《前后》（*Before and After*）。用于广告目的的图像显示了一个典型的“术前一术后”（voor en na）情况，即一个有鹰钩鼻的人（广告中声称这是一位犹太女士）接受了“隆鼻”手术之后的样子。沃荷通过使鼻尖比真实情况更弯曲来夸大这种效果。

作家维吉尼亚·布卢姆（Virginia Blum）认为，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生活在美国的犹太人在“同化”的干预下不再被他们的出身定义。几十年前的创伤性事件无疑促成了这种“归属感”与不引人注目的集体愿望。值得一提的是，布卢姆本人就具有犹太背景，同时他承认自己是一次失败的整形手术



鼻子整形手术前后的对比照片，1922年



安迪·沃荷 (Andy Warhol) 创作, 《前后》(Before and After), 1961年

的受害者。他在手术中切除了太多的鼻软骨（幸运的是，后来一位技术高超的专家修复了他的鼻子）。根据专家的经验，对窄直鼻的迷恋源于外科医生强加的同质化品位，他们没有考虑到病人的具体脸型和种族多样性。然而最具代表性的希腊—罗马式面孔——我们对这种脸型的评判标准主要来自艺术品而非现实中的人物——散发着中立性，最重要的是它能体现出“白种人”的优越感。这种附加的理想（现在依旧存在）不仅造成了多样性的贫乏，还令许多人缺乏自信，甚至自我憎恶，从而使化妆品行业大把地敛财。这种审美导致鼻子的形状不一定与其所附着的脸相匹配。

沃荷似乎也对自己的鼻子感到厌恶。他在 29 岁时做了鼻尖缩小手术，毕竟他对整形一点儿都不反感。对此，这位流行艺术家在评论好莱坞名人时说过一句话：“一切都是塑料的，但我喜欢塑料。我想成为塑料制品。”他的整形外科医生帕梅拉·利普金（Pamela Lipkin）甚至记得沃荷有一次半夜给她打电话要求注射胶原蛋白，不过还好他只是希望利普金医生能天一亮就到他家，这让医生松了一口气。顺带一提，这位艺术家引人注目的头发也不是自己的（他虽然是这些头发的主人，但是他并不是生来就拥有这些头发）。

芭比与“天空”公主的鼻子

与一个世纪前如出一辙，即使是在今天，商业化的审美也主导着人们对美学的认知，而强大的媒体也已经介入了商业化的美学认知。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被铺天盖地的美女演员和摄影模特的图片淹没，很多皇室的公主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们视为美学典范。在凯特·米德尔顿（Kate Middleton）于2011年与威廉王子结婚后，整形外科医生的门槛几乎被人踏破了。许多年轻女孩要求获得一个“像凯特一样的鼻子”，即所谓“王妃鼻”。几年后，当女演员梅根·马克尔（Meghan Markle）嫁给哈里时，她的鼻子也成了当时的流行风尚。值得注意的是，她们的鼻子甚至不符合所谓完美的希腊鼻，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更像巴金斯基画中的“马鞍鼻”。沃里克在鼻学分类中用了一个更优雅的术语，“天空（式）鼻”——一种长在男性脸上会被认为是缺陷，但对女性来说是锦上添花的鼻型。就个人而言，我更愿意把这两位王室成员的鼻梁比作缓缓起伏的托斯卡纳山丘。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值得赞赏的是，这些女性也激发了更加多样化的审美取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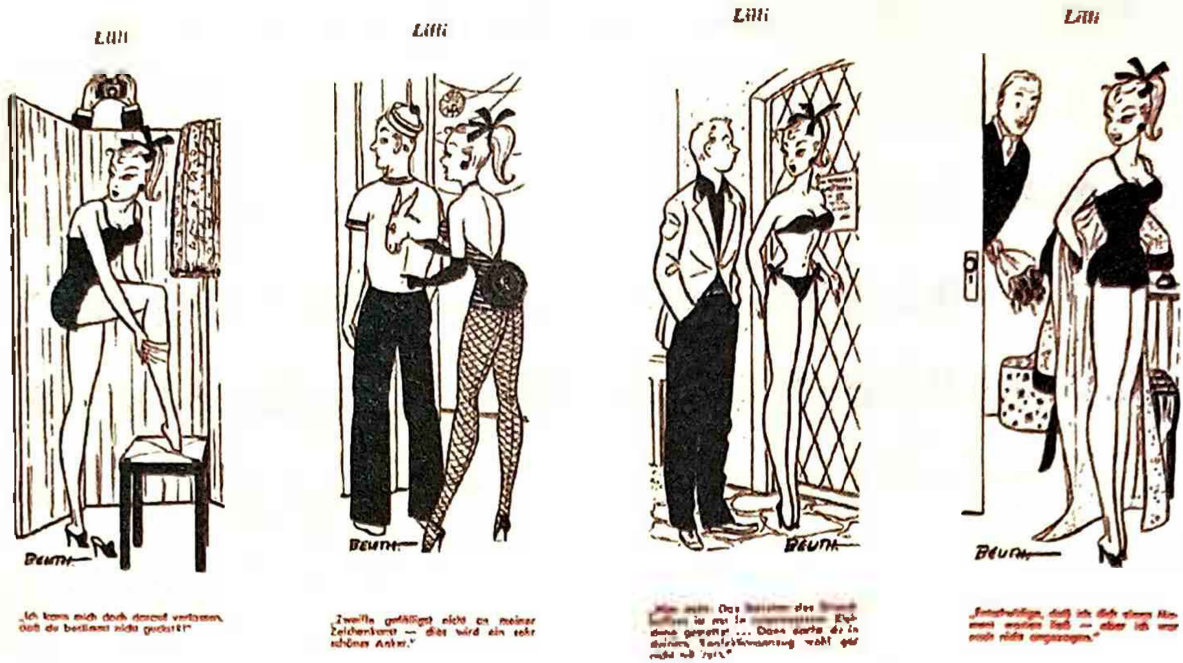
其实这种“天空鼻”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被视作“理性女性”的外貌特征之一了：那就是著名的芭比娃娃。我们如今见到的这款风靡全球的苗条娃娃最早于1956年由露丝·汉德勒（Ruth Handler）构思而成，它的全名是巴巴拉·米利森·罗伯茨（Barbara Millison Roberts）。这种娃娃的特点之一是拥有一个鼻梁短而凹陷的出奇小巧的鼻子。顺便一提，第一批芭比娃娃有着像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一样上翻的鼻孔。说它拥有一个上翻的鼻头也不为过，这个鼻型也不是创造者凭空想象出来的。事实上，芭比娃娃的设计灵感源于德国漫画中的角色“莉莉”（Lilli）。但是从二维动画到三维人偶转变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点儿问题：在画面中，尽管莉莉的鼻子从侧面看非常富有弹性，但从正面看时，她的鼻梁几乎成了一条细线，鼻孔也被两个小黑点代替。因此对莉莉正面的极简主义渲染似乎是芭比娃娃鼻子的主要灵感来源，从正面和侧面看时，它更像一个浮雕或一座山脊，而不是身体建模的一部分。

数以百万计的女孩被芭比娃娃超自然的外表引导，认为她们的外表也应该向芭比靠拢。研究人员亚历山德拉·朱迪奥（Alexandra Jaudio）称，从来没有其他产品像芭比娃娃一样对审美标准产生过如此巨大的影响，而这种审美标准甚至在几十

年间都没有改变。为了撼动这种现状，美泰公司（Mattels）从2015年开始推出“时尚达人”（fashionista）系列，为审美的多样性带来了新的风向标。“时尚达人”系列娃娃鼓励女性培养多元审美，并且将此前那些被美丑标准摒弃在外的特质表现了出来。2016年，《时代》（Time）杂志的一篇文章记录了这一惊



第一个芭比娃娃（1959年）有着一个既窄又短的“公主髻”



以“莉莉”（Lilli）为主角的漫画，刊登于19世纪50年代的德国报刊《图片报》（Bild）。她的鼻子几乎没有轮廓，但从侧面看有一个明显的隆起，鼻子最小的芭比娃娃就是根据她的外形设计的

人的转变。其中，一个略微发福（还可能长着一个鼻子）的娃娃成了封面人物。编辑称，“这些变化是为了满足当前时代的母亲（她们自己也曾拥有这些玩具）及其孩子的需求，她们因此获得了更多机会去畅想故事”。“时尚达人”系列娃娃有4种体型（原始型、超高型、曲线型和娇小型），还有12种肤色及瞳色。除此之外，还有戴着金色腿部假体的娃娃和坐着轮椅的娃娃。在鼻子形状方面，这类娃娃也更具多样性。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留着（金黄色）非洲发型、长着雀斑、嘴唇饱满、有着宽扁鼻头的娃娃。另一个黑头发、浅棕皮肤的娃娃长着凸



芭比“时尚达人”系列校服版娃娃。
该芭比娃娃的鼻子和传统的芭比形象
相比略显宽大

起的鼻梁和外翻的鼻孔，还有一个古铜肤色的娃娃长着倒钩鼻。虽然遗憾的是，目前阶段的“时尚达人”娃娃还没有出现过鹰钩鼻娃娃，但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它的新系列。

伊朗之美

很多人认为古老的波斯拥有世界上最美丽的女性，她们因长着一对杏眼和一头浓密光亮的秀发闻名于世。而现在的伊朗

或许是世界上人均隆鼻手术率最高的国家。当世界其他地方的妇女试图掩饰或否认自己曾经整容时，伊朗（以及亚美尼亚）的妇女却大张旗鼓、堂而皇之地进行鼻子塑形，她们甚至毫不介意地戴着术后的绷带在大街上行走，而与此同时她们也遮住了身体的其他部分——也许这就是原因——她们想强调可以展示于人的部分。除此之外，做得起隆鼻手术还证明你在当地具有一定社会地位。鉴于整形手术往往价格不菲，炫耀昂贵的手术便成了家境殷实的象征：做得起整形手术可以大大增加你对异性的吸引力和结婚的可能性。

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在2008年专门就该现象做了一期主题节目。她请了一位伊朗妇女来亲自讲解，这位妇女的一位朋友在术后至少两年的时间里仍在鼻梁上缠着绷带。顺便说一下，在当地有一种可以低成本炫富的方式，奥普拉的受访者告诉我们，那些无力承担这种昂贵爱好的人可以直接买一块纱布贴在鼻子上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许多伊朗妇女渴望的改变并不仅仅是将一个笔直的鼻梁磨平或改变它的角度。在她们的审美中，鼻尖略微向上的鼻子更加受到追捧：它的形状有点儿像刚刚提到过的公主鼻。这样的鼻子有时能勾起我们对人世之初的回忆：就像婴儿的鼻子那

样。尽管几个世纪以来，高挺而凸起的鼻梁几乎让世界对典型的伊朗“挺鼻”感到嫉妒，现在的许多伊朗女性则认为年轻的特征可以带给人清新和富有朝气的感觉。

“K-pop”与“K-鼻”（韩流与韩鼻）

在人均整形的频次上，韩国与伊朗可以说旗鼓相当。与上述中东国家一样，人们在韩国也可以对整形手术进行公开的讨论和评价，甚至还有乐队将它写成了一首歌。曾有 K-pop 女团在 2006 年发行了一首有关整容的单曲《变得更漂亮（之后）》[*Becoming Prettier (After)*]，歌词的中心思想是改变自己的身体以变得更漂亮，MV 中甚至还出现了一张手术台。

对美丽（以及努力达到美丽的标准）的追求似乎成了韩国人根深蒂固的文化执念。2019 年，荷兰公共电视台三频道的节目《旅行家》(*Trippers*) 节目报道了这一现象。时尚记者郑海顺 (*Haesoon Jung*) 在节目中解释称，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工业化是造成“整形热”的根本原因。在经济的持续增长下，人们意识到靓丽的外表可以促进事业蒸蒸日上并获得一个英

俊的生活伴侣。在当地，高中生毕业时得到父母赞助的整形资金俨然成了一种习俗。有关数据统计，最受韩国人欢迎的手术是“割双眼皮”手术，除此之外，鼻部整形手术也榜上有名。在文化差异方面，西方人通常倾向于拥有一个较低的鼻梁或较窄的鼻尖，而许多韩国人更希望获得高鼻梁和尖鼻头。顺带一提，你不必非得动刀子才能改变鼻子的形状，市面上有琳琅满目的鼻塞可供选择，你只需要将其插入鼻腔就能达到所追求的效果。虽然这些工具只能起到暂时性的效果（一旦它们被取出，鼻子就会再次塌陷），但它们比起一个世纪以前的鼻部手术还是成功多了。

硬币的另一面

读到这里，大家是否都对用整形手术塑造出自己心目中的理想鼻子感到跃跃欲试了？还是说，我们一直在追求的“标准化鼻子”仍然是一个想象中的范本，最初只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在人类对美（或者说欲望）的追求下才随着科技的发展逐渐变成现实？是否每个人都幻想过让自己获得一个理

想的鼻子？

然而世上所有的事情都有两面性。一些对抗整容和标准化鼻子的反击运动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独特的、有个性的、宽大的鼻子正越来越受到关注，并且获得了相当多的称赞。

16

6

好斗的鼻子与拥抱多样性

从乔治·艾略特到 Lady Gag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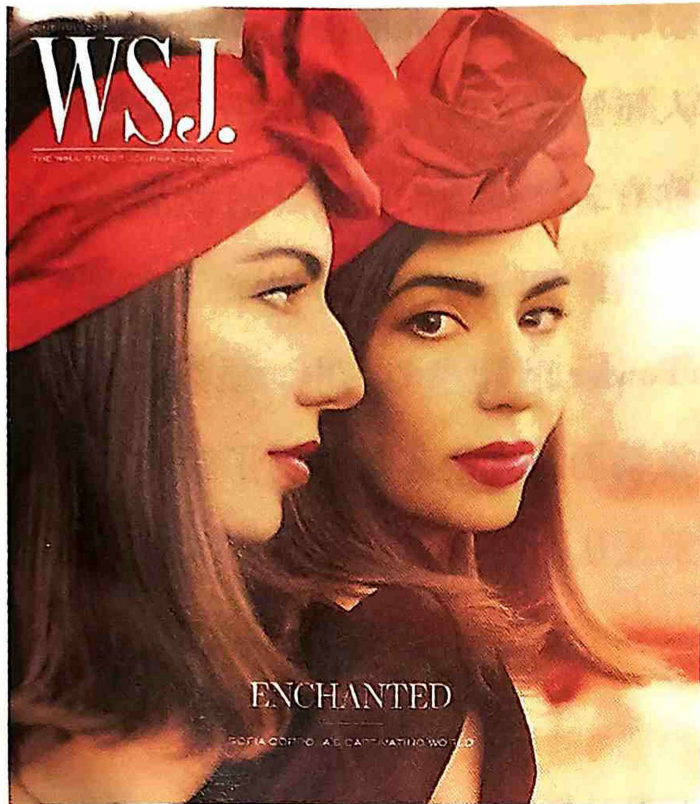


幸运的是，如今“多样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尊重并获得了更多的发展空间，而这也意味着除审美范本外的其他鼻子不再被主流媒体回避。例如，《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封面就曾经革命性地展示了导演索菲亚·科波拉（Sofia Coppola）的有力形象。在巧妙的构图中，她精致鼻子的正面、侧面被艺术性地描绘出来，她的鼻梁宛如优雅的灯塔般闪闪发光。在她年轻时，一位整形外科医生曾经告诉她，只要她肯做一个小小的鼻部手术，她的鼻子一定会变得“相当漂亮”。但传统与固化的美并不是这位美国女性所追求的。相反，她想变成类似于她父母的欧洲朋友那样 [她的父亲是导演弗朗西斯·福特（Francis Ford）]。而欧洲人的相貌恰恰不符合美国人的“传统审美”。我敢肯定，许多女孩都会受到索菲亚·科波拉的激励，愈加敢于正视和欣赏自己的鼻子。

非洲裔美国作家卡莉·路易斯·奥登坦（Carly Lewis Oduntan）

认为，“黑人女性审美”在当今时代获得了更多空间。在文章《大鼻子与黑人美学的政治》（*Broad Noses and the Politics of Black Beauty*）中，她指出了时尚界一个令人震惊的转变：丰满的大腿、臀部、嘴唇和背部正成为越来越多女性的理想。这些在黑人女性群体中普遍存在的特征如今也渐渐被白人接受了。在最近几年中，带有民族特征的脏辫、盘发和编发成为各个种族年轻人中的流行趋势。然而，路易斯·奥登坦沮丧地发现，黑人有一个身体部位的形状似乎不被任何群体接受，那就是可能说明非洲血统的较为宽大的鼻子（当然，非洲是一个巨大的大陆，在那片土地上的人有各种各样的鼻子）。令她懊恼的是，即使是那些可以自豪地描绘自己有色人种背景的妇女，也更倾向于接受鼻部整形手术，使她们的鼻子变得更窄。好在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值得欣慰的是，路易斯·奥登坦最终学会了珍惜她年轻时非常讨厌的鼻子，并且将其作为自己引以为豪的身份象征。

她的自我和解之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拉迪卡·桑哈尼（Radhika Sanghani）的案例。这位来自英国的记者在2018年年初发布了一条推文，并附有一张她自己脸部侧面的照片，标签是“#sideprofileselfie”（侧面自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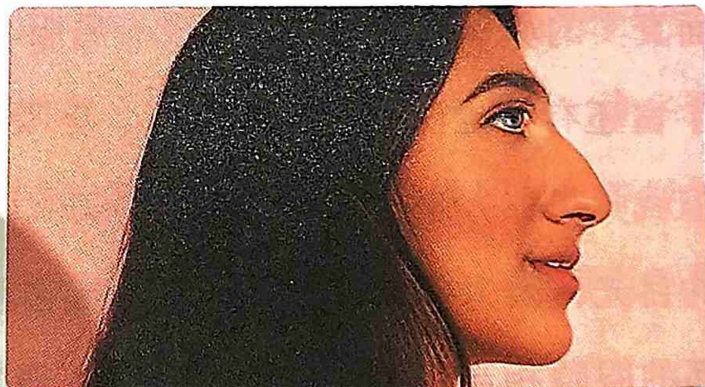
索菲亚·科波拉 (Sofia Coppola) 登上《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 杂志封面, 2017年



Radhika Sanghani
@radhikasanghani



Breaking the big nose taboo with my new campaign on the #sideprofileselfie!! Let's stop hating our noses for not being tiny, little snubs and learn to love them by sharing a #sideprofileselfie
graziadaily.co.uk/life/opinion/r...



4:20 PM · Feb 20, 2018



2K 400 Copy link to Tweet

Tweet your reply

拉迪卡·桑哈尼 (Radhika Sanghani) 2018年在推特 (Twitter) 平台上发布的照片, 标签为“#side-profileselfie” (侧面自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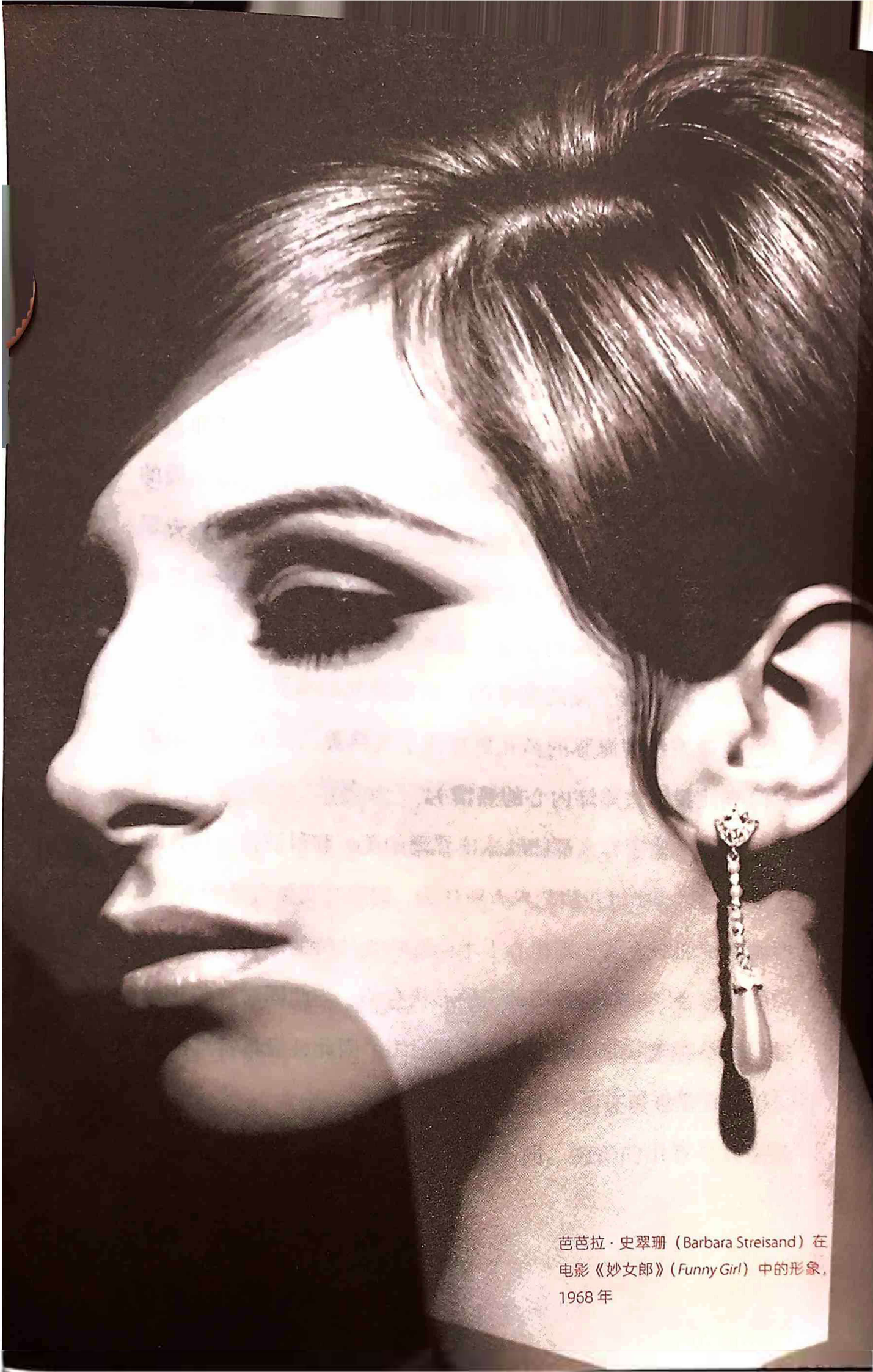
显然，她的这一举动牵动了不少人的神经。不仅有数千人响应号召，桑哈尼本人还被邀请参加了许多采访。好莱坞明星、神经科学家和自称有着“笨拙大鼻头”的女演员马伊姆·拜力克 [Mayim Bialik，在《生活大爆炸》中扮演艾米·法拉赫·福勒 (Amy Farrah Fowler)] 也参与其中。显然，这条推文是许多人直面自己的推动力，人们不想再为了契合大众审美而修图，也不再害怕别人从侧面给自己拍照片（我真是太理解这种感受了）。

流线型的海豚

芭芭拉·史翠珊 (Barbra Streisand) 在更早的时候就为直面真实的鼻子站了出来，而没有屈服于隆鼻手术的诱惑。全宇宙还有比她的鼻型更有特点、更吸引人的吗？或许有吧，但我觉得那一定很难想象。她的美貌以某种方式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因为你无法用手指去触摸它。她那神秘的、略带忧郁的眼睛相当惊艳，然而最吸引人眼球的还要数她的鼻子。在不同角度下，她的鼻子形状也不同。蜿蜒的山谷与高挺的

山峰在她的鼻梁上交替出现，就像一幅优美的风景画，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山头之后会发现什么：如果她把脸转向你，你会发现她的鼻部线条又突然变得柔和了；从侧面看，她的鼻子则呈现出一个紧致的拱形弧度，而山根处与鼻梁下方各有一个明显的凹陷，在凹陷过后，她的鼻尖又向外延伸出相当长的一段，和鼻梁展示出的弧度完全相同。她蜿蜒曲折的鼻部线条无疑为她整张脸增加了美学魅力。在一张展示史翠珊短发的肖像照片中，从她鼻尖起始的线条呈弧线形地延伸到后脑，通过斜刘海和发缝，将典型的希腊式鼻子轮廓描绘至顶峰。她略微下倾的鼻中隔、略微隆起的鼻孔以及看起来有点儿像流线型海豚的鼻孔更加深了古典美的韵味（这张图片简直让我无法掩饰内心的热情）。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能欣赏史翠珊的美。和科波拉一样，她也被劝说过，要想在演艺界有所作为，就需要调整自己的五官。但她拒绝屈服于此，她担心手术会影响她独特的声音。许多所谓的“鼻音”的确与我们鼻子的形状有关。与此同时，整容的疼痛和整容失败的风险也让她感到退缩，因此她极具特点的鼻子就这样被保留了下来。



芭芭拉·史翠珊 (Barbara Streisand) 在
电影《妙女郎》(Funny Girl) 中的形象,
1968 年

聚光灯下的嘲讽

一位著名的艺术家甚至让她独特的鼻子形状在艺术创作中发挥了作用，她就是史蒂芬妮·杰尔马诺塔（Stefani Germanotta），也就是大家熟知的 Lady Gaga。正如很多音乐人一样，年轻的 Lady Gaga 也经常被建议去动动鼻子。2018 年 9 月 30 日，Lady Gaga 在推特上写道：“我刚开始做音乐时就有人建议我应该去做个鼻部整形手术，但我没有，因为我想做我自己。”事实上，是她一位朋友的建议让她最终同自己的鼻子和解。那位朋友听说她在犹豫要不要去做鼻部整形手术之后，建议她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看看安迪·沃荷以鼻子为灵感的丝网版画。据说这件艺术品让 Lady Gaga 最终坚定了想法（最终她因这件作品成了沃荷的忠实粉丝），使她不顾周围人的压力，将鼻子保持原样。一个重要的细节是，博物馆在展出这件作品时在介绍中标注了“被性侵”一词。不幸的是，Lady Gaga 正是性侵受害者，这让沃荷的艺术作品对她来说增加了一层意义。

在 Lady Gaga 成名后，她的鼻子成了电影《一个巨星的诞生》(*A Star is Born*) 中的关键主题，该片由布莱德利·库珀 (Bradley Cooper) 执导，于 2018 年在全球首映。影片中，尽管所有人都觉得凭主人公艾丽的长相不可能成为明星，但她不顾世俗的眼光，始终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她的对手戏演员杰克 (由库珀扮演) 在她命运转变的关键时刻，用手指性感地从上至下轻抚了她的鼻梁，并告诉艾丽她的鼻子长得很美。然而很多观众对这个片段进行了抨击，他们认为只有电影中的主人公 (也就是现实中的 Lady gaga) 长出这样的鼻子才会被人们接受，一旦剥离主角光环，这种鼻子在实际生活中是相当没有吸引力的。一个令人惋惜的真相是：鼻子不够好看的普通人 (就女性而言) 是不太可能有机会登上大银幕的。1976 年的同名电影由当时已经成名的芭芭拉·史翠珊主演，这一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点。

谁会害怕乔治·艾略特？

对知名女性的外貌进行抨击是再常见不过的事了，她

们必须保持坚定的信念才不会被流言蜚语打倒。以笔名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为人熟知的玛丽·安·埃文斯（Mary Ann Evans）就从未在意过外界对她的负面评价。在她生活的时代，甚至在她身故多年之后，她也始终是极为著名且成功的英国作家之一。除了她极具特点的写作手法，她的外貌也被那个时代的人们津津乐道。她的传记作者丽贝卡·米德（Rebecca Mead）这样写道：她的面部线条似乎有一种魔力，让人们仅通过人物的外在外在就可到达他们的内心世界。例如 26 岁的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曾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这样描述她：“她丑得出奇，却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詹姆斯还提到埃文斯长着一张挂着吊鼻的马脸，额头低矮，牙齿参差不齐。事实上埃文斯还有其他各种身体缺陷，然而詹姆斯发现自己根本离不开她：

“在这无边无际的丑陋中，蕴藏着一种极具说服力的美，她能让人在转瞬之间就为之倾倒，让你忍不住像我一样爱上她……”

甚至连女性主义者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也评论过埃文斯的长相。除了称赞她的前任是唯一写作“成人小

说”的英国作家，她还在1919年的《泰晤士报》(*The Times*)增刊上评论了她动物般的长脸。在文章中，她引用了一个第三方不太恭维的意见作为评价，该第三方将她的面部特征描述为“呆板的”和“巨大的”。尽管这些令人不快的形容并非出自她本人之口，可是伍尔夫明明可以省略这些话，但她还是将这段评价刊登在了报刊上。如今，评价一个作家的作品以外的东西会被认为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但如前文所述，在埃文斯生活的时代，这样做几乎已经成为一种传统。此外，我们谈论的时期刚好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延续，直到那时娃娃脸才被认为是女性的理想脸型。

这令我想起了鼻科学家沃里克曾指出女性只能靠天空鼻或至少大小适中的鼻子来逃避世俗的指指点点。女性拥有小鼻子不仅会在社会上受到追捧，还几乎被看作一个“法律问题”。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女性天生不具备智慧，因此长不出大鼻子，此外也没有人会喜欢上一个聪明的女人。只有贵妇们才能从这种世俗的观点中逃过一劫：她们被允许拥有男性特征，因为她们的身份需要这些特征来证明她们的高贵。基于这种长期形成的观念，埃文斯的外表在当时并不讨人喜欢，因其彰显出十足的男性特征而让人退避三舍。然而我们依然能在她小说中的女

性角色身上看到这些与她自己相似的特征（创业精神、智慧、胆识、独立）。埃文斯希望用文字作为武器，将像她一样的妇女从不平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例如，她的许多女性角色都在一个由男人和传统统治的世界里为自己具备的吸引力而挣扎。她们通常选择坚定自己的内心、走自己的路，也比丈夫更聪明。同时，她笔下的男性角色也在寻找对其男性气质的认同。因此有学者认为埃文斯的故事中包含了对不同性别的认同并促进了性别平等。这一中心思想为她赢得了大量读者的喜爱，他们显然对她书中人物的内心挣扎感到着迷。因此，她肯定不是唯一被“可允许”的枷锁拖累的人。

她在书中描写到自己的外貌时经常会带些自嘲的意味。评论家们认为，埃文斯已经意识到了公众对她长相的负面评价，所以在寻找一种方法以调侃的口吻对此一笑置之。埃文斯在一生中多次被报刊或者杂志刊登肖像，而且多数肖像没有经过她本人的许可。不过她也偶尔试图选择自己的哪些形象可以在公众中被曝光。在亚历山大-路易-弗朗索瓦·达尔贝拉-杜拉德（Alexandre-Louis-François d'Albert-Durade）于1849年为她绘制的一幅肖像画中，埃文斯看起来活像一个洋娃娃，长着一张精致的、少女般的脸，脸上坠着一个既短又

窄的鼻子，头顶有一个娇媚的金色发圈。可以肯定的是，这幅肖像画确实是照着她本人画的，但尽管如此，画中的形象和她本人可谓毫不相干。另一位画家劳拉·特蕾莎·阿尔玛-塔德玛（Laura Theresa Alma-Tadema）用铅笔为埃文斯绘制了一幅更写实的肖像。在作画时，她一直在观察远处的埃文斯，决定从行为举止间捕捉她的形象。从素描中我们可以看到埃文斯的中庭略长，下唇和下颌的形状基本符合当时人们对她的描述，还有一顶优雅的花帽牢牢地系在下巴底部。



亚历山大·路易·弗朗索瓦·达尔贝拉-杜拉德（Alexandre-Louis-François d'Albert-Durade）创作，《乔治·艾略特肖像》（*Portrait van Georgo Eliot*），1849年。画家仿照洋娃娃的样子将艾略特的鼻子绘制得很小巧，这一特征展现了维多利亚时代后的时尚观念。



劳拉·特蕾莎·阿尔玛·塔德玛
(Laura Theresa Alma-Tadema)
创作,《乔治·艾略特肖像》
(*Portret van Georگو Eliot*), 1877
年。这幅素描比上一张肖像画
更为写实

如我们所见，埃文斯可以自在地游走于两性之间。首先，她给自己选择了一个男性的名字作为笔名，也会用心揣摩自己笔下男性角色的心理，与此同时，她也是一个习惯独立生活、不受约定俗成的规则约束的人。

她以自己的外表来彰显强烈的个性，拒绝成为他者观察中的客体，也拒绝因为外部世界感到不安。而看客反而因此对她感到着迷。

拥抱多样的芬芳

同质化和多样化这两个互斥的运动在历史长河中从来不可避免，同时也引人深思。在当下，越来越多如路易斯·奥登坦、桑哈尼、科波拉、史翠珊和 Lady Gaga 这样的女性追随着埃文斯等先驱的脚步，自觉并自豪地展示她们的独特特质，为更多人敢于直面和欣赏自己的“非传统”特质起到了推动作用。当然，对拥有不同形状鼻子的人予以同等尊重，会让整个社会充满积极和自信的信号。最重要的是，真正做到尊重鼻子的多样性，意味着你需要尊重所有类型的鼻子——包括天然形成的和医学辅助的。

结论



米开朗琪罗的完美鼻子

1504年，米开朗琪罗为佛罗伦萨市政厅准备的巨型雕塑揭幕，他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才制成了这尊宏伟的大卫像。在位高权重的观众们走进礼堂时，他不由自主地用食指揉了揉鼻梁。这种感觉唤起了他对10多年前某一天的回忆，当时他所谓的朋友托里吉亚诺（Torrignano）一拳就把他的鼻梁打歪了。在他的脑海中，拳头打到鼻子上的声音甚至比疼痛感要更清晰，即使此去经年，歪鼻子的羞耻感和自卑感依然包裹着他，但是 he 对自己的作品感到无比自信。他亲手雕刻的赤身裸体的

醒。他们一边热络地寒暄，一边大步朝米开朗琪罗走来，在看到雕像的瞬间放慢了脚步。现场只剩一片庄严的沉默，片刻后赞助人鼓起了掌：“太宏伟了！博纳罗蒂！这座雕像会为佛罗伦萨迎来赞誉，一切都很完美！只有那个鼻子，要我说，它厚了点儿。”米开朗琪罗没有回答他，而是果断地抓起一旁的梯子，爬到他那以灵魂创作出的作品的鼻子的位置。这位艺术家在爬上楼梯之前，在所有人都看不到的地方往手里攥了一些大理石粉，他用凿子假装象征性地凿了一会儿，发出了一些声音，甚至没有接触到雕塑，只是在适当的时候落下了一些灰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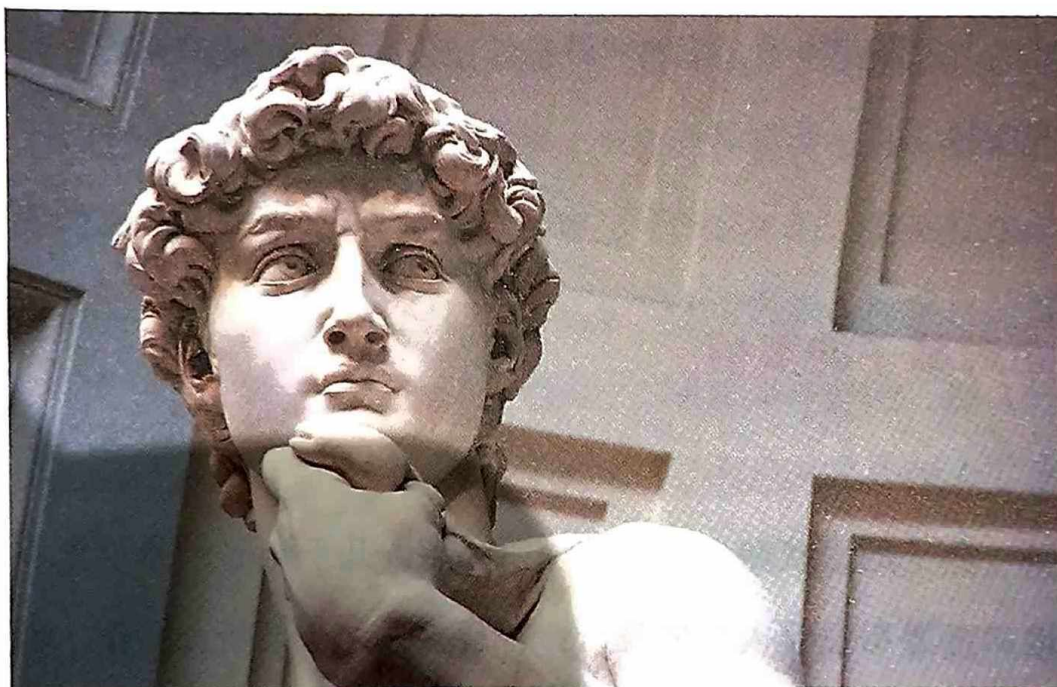
“现在看起来好点儿了吗？”他朝下面的人喊道。

“你简直神了，博纳罗蒂！你把他雕活了！现在这座雕像完美极了！”

面对鼻子的真相

鼻子的形状和大小足够说明一切。几千年来，鼻子无声地向外界彰显着人们的身份：智慧、强大、果断、高雅，抑或愚蠢、弱小、懒惰、丑陋，甚至有罪。它的存在证明了主

人的性格，被视为一个人的尊严和骄傲的象征。在西方世界中，所有国王都应该有一个能证明血统的希腊鼻，所有的科学家都应该拥有坚实的鼻梁，统治者往往拥有高挺的山根，而每个诗人的鼻子都轮廓平淡。作为最突出的身体部分，人们认为鼻子是每个人的本质的具象表达。在古埃及，鼻孔被视为生死之间的过渡区域，因为它让人和神能够呼吸，并能通过气味这种无形的语言互相交流。罗马人认为鼻子是脸部的骄傲，没有它，整张脸将没有任何意义。在中世纪，这个神圣的器官也被用来代表生殖器。出于这种原因，当时许多



米开朗琪罗·博纳罗蒂 (Michelangelo Buonarroti) 创作,《大卫》(David), 1501—1504 年

人和雕像的鼻子都被摧毁了。

鼻子——它的尖部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人体最前端的部分——曾是（且现在仍是）我们身体的字面延伸和身份的具象延伸。一个不好看的弯折角度、过于平坦的鼻梁或是伸得太长的鼻头都可能给你的职业或者婚姻前景带来麻烦。因为正如童话中的匹诺曹向我们展示的那样，鼻子——作为我们存在的容身之所——是不会撒谎的。一旦鼻子不能恰如其分地代表你的能力，你就会像洛伦佐·德·美第奇一样，让画家和雕塑家在创作时对你的鼻子加以修饰。肖像画可以这样处理，死亡面具也一样。高挺的鼻梁、尖窄的鼻头或棱角分明的侧影甚至比精彩的演讲、游行或任何宣传手册都更具说服力。这也难怪苏格拉底的鼻子会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引发争议：苏格拉底的鼻孔“太”宽，鼻梁又“太”短，这在传统意义上是肤浅和好色的特征。他的思想怎么可能比他的鼻子更加有高度呢？苏格拉底之后的哲学家们对此久久不能释怀。

小鼻子一向被视为短视和无知，而实际上，到了20世纪初期，即使是在上层阶级中，大鼻子也不那么受欢迎了。为什么这个被亚里士多德称为“光明中心”的东西和使克娄巴特拉永垂不朽的器官会一度被边缘化？随着20世纪以来以视觉为导

向的媒体数量的增加，我们逐渐成为潮流的追随者，越发认为只有一种鼻子才符合美学标准——无论尺寸是大是小，只有希腊鼻（或者对男人来说是罗马鼻）才会受到欢迎。当然，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不断进步的医学技术为随意塑造面部器官提供了便利。虽然最早的整形外科在几个世纪前就已形成，但其直到 20 世纪初才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这个过程中，商业利益在不断驱动着（几乎无法实现的）新的人体美学标准。一个多世纪以来，整形外科医生一直在主宰着“美丽”和“丑陋”的标准，这种专横而单一的审美取向往往忽视了人们的身份和背景。我们可以看到，在 20 世纪 50 年代左右的美国，诸如犹太人的某些群体产生了想要在新的土地上获得文化认同的愿望，这使得隆鼻手术变得越来越普遍。促成这次转变的原因仍然是世界大战，但是作用方式并不相同。近代史上的纳粹宣传中的外表（和所谓的与之匹配的内在）是促成这次转变的根本原因。

鼻子越来越小，对气味的需求却越来越大

另一方面，对鼻子特征的认同也受到了男权文化的影响。

相比于男性，女性的鼻子形状格外容易受到非议。这也是除整形广告之外 19 世纪的另一历史遗留问题，即社会广泛认同妇女几乎没有个性，“密涅瓦们（Minervas，指充满智慧且长着与智慧相匹配的大鼻子的女性）既找不到爱人，也找不到丈夫”。这种思想在下层阶级中相当有影响力，有身份的妇女则不必受到这种偏见的约束——相反，大鼻子可以证明她们高贵的地位。

尽管在当今这个时代，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放弃了鼻子的形状能代表个性或地位的想法，但我们依旧将它与其他东西联系起来：外表的美。这句话可以从字面上理解，鼻子的形状以及它在脸上的位置可以很大程度地决定一个人外貌的“美丑”，当它过高或过矮、过长或过短时，就会影响面部的整体比例。这种对特定鼻子形状的偏爱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性别歧视和年龄歧视的结果。女性的鼻子通常比男性的小，鼻子越小便证明一个妇女越有“女人味”。这就是为什么芭比娃娃除了有修长得夸张的腿和丰满挺拔的胸部，还被塑造出一个相当迷你的鼻子。由于鼻子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因此它的大小可以作为年龄的标志。一个妇女的鼻子越大，其不孕的可能性就被认为越高，而这在父权制社会

是无用的。于是年龄稍长且长着大鼻子的妇女会被边缘化，并且被贬损为“女巫”。

最后，我们伟大的思想家弗洛伊德提出：鼻子本身的功能即嗅觉不应被忽视，嗅觉作为一种原始感觉，逐渐在文明社会中失去了作用，在当今时代，视觉和触觉已经取代了嗅觉带来的驱动力和本能。康德（Kant）和黑格尔（Hegel）指出，气味在美学中没有地位，因此在艺术中也一无是处。似乎嗅觉器官——作为兽性、原始和无用的象征——被定性为与它们所感知的气味一样不必要且不文明。

幸运的是，在最近几年中——特别是自从新型冠状病毒造成无嗅症病例增加后，嗅觉越来越受到重视。这种曾经被认为“低等”的感觉目前在世界范围的各个领域内得到了广泛研究——从生物学到历史学，从遗产学到科技界。研究证明，人类似乎非常善于运用嗅觉，尽管这与我们惯常的集体认知截然相反。我们几乎需要在任何基本领域中使用鼻子：在吃饭时、在择偶时，还有在出于生存本能而识别危险时。不仅如此，气味甚至是一种艺术媒介。与图像和声音不同，我们无法在互联网上传输气味，而正因如此，气味才显得更有价值——嗅觉需要物理上的接近，它是一种独特的东西，

不能在社交媒体上进行复制，这使得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专注于欣赏此时此刻。此外，疫情期间，除“皮肤饥渴”外，很大一群人还对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可望而不可及的香气产生了“嗅觉饥渴”。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这个词值得被纳入词典，以提醒人们记住这一认知世界的方式发生如此重大转变的时期。

“嗅觉”复兴

人们对嗅觉的重新审视（或者说一种“嗅觉”复兴），是否会促进相应工具的重新评估，又是否会导致人们再次像 20 世纪之前那样更倾向于用肖像画来保存形象？我猜想，大的、宽的、有角度的或其他不符合规范的鼻子将会变得更容易被接受——作为对美的体现，作为对多样性的赞美，也作为对嗅觉重要性的表达。性别平等观念的推广无疑将促进这一点，因为在理想情况下，鼻子的大小将不那么依附于阳刚之气，反之亦然，女性身上的阳刚之气也将会得到越来越多的欣赏。

最后，在外表的世界里，几乎所有意象——至少是鼻

子——都或多或少可能成为一个固化认知。而正是我们的内心世界在（视觉）文化的推动下赋予了它意义。只要我们用心灵的眼睛去观察事物，我们就会发现，每一个真正的鼻子都不需要被改变，它们都是完美的。

后记



思考篇

如果你的头发长得缓慢，你可以去接发

如果有人嫌弃你的鼻子，你可以去隆鼻

你可以买下所有化妆品

包括魅可（MAC）的所有系列

但是如果你不能审视自己的内心

面对自我

那么你就会一直觉得自己

丑陋无比

——歌曲《丑陋》（*Unpretty*）

我站在蔬菜店门口排队时，音响中响起了美国女子组合 TLC 的这首歌。在今天之前，这些歌词从未吸引过我的注意。“如果有人嫌弃你的鼻子，你可以去隆鼻”，这个流行乐团如是唱道。你可以购买世界上所有的化妆品（歌词中列举了 MAC 这一美妆品牌），从而改变别人对你的印象。然而歌手们认为我们需要反省的是，我们想让自己成为的样子与“真实的自己”实际上并不相符。在科洛迪的灵魂之镜中，我们的鼻子可以精确地反映我们的内心。而这也是人们对鼻子的普遍认知。但这首流行歌想要告诉我们，那面镜子应该被打破，碎片应该被扔掉，因为那与我们本身根本没有直接关系。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我们应该将内在和外在外在分开看待。

这与人们几千年来普遍认同的规律恰恰相反。直到今时今日，仍然有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每天挣扎于他们想成为谁，以及如何通过改变外表来传达自己的内在。事实上，从任何学科的角度都很难发现长相和性格有确切关联，人们只是凭着主观想法建立了这一联系。

人们始终会先人为地认为自己所看见的就是事物的全貌。我们所处的外部世界作为一种无法正确反映事实的镜子，或多或少地决定了我们对自己的感觉。即便是我本人，在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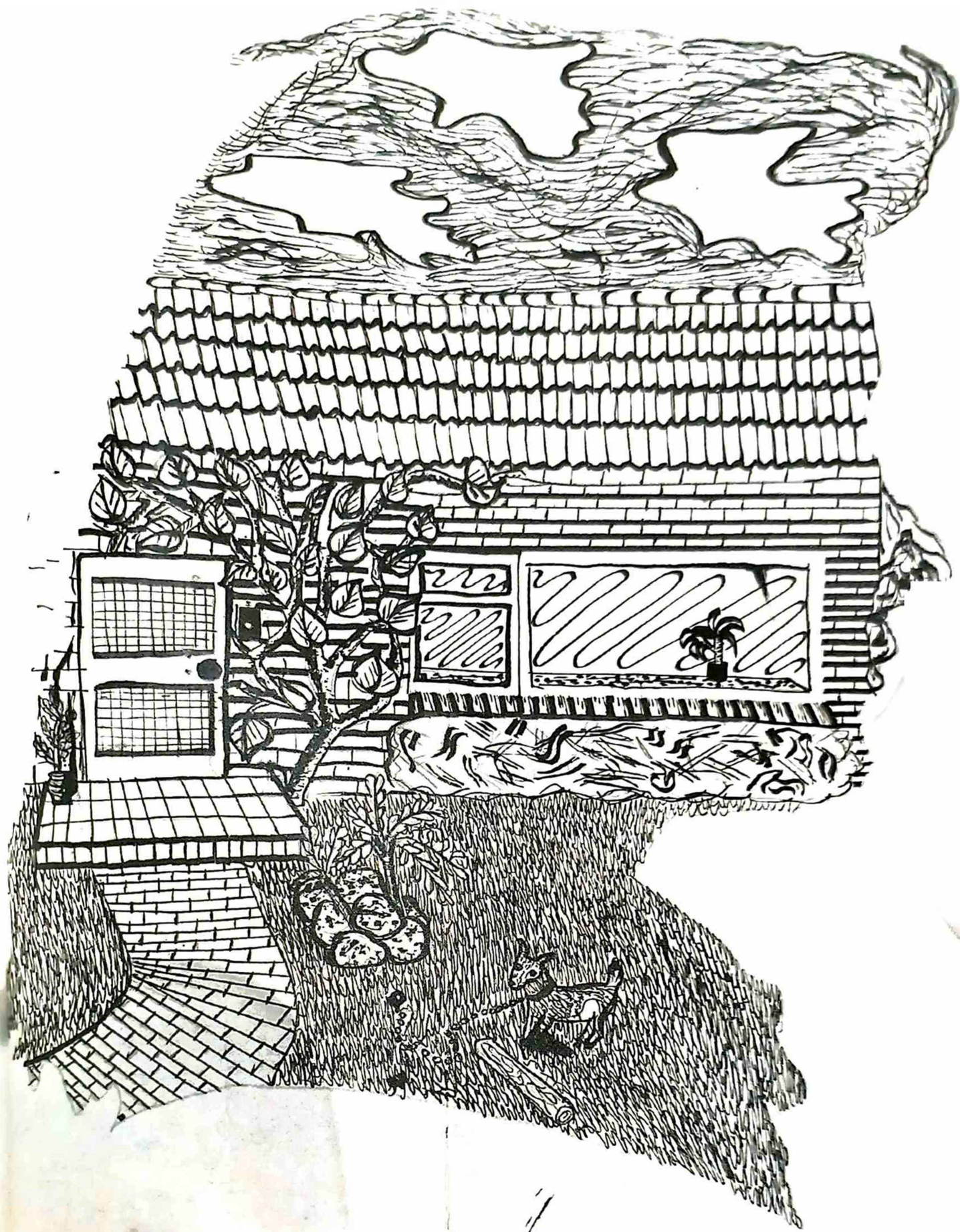
情况下也会忽视客观性，盲目地相信这面镜子中反射的残影。我的鼻子第一次引起周围人的注意是在我 10 岁左右。也就是从那时开始，这个器官开始发育得比同龄女孩的更大。在初中到高中的过渡班里，我第一次因为大鼻子而被霸凌。从那以后，我开始对自己的这个嗅觉器官尤为在意，而这个身体部位在以前从未受到过关注。同一年里，我的绘画老师让所有孩子在一盏明亮的灯前摆出姿势，使侧影像影子般投射在纸上，并且画出了所有孩子的轮廓。她用铅笔确立了明暗交界线，让我们在轮廓中画出自己的家。当我看到老师为我画的侧影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根本不是我自己。回到家后，我拿起一块橡皮擦调整了画像上的鼻子，暗自希望这一举动不会被发现。老师完全没有注意到我对图画的改动（又或者她只是欣赏我的创新精神）并为这张作品打了 9 分。她经常称赞我很有画画天赋，这给了我很大的自信心。从此以后，绘画教室成了我的避风港。

25 年后的一天，我有幸为报纸上一篇关于“历史的气味”的文章拍摄照片。摄影师认为我应该拍一张侧面角度的肖像。当我看到这张照片时，我感到了深深的无力。显然，仅仅使用橡皮擦已经无法“修正”我的鼻子，我开始认真考虑做整形手

术。幸好，从此以后只让人从正面给我拍照的想法打消了我去做整形手术的念头（也可以说我已经对我的鼻子彻底眼不见心不烦了）。

科洛迪所说的灵魂之镜——鼻子会反映出真实的自我——对我来说并不适用，毕竟镜子里的影像只能显示出我的正面，我对此相当满意。我过去经常在侧后方摆一个小镜子，以便能从多个角度看到镜子里的自己。现在通过智能手机，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做到这点，我们可以拍一张自拍，或者直接把手机当作第二面镜子。因此，我邀请书本前的你也拿起镜子或手机，仔细观察观察自己的鼻子，比比看，我们的鼻子与这本书中出现的图像有什么区别。

最后我想说，显然这本书最终所讲的远不只是我们忠实的伙伴——鼻子。它是关于人类对内在和外在外、身体和心灵之间关系的探索，以及我们如何通过艺术和文学来重建这一历史。除此之外，这本书还讲述了我们如何不断尝试去解读“他人”，抵制肤浅和表面的判断的过程。更进一步地，我们会发现自己其实始终在戴着有色眼镜看待这个世界，并且对透过镜片看到的一切深信不疑。



本书作者卡罗·费尔贝克 (Caro Verbeek) 创作,《创意自画像》(Profieltekening), 1991 年。作者本人用橡皮改动过画中的鼻子



本书作者，卡罗·费尔贝克 (Caro Verbeek)，2021 年

致谢

在此，我想感谢我为撰写本书有幸采访过的所有专家和学者。历史学家特里斯坦·莫斯特（Tristan Mostert）为我展示了西方历史上的鼻子与来自海外的鼻子的发展与碰撞。文化学者巴斯·贝勒曼（Bas Belleman）专门为本书翻译了莎士比亚对埃及艳后的外貌描述。皮特·德沃斯（Piet Devos）以残疾学者的专业角度为我扩展了很多有关鼻子这个嗅觉器官的专业知识。埃及学家多拉·戈德史密斯（Dora Goldsmith）为我讲述了几乎所有与古埃及气味相关的知识。专门研究古代人鼻子的古典学家马克·布拉德利（Mark Bradley）则让我了解到更多不断变化的容貌标准。侍酒师和文艺复兴时期研

究专家乔什·范·奥斯特罗姆，凭借自己这两个领域的专业知识，生动地讲述了米开朗琪罗没有因为鼻子受伤而影响嗅觉能力的故事。香氛艺术家彼得·德库佩尔和上田麻希（Maki Ueda）多年来一直积极地进行嗅觉方面的实验，并且在第一时间回答了我的所有问题。内斯托·文托斯（Nestor Ventós）基金会的乔治娜·文托斯（Georgina Ventós）分享了她对父亲的回忆并向我介绍了“嗅觉与视觉”的非凡收藏。历史学家埃里克·肖恩霍芬（Erik Schoonhoven）——一位极具修养的绅士——建议我关注但丁的鹰钩鼻。心理学家加蒙特·戴克斯特修斯（Garnt Dijksterhuis）经常发电子邮件询问我的写作状况，对此我不胜感激。历史学家弗兰斯·惠曾德维尔德（Frans Wijsenbeek）和文学学者罗伯特·奥米利（Robert Omilli）分享了他们对非洲面具意义的见解。同时，我非常感谢所有提及的和未提及的科学家与相关研究人员，以及其他发布鼻子图像的机构和个人的见解。乔治·格鲁皮奥尼（Giorgio Gruppioni）慷慨地允许我使用他重塑的但丁面部的照片。我在艺术博物馆的同事劳拉·斯坦普斯（Laura Stamps）告诉了我“Wie die Nase des Mannes, so sein Johannes”（德语“男人的老二和他的鼻子一样大”）的诙谐说法，此

前我对此闻所未闻。除此之外，我对出版商马塞拉·范德克（Marcella van der Kruk）和编辑巴伦德·范德哈夫（Barend van der Have）对我的信任感到万分感激。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父母，是他们赋予了我一个如此特殊的鼻子。